

S
M
B
4

人

生

底

開

陳 德 徵
著

端

民智書

局印

行

MG
B22
A2

01083

陳德徵著

人
生
底
開
端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3 1770 9633 0

(君 宛 女 愛 底 我 給)

人生底開端

德徵自序（民國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在歧路上徬徨的人們，每感覺到人生底乏味，有的，甚至因乏味而趨於悲觀和自殺了。一部分的哲理者，於是看人生是天地間的芻狗之一，以為充其量，也不過為「自然」底玩弄品，除「被玩弄」之外，別無其他意義。

生物學者以為人生底目的，不外二者，其一為個體底保存，其他為種族底保存；在他們看，以為人生最緊要的，是兩件事：其一是達到個體保存的目的的，所謂吃飯是；其二是達到種族保存的目的的，所謂性交是。依這樣僅為「吃飯」「性交」而存在的人生，究竟有什麼重大意義？明白的人，怕都會說：「充其量，也不過為「自然」底玩弄品而已。」

然而以人底眼光觀察人生，總覺得人生不是那麼無價值的，人生底目的，也不見得僅在「吃飯」與「性交」上。雖則人類免不了「誇大狂」，然而細想一想宇宙底推進，人類確是參加



了一部分。由這「參預宇宙底推進」的工作看來，人生雖則少不了吃飯與性交，而其重大的意義，却在助成自然底演進。

由這認識人生的一點開了端，進而實現或努力人生所負的重大使命；我覺得是很緊要而很合規則的。

就人底個體講：人之一生，正如旅客之行旅。人生旅路上所遭遇的事事物物，雖則也可以閉着眼而探取，但從被探取的事物底質量上考覈起來，總覺得先有了人生旅路底指南，而後才能獲取了質美而量多的事物。

況且，盲目地行在人生底旅路上，以下的危險是不可避免的：勞力太多，成功太少；有時會碰到了「此路不通」；即一往直前，也有墮入深淵之慮；阻礙太多，易生厭倦的心；腳底的砂石，身旁的刺，逼人向後退，或迫人向死的路走。

所以，在人生底旅路上，如能預先確定了目的地，預先安排了旅路上必需的物件，預先認取了旅路上的概況，預先防禦了旅路上的危險，預先設想了旅路上艱難底抵抗，那真是

件極有益的事。

聰明的先知和熱心扶助人類的先覺，他們都已努力做過這樁工作了。他們都努力地指引正在人生旅途上開步走的人。他們也幫助人們做了人生開端的工夫。的確的，人生底開端，是緊要的。一個人在未認識人生時，或正在開始認識人生時，或者說正是他人生底開端時，能給他以開端時的指引，一定會幫助他不少。因為人生開端時，須明確地了解了人生底意義，須切實地認識了人生底目的，須預備了人生緊要的條件，須設想了人生危難艱險底防禦——這些，是少不了一個指引的。

這「人生底開端」裏所敘述的，便是企圖着做這指引的工夫。雖則著者不是聰明的先知，也不是能預言的先覺，但想努力做這指引的工夫的心，是有的，而且是熱烈的。因為想在人生底開端上，指引未認識人生的人們以應走的路，應有的條件，應預備的防禦工程，所以便大胆地在這小小的著述底面上，刊了「人生底開端」五個字。

這是所以著述「人生底開端」的原因和「人生底開端」命名之由來；以下著者想敘述一些關

於著述本書的經過。

三年前，著者在上海大學中學部，謬充主任的職務，同時也担任人生哲學和公民科的講席，那時，因不滿於坊間所出關於這一類的書，所以就英國克羅佛特博士(Henri Kropfeld)所著的「生活底小指南」書中所述的，一篇一篇地譯出，作為講演底提要。我並「因為克羅佛特不是中國人，對於中國底情形和所受的痛苦和所患的病，不甚清楚，所以在許多地方插入一些我個人底意思，以便中國青年底採閱。」並且，因其論簡，遂以「簡論」名之。」譯到第九篇，因解離了該校的職務，遂告中止。前年夏，受蘇州樂益女中之聘，又謬充了校務主任，其時出版了一種校刊，名叫「樂益」的，主編的又輪到我，所以重復把在上大附中講述過的簡論九篇刊登出來；待九篇刊完，「樂益」還未夭折，於是又續譯了第十篇。嗣後因事忙，就把它丟在一邊了。今年五月底，主編上海民國日報附刊覺悟，因感材料之缺乏，又復舊事重提，把它逐日地刊登在「覺悟」上。十篇完了，又繼續地述下去。不過這時的思想改變了，把從前改譯的主張，一變而為僅取克氏之書以為參攷的主張了。所以本書自

第二十一篇起，便完全脫離了克氏底書之約束；尤其是第二十二篇，第二十五篇，第三十一篇，第三十五篇，第三十九篇及第四十篇，幾乎連「參攷」都不取諸于克氏之書了。自今年六月起直到今年九月止。著者便天天爲這書工作，除出了七月中旬患了兩禮拜的病之外。現在這書總算告成了，又蒙民智書局給我出版的機會，所以匆匆地把這書付了印，並易名爲「人生底開端」。錯誤的地方，我曉得一定很多，這要靠讀者底糾正了。

現在，我爲讀者便利起見，把這四十篇底篇目寫在下面：

- 一 人與宇宙
- 二 植物與動物
- 三 人與人之間
- 四 科學與真理
- 五 自然與演進
- 六 歷史與進步

七 文明與文化

八 文字論

九 智識與信仰

十 宗教論

十一 靈魂與永生

十二 自由意志與本心制意論

十三 善與惡

十四 體面與責任

十五 自己犧牲與自己發展

十六 養生論

十七 儀容與時髦

十八 學問與聰明

- 十九 天才與靈感
二十 俊傑與常人
二十一 婦女論
二十二 戀愛與結婚
二十三 兒童及其教育
二十四 教育與天資
二十五 貧困與社會主義
二十六 工作與閒暇
二十七 散步與旅行
二十八 東與西
二十九 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
三十 讀書與圖書

三十一 圖書底選擇

三十二 美術論

三十三 音樂論

三十四 家庭間的藝術和音樂

三十五 戲劇的藝術

三十六 青年與老年

三十七 幽默與滑稽

三十八 人生底目的

三十九 戰爭與愛國

四十 革命的人生

人與宇宙（簡論之一）

在人們看起來，地球就是世界了，而且世界和地球這二個名詞，無論在哪一種文字上，差不多是義同而字異的。然而在真的世界——就是宇宙——之中，地球不過是微塵而已；而且，在這種真的世界上，所謂歐戰者，不見得會比一場蜘蛛之戰重要些。在人類看起來，以爲了不起的地震，也許是同那「在蟻類看起來以爲是了不起的蟻蟻之毀壞」一樣吧，而且在地殼上的人類，也許像那在蒸汽機上的微生物吧。要曉得那些蒸汽機上的微生物，以爲蒸汽機是它們的世界，以爲除此之外，再沒有東西存在了呢。

那千千萬萬恆河沙數的男男女女，已經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縣延了千千萬萬的年月，經過了無量數的世代，但們已經飽嘗了快活和憂愁的滋味，但們也曾爲未來仔細打算過，但們也建設過國家，而且但們也曾有有力量的君主之前，鞠躬盡瘁。目下但們已經死了，但們所建設的各式各樣的國家，也已經變爲塵土了；這種各式各樣的國家，也有留着一些荒墟

廢壞的，但差不多是昨天的事了；而且，就是大多數佢們底君主底名字，亦已早早被人忘却了。這些人們，也曾有一時代，做過所謂近代人，時髦人，同我們現在一樣，然而在現在的我們看起來，佢們已經成爲歷史上或有史以前的人物了！我們呢，也是，而且一定是和佢們一樣的，如果我們以後的人們看起我們來。

地球上所能見的幾千萬萬幾萬萬萬人們之中，目下存在者，不過盈一掬而已。千千萬年以來所有的所顯現過的事情，佢們只能揣想揣想吧了；明天遇到的，是些什麼，佢們也不知道。佢們說不出爲什麼要存在和爲什麼免不了一死，佢們也說不出爲什麼宇宙要存在，佢們也說不出地球宇宙和人類，究竟不會一起被消滅或一起消滅，而且佢們也說不出爲什麼有時佢們要想到這些事情。佢們也解說不出什麼是佢們所採取而認爲真理的現象世界底本質，佢們也不知道佢們底思想是從哪里來的。而且，就是在佢們醒着的時候，佢們也不能確說究竟佢們是否繼續睡着或依舊夢着，或者比鼾睡的程度，僅僅減取幾分而已。不過佢們是鄭重地想着這一類真理和佢們自己，而且佢們已經夾着自己底種種思想和過去的別人底

種種思想想着，依舊地想着，佢們能測度太陽和行星，並能計算不能見的分于；而且，在地球上有一些東西，是佢們所不甚知其底細的，佢們總希望後之來者能有一天瞭解得更完全些。

因此，佢們終日在那伏在佢們之後的黑暗和使佢們底腳前的路黑暗了的黑暗之間行走着。佢們因着佢們底理智之火炬，朦朦朧朧地看見了生命之微徑，佢們只依此前進而已，不知其他。有時候，這生命之微徑，撒播了芬芳的玫瑰；有時候，這生命之微徑，却遮蓋了絆腳的石子了。但，無論佢們所走的，是使佢們腳軟的玫瑰的芬芳之路，或是使佢們底腳出血的砂石之路，佢們總是走着，總是走到死亡吹滅了光而且什麼東西都永久黑暗了的時候，方才罷休。

植物與動物 (簡論之二)

如果思想變作我們日常的和內在的生命底一部，那麼，向善的步子，再沒有比它大的了；而且思想在人和植物與動物之間，只有等次的差別，實質上，是沒有兩樣的。使植物生長的並使美麗之花含苞的生命光線，以及使動物和人類有生氣的生命之光線，都是從同樣的中央的太陽輻射出來的，而且物質上，也都是一樣的。蝴蝶兒，生命似乎要比人們短促了，可是在人類中所視為生命的，在蝴蝶兒裏，也就是生命呀；而且人們無論在哪裏，只要看到他四周的生命，他便會默誦這句梵文『Tat tvan asi』。由此可見，不但全人類是弟兄，攏總生物，都是弟兄了。所以：如果有一個人，不愛人類，不愛植物，不愛動物，依最深的意義講，他便是不愛自己了；如果有一個人，兇兇狠狠地殺傷人類，植物，和動物，依最深的意義講，他便是在毀壞了他自己的最寶貴的所有物了。而且，那些愛植物和動物的人，他自己，也就被動物和植物愛敬的：在植物的渴慕日光上，他得見到愛太陽的愛

了；在蜜蜂的勤奮上，他得見到他對於他底工作的愛了；在家禽的「和悅」「安耽」上，他得見到他底爲朋友的愛了；而且在那指示和誘導這些動物的能力上，他便得見到他自己底靈智了

• 是故，他常在他所愛的婦人中找到美，他也得在最柔弱的花卉和最不雅觀的動物中找到美了。他知道，在別的行星上的「人們」看起來，所謂人類，也許是極醜而極可怕的一種東西呢；他因此自己知道，醜的動物之所以醜，不過人底眼睛的看法罷了，在動物自己看起來，也許仍是極美的，在自然的眼看來，也許以爲極美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依這種眼光看去，世界最美的東西，莫過於蜘蛛底身子了，莫過於癩蝦蟆底含斑點的皮了。妄自尊大的人們，很賤視那些動物，把動物世界，看得很低，一若無賴漢笑那籠裏的獅子；不知人也是動物之一，而且他底強力，輕捷，秀美和鑑別力，比較地要比他種動物卑下一些呢。——和那些蜜蜂，螞蟻，和黃蜂比起來，或者智慧也不及，和忠心的狗比起來，也許不及狗之可愛和誠懇呀！

人與人之間 (簡論之三)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面，有些近視眼的人，幾乎把浩渺的宇宙全然忘却了。佢們——也可說是我們全體——把一個範圍很狹小的地球，當做佢們底世界。而且，還有許多眼睛更短小的人們，佢們把佢們底國家，當做佢們底世界呢。在佢們看起來，以為只有佢們同一國家的人，是和佢們一樣的一類的人，此外的，純然都是「外國人」吧了；而且，如果佢們自己，碰到做白種人的時候，一切黑種人，棕種人，或黃種人，佢們看來都有點難以稱之為人的樣子了。

可是，遍地球的各種人，都有同樣的身體和靈魂；遍地球的各種人，都是配做那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底對象的；遍地球的各種人，都有同樣的需要，感官，和知覺；遍地球的各種人，生死都是出於一轍的；而且，如果一個中國人，有些地方和英國人有點不同——但，如果我們不單從浮面上看，我們便覺得中國人和英國人底差別點不見得會比英國人

和英國人底差別點多呀——，但大多數地方，中國人和英國人，總相同了吧。

不過我們認定了這一種不同點，我們更覺得對於他們，有點慚愧，爲了我們對於世界底進步，負得太多了。希臘人愛美和愛和諧的天才，給了我們以第一等的大藝術和文學；羅馬人底實際上的天才，給了我們以國家制度和法律；希伯來人底宗教的天才，給了我們以——神教和基督教。一個國家，和一個個人，沒有多大分別，也有承受別人的，也有給與別人的。笛卡爾，不僅是法蘭西人底父親，也是其他各近代哲學家底父親，意大利產生了一個加利利 (Galileo 1565-1642)，日耳曼產生了一個加百勒 (Kepler 1571-1630)，英吉利產生了一個奈端 (Newton 1642-1727)，而這三個天文學家，合將攏來，遂產生了近代的天文學。而且，如果在那些奇怪的機械儀器可以找得到的那些地球上的文化區域中，我們便覺得對於萬國的科學和發明，人類負得太多了。

「同樣」二個字，指死和各式各樣的生活而言。至於那人類底進步，却和那國家底進步一樣：國家只靠着國民底不相等而生長起來，人類也靠着各國家底不相等而生長起來，所謂

差異，是進步之鎖鑰呀。野蠻人差不多都是相等而相像的。大的人類社會愈進步，社會中人類底個性愈豐富。但是，在同一時候的進步，是依着「合作」的。大事物和新事物能真真實實地設法達到了，只在那「國家和人們雖不同，然而協作的時候」。我們已經赤裸地開始瞭解這件事了：社會學到十九世紀才產生的；而且社會的和國際的組織，（我們固無從疑心，這社會的和國際的組織，是將來人類底大問題。）只不過在近代才拿到手裏來討論的。獨自一個人，是站不住的：獨自一個國，也是站不住的呀。無論那一種生命，不僅是那有個性的孩提之童生活着，那給孩提之童以影響的環境，也生活着的呀。而且，個人是需他自己底社會的，（這社會，是他底第二自然境，從這自然境裏，他得着空氣和滋養，或爲善或爲惡）因此，各個國家，爲了它自己的生命和興盛起見，也須要大的宇宙的人類社會呀。所以，讓我們來感謝感謝那些所謂「外國人」吧；而且，如果佢們是和我們同樣的，我們爲了這個緣故，也該做佢們的朋友；並且試習一習佢們的各種法則吧，也當因此看佢們是我們的教師和我們是佢們的教師吧。讓我們說一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愛別人，

和愛我們自己一樣吧。總言一句，讓我們彼此親切而仁愛吧。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生命是一種長長的 *Madolorasa* 呀。讓我們幫助佢們背起十字架來，無論佢們是猶太人，或者我們是撒馬里亞人呵。

科學與真理（簡論之四）

我們底世界知識，是零碎而不完全的。我們試把經過我們感官，經過望遠鏡和顯微鏡，經過歸納或演繹的事實，一樣一樣地收集攏來；我們覺得收集越多，在我們之前，便越加湧起許多不可解的問題了。我們好像那些慢慢地穿入峻險而且從未認識的大山底遼道的人們一樣；似乎越進前一步，越覺得有新的或者是萬不能度過去的難關，擺列在前面了；而且似乎越進前一步，越覺得目的地遠了。我們底科學，真是等於無有；在我們先哲以爲是真實的，在我們却時常以爲是錯誤的。我們先哲的儀器，圖書，藥方，在哪裏呢？——丟到塵土堆裏去了！我們底儀器，圖書，藥方，在這一二世紀中，是遠離塵土的，以後却如何呢？

我們底真理，不過是一時的真吧了，至多，也不過是相對的真吧了；而且所謂絕對的真理，或者可以說像絕對的自由一樣，不過是小說上一種傳說而已，或者說是只能爲神底慧眼

所能瞧見的東西而已。最堅固橋的，到了臨了，被最柔弱的川流沒掩了；人類底真理亦然。

人類底真理，至少在有幾面看起來，是依着時間前進，慢慢地被新發見之流所破壞的。

那怕我們那種哲學上的最可以做人的系統和學說，也不過是把那些著哲學書的人所知道之所信仰的，合成一個和諧的世界之影象而已，也不過它自己反射在那些著哲學書的人底心鏡之中而已，而且，這些思想底大建築之價值，至多，也不過橫伏在這和諧的世界之影象之中哪。

我們知道：在圍繞了我們而且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象世界裏面，原因律底權威最大；我們所遇見的事事物物，全是一種原因底效果，反過來說，也可以謂之效果底原因；而且我們知道：如果世界上有一間「專集不可解的事事物物」的房子，那麼，世界上便沒得為神秘之蹟而設的房子了。但，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現象世界，好像是一張簾幙。這一張簾幙，遮蓋了那一番別的更真切的世界，藏匿了那一番別的更真切的世界，這一張簾幙，在我們看起來，實在已經是一件奇物了。在表面之下，究竟是些什麼物質？而且常常有這一

個表面嗎？自然之力，究竟是什麼？生命之最深的淵源和根原，究竟是什麼？我們能夠發明種種名詞，而且我們想着，當我們有了值錢的辭書的時候，我們曉得的更多了，但是我們不能探求這些名詞，究竟代表些什麼；或者如果我們想着，如果我們做着，我們不過把一個問題換做別個問題，一個名詞換做別個名詞罷了。就中最要緊的，就是我們深曉得而且能曉得無意識和更緊要的下意識底生命嗎？也許這種下意識的生命，是遠古世界的人吧；也許這種下意識的生命，是身和心，真理和科學底的活動力呵；也許這種下意識的生命，是自然和進化的根源吧；這種種我們能曉得嗎？人們拿了知覺和睿智得把現象世界底現象認取了，分析了，但人們所有的，不過一種現象的科學，一種他底經驗，他底事實，和他們底種種關係的周圍世界底有用而且實際的科學罷了；並不是真理底科學，而且奧妙的真理，還在後來呢。

但是我們便照着這現象科學，一步一步地研究上去，我們知道得多一點，我們把我們底錯誤，多找出一點，那科學便多進步了一點。科學便是如此進行上去。找出錯誤來，便

是上前進去；而且，世界底年代愈多，我們事實底貯藏所，便愈大而愈發達。我們對於天地，鑛物，植物和動物，人和人底歷史，比培根（Francis Bacon）總要多曉得一點。比些那住在山洞裏茹毛飲血的，曉得的更要多了。我們也許沒有深深地穿入表面之下層去，而且我們所曉得的，也許純然是一種描寫和記載而已；不過我們仍舊處處把有些小的神秘的籐椌揭了開來，我們也依舊處處回答了一些很容易的隱藏着的宇宙之謎。我們近來的對於那『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觀念，以及我們對於那『知識和理解底範圍』的批評的洞見，以大體言，實在是正的確；因此，或者是我們批評的，經驗的和比較的方法；而且似乎我們很能了解我們理論底假定的性質以及我們日常有限的經驗底相對的終結。

- 無論如何，我們因着知識，多少總能制伏住一點危險自和然之力，而且因着我們底知識，總能使我們底地球做我們差強可以住的地方。尤要者，就是我們底思想和發明的見解，已深入了我們底心了；因為，如果我們思想和發明了，第一件便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發明而發明，沒有思想和發明，人類沒有能支撐得住的。

自然與演進

(簡論之五)

有許多學者所深信以爲真的一件事實，那就是演進底事實吧。也許拉馬克，達爾文和他們高底足，會把這件事實，證得更明白一點吧；也許我們把這非常要緊的問題緊抱着的時候，有許多困難吧；然而『演進爲啓發自然史底寶鑰這件事』，確爲我人類科學中的不朽的獲得物了。

起初，所謂地球者，在人看，是宇宙了，坦平的，不動的；所謂天者，是圓屋頂，很近的，而且點綴了許多星光以爲光的；而且，所謂上帝者，是全能的萬王之王，四周圍着了許多執事的安琪兒，而且他仿着自己的形像造了人，以管地球和地球上各種東西；而且人們也信着：靠着上帝的意志，地球和地球上一切東西，自創世以後，總是常常如此的，而且也許始終不會變的，直到末日審判的日子。除了那「人類因始祖犯罪的緣故，把一切情形，大大兒改變了」以外，並除了那「瑣屑不足道的衣服，風俗以及社會上種種形像，很有改了

變」以外，幾乎在世上，沒有真真的變遷的。世界是幾千年以前被上帝用了六天的工夫，從虛無中造出來的，而且不久便有了彼目下的定形和一般的形像了；天堂是一座很美麗的玫瑰花園；亞當是肉體的亞波羅 Apollo，夏娃是肉體的文娜史 Venus，而且我們目下所見的種種同樣的動物，它們底爲數本少，而且都是豢養在那時候的伊甸園裏的。那怕法國大儒盧騷，他也相信黃金時代是在過去的時代的，而且他也相信人們有墮落的趨向的。

哲學和科學——其中尤要者，爲天文學，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解剖學，生物學和歷史各支系底比較的研究——是把這許多神話的事情丟去一邊的，而且把這種以地球爲中心，和神人同形的見解，撕裂無餘，我們已經把那「時計」和「神形的時計製造者」的直喻取消，以「正在生長的花」這一種明喻代之了。我們已經認定：所謂「創造天地」，係一種神人同形說的錯誤，一種從我們人類世界裏假了去的意見，完全是一種「天地有始終，人類能力創萬物」的謬見；而且我們現在假定：地球和所有的太陽系下諸星系一樣，是慢慢地發展的，或者是從一種星雲，這也是因襲下來的發展成功的，其間已經過了幾千百萬年，方得形成目下的狀

態；我們又假定：地球上生命底最初朕兆——這或者是起原在地球上的，或者從別的天體上遞演過來的——極其細小而簡單，差不多可以說是無機的，或者是一種變形的無機的；而且我們又假定：生命，和在地球上各樣東西一樣，和人心一樣——和人類社會，文化以及科學一樣——是逐漸地從最低的起頭，經過了遺傳和歷史的繼續，演化為較高的而最發達的形式。

- 動物種族史的考察，足使上帝創造天地的謬說攻破；而且，在我們看起來，人們實在不是上帝底影像，却是一種猿猴似的祖先底苗裔。

這一種學說底危險，沒有別的，怕只有這一點：使得人們深深地信仰（這也許是自然的結果吧），他是世界底中心和自然的最高的成就。因為當我們說到較低和較高的生命之形的時候，我們將應用什麼標準？為什麼我們對於那些只有在顯微鏡下可以看見的極小極小的生命之形，稱為較低的「生命之形？」不是因為它們不奇異，（也許很美呢，這些小的東西）照我想，大約是因為它們底最需要的機關，萬萬及不來人的緣故。但，睿智算是我們最大的寶庫了，在我們看，算是宇宙間最寶貴的珠寶了，它底力量，它底心血，在我們看

，以爲寶貴極了：可是，世界如沒有人和他底睿智，世界仍能好好地存在的，但如沒有微生物，世界或許不能存在了哪。我們只配做那評判自己底狀況的人，只能在政治上謀我們底平等呵。

但在別一方面看，演進學說最有價值的效驗，第一件，就是：它在人和別種生物之間，在人的生命和植物以及原生物的生命之間，在人的睿智和初期意識之間，結了一個親和的連結；再則，便是：它確證了「人（自然底產品）合「自卑及高一地繼續發展上去」的希望。因爲，如果演進曾經不時地存在的，那麼，它一定會依舊存在而且將來也會存在，而且，總有一天，有超人者出，超過我們，正像我們曾經超過了大猩猩一類的東西一樣。

演進不和那繼續的或忽然的進步同樣，這是不錯的；但，我們僅以世紀論，那麼，從大體上看，演進意思就是進步，而且就是說它是無限制和永久的進步，也不要緊。

歷史與進步 (簡論之六)

人類底歷史，我們所曉得的，是很少的。大約六千年以前所碰到的事情，它自身可說是失却了，在過去的時間失却了；而有史以來的首半期所有的事，我們所曉得的，又是不重要的：大部分是帝王底名字和戰勝之功蹟而已。不過到了後來，人們底事業，人們底活動力，逐漸繁起來了，於是乎歷史也逐漸重要起來。歷史，是一部記載人們底繼續的活動體相的書，我們因了這種記載，可以知道前人底是非和得失，因而能知道他們所經歷過的因果關係，以爲借鑑。歷史之價值，大半部，可謂在於此。

歷史能昭我們以事物底因果關係，歷史又能示我們以前人活動底成績，所以歷史與進步有關係。

進步是什麼？就是本前人所有的活動底成績，作繼續向上的活動而已。繼續地向前進去，不是歷史底職務。歷史不過是間接作繼續向上的活動之一助手而已。

人類越進步，人類底思想越發達，歷史底質便越美；歷史底量便越多。因歷史底質，逐漸加美；歷史底量，逐漸加多；人們底智慧，也因而逐漸加多，人們底活動力，也因而越加強固，所以社會底進步，便越加有望。

我們覺得，歷史有二種定義：其一，是廣義的；其二，是狹義的。所謂廣義的定義，就是：歷史者，是研究進化的現象的。所謂狹義的定義，就是：歷史者，是研究人類底進化的現象的。依廣義的定義而論，那麼，歷史便與進步有關係，依狹義的定義而論，那麼歷史便與人類進步有關係。我們講進步，一壁要講一般的進步，然而一壁却側重於人類底進步。要講人類的進步時，我們不得不拿一般的進步，以爲比較的研究。所以我們對於歷史，不但要用狹義的定義去範圍它，並且要用廣義的定義去伸張它。無論如何，進步是我們人類惟一的重大的使命；而歷史，却是我們要達到這種使命的惟一的參考。

我們還可以把歷史之目的，說明一下，而後再來說它與進步的關聯。

大概歷史底目的，可一言以蔽之說：歷史是研究了人類進化底現象，而求一公理公例以

昭今人與後人的。要達此目的，又可區分爲四步：第一步，就古今政治上，社會上的變遷，下一番確實的明瞭的有系統的研究；第二步，明了古今政治上社會上的沿革異同之後，再去把那致成這種沿革異同的所以然的原因，探求一番；第三步，對於古今政治上社會上的變遷，既已明白了，而且對於所以然的原因，亦已探得了，那麼，就拿這種變遷和致成此變遷的所以然的原因給我們的資料，來假定和確定一種公例來演成一種公理；第四步，就是拿了這種公理，公例，推及於未來，給今人和後人一個明白的告示。

我們明白了歷史底目的，和達到這目的的四種步驟，我們要謀進步，便有根據。如果我們知道，深深地知道，前此的進步的現象，我們便可以按着這種現象，去創造一種範圍較廣或新生的現象了；如果我們知道一切使人類進步或阻礙人類進步的原因，我們便容易使人類上前直跑，如果我們有了一種進步的公理或公例，我們便可以按步就班地達到更進步之域，其中並可以免去許多懸想或幻想底障礙。如果我們能推及未來，我們便有了一種進步底標竿，不致在有許多場合上，瞎費心力了。歷史與進步，真是不可解離的一種聯環。

目下，我們總算享着幸福了，無論爲物質的文明，無論爲精神的文明，都多少能給我們一點幸福。我們須要把這種幸福，繼續起來，增長起來，孳殖起來，方才對得起過去，對得起未來。繼續人類底幸福，增長人類底幸福，孳殖人類底幸福，是我們惟一的責任。

歷史是以過去的進步，導未來的進步，是以過去的幸福，導未來的幸福的，我們要盡我們底責任，於歷史，至少要加一度的研究。

我們覺得物質文明，給了我們許多殘酷不仁的煩厭的果子。我們爲未來造幸福，這種果子，是一定要免除它，而對於它歷史上的背景，不可不研究一下。

要謀未來的幸福，不得不觀察過去的幸福！

文明與文化 (簡論之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文明是什麼？有了鐵路，是文明吧；有了藝術，也許是文明吧；但是鐵路和藝術底性質，不是一樣，的它們底價值，也不是一樣的。要是文明底原素，是可以稱可以量的東西，那麼，我們很難把文明底原質來分類和估定一下價值；但是我們覺得而且應當覺得，我們並不因為有了鐵路，便高過希臘人；他們也不是因為有了美，便高過了我們。有些人說到文明之高低，但這些不過是比較之辭吧。因此，我們頂好有兩個名詞；拿了文明 Civilization 這個名詞，來代表人類發展底形而下式，拿了文化 Culture 這個名詞，來代表人類發展底形而上式，這似乎能夠盡量回答了這問題了。

起初一瞥，我們也許想到：文明包容了物質的，而文化包含着人類理想之成功的——這實在不是假的。如果一個人一生盡力於製罐頭果子的事業，他會得對於文明貢獻了一些東西，但是在文化方面，那便很難說了。但，如果一個野蠻人說了聰明話，他也許不是被著

文明，然而在他底小圈子裏面，他實實在在對於文化有貢獻了。哲學家，詩人，藝術家，我們意以為是製造文化的，製造另一種文明的。

然而世界是太複雜了，看一看那事事物物不是這樣簡單的。同樣的事物可以屬於文明，或者可以屬於文化。把這界限分辨出來的，就是精神——理想的或不是理想的，較近於天的或較近於地的——就是我們在它裏面取生命和影響我們環境的精神。一張好畫圖是一件文化底工作，一張不好的，便不是了；但如果一張好畫圖代表着一個美小孩，婦人很羨慕它，因為伊不是羨慕那藝術底工夫，却羨慕那小孩之美，那也許是被了文明了：但是，至少在這種情況之下，實在可以說不是取着文化的。雕刻很精美的磁器，繡得很美的花枕，在鑒賞家底眼裏看起來，却以為一件藝術的作品和文化上一件產物。清清爽爽地飲了杯紫色的陳酒，一點也不使它滴出，那是文明呀；甚而至於享受一切，也是文明呀；但聞了它底香氣，見了它底顏色，和領略了它底靈魂，當作神底一種賞賜物，不知不覺有一種亞那克翁 Anacreon（紀元前六世紀時的一個希臘琴師）和一種奧曼兒克耶姆 Omarhayam（十一世紀

的一個波斯詩人)底感覺，那便是文化了。

文明和文化不是常常一塊兒長起來，一塊兒跌下去的，而且這二者，似乎常常彼此不相連屬的。東方人，富於文化，尤其是舉止，服式，和態度上——而文明却糟得很。聰明和無知，是同時碰到的。日本人，文明上有所獲了，但文化失却了。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在西班牙的亞刺伯人，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總算達到文化的高域了，但並沒有達到文明底高境；近代的歐洲人，總算達到文明底高境了，但並沒有達到文化底高域。古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是一般美底世界；近代歐洲人的，是一般實用底世界呵。

文字論 (簡論之八)

要是我們沒有思想的話，無論如何，不會想像出語言和文字來的，要是我們沒有言語和文字的話，無論如何，不會表達出我們底思想的；畏此知道它們底根源和發展，一定是相似的，而且互有關聯的。當文字發生之時，思想發生了；而且凡一種新思想，必有一種文字以表述之。因此，文字便變為民族氣質和哲理底貯藏所和反射品了，而且，同時，也能範成未來世代底氣質和哲理了。希臘人看人是一個線條的和美的東西，所以便稱他為 *Anthropos*，意思就是，他是挺直不曲地前進的；羅馬人，以為他是用塵土造成的，所以便稱他為 *Homo*，耳日曼族，尊視全人類底心的能力，所以稱他為 *Mensch, man*，意思就是思想者。全世界底人類，造出了許多文字，這許多文字，有所指都是一式無二的，然而他們造的時節，却有各人底思想注射處。有新思想的哲學家要想用舊式文字表述他底思想，而且要想使別人看了懂，而且要想這種舊式文字會有影響於新思想，並且迫他沿着文字的繼續線

進步着，這是不可知的一件事。我們知道：新思想底表出，不是完全規步着舊式文字而達得到的。新思想會家用新文字，而且會把舊式文字新用。

文字像衣服一樣，造成人之所以爲人的。假如同時候思想沒有改變，感覺有沒改變，那麼，高底一定不能變爲平底鞋子的，馬蹄袖的袍子一定不能變作現有的時式的袍子的。而且中國鞋底人思想和感覺，一定和英國人，法國人不同的。我們不能純用他國文字而把本國文字棄掉不用。本國文字，自有表述本國情形底妙處的可能。

一國底攏總的智慧，攏總的愚蠢事，以及攏總的習慣和態度，都是它底語風和格言引傳下來的。許多國底人都說「近况如何？How are you?」的時候，善航海的荷蘭人偏彼此問着「在上海遭遇怎樣？How do you fare on the sea?」在英國頂有名的常說的「時者金也」一句話，意大利却要反過來說「安居無事 D'ioce far Niente!」。

沒有旁的東西，再比文字那樣不能假借的了。同一文字的民族，聯合和團結在一起，很容易，要拆散一國國家，莫如紛亂它底文字日。而且等到世界同大之，一種公共的文字

自然應運而生了。國的文字將取銷，當國際的文字形成的時候。一種萬國都採用的文字，可以使人們取銷互猜忌相和害侵的心。人間底隔膜，或者能取銷吧，當言文大同時的時節。言文大同了，使可以人類底思想，此彼自由地交換；可以使科學底真理，越加切實地發明；可以使「外國人」那種生硬的稱呼，一變而為柔軟的「聯合的人類」稱呼了。

僅知道一國底文字，只不過把所有的新聞紙，所有的書籍，戲場和實際上除自己以外的各國人底生活，置若罔聞吧了。要享受英國法國的詩，不能不懂英文和法文：一個人不懂他國文字，總算把自己一部分的快樂失去了。做了中國人，便不能讀德文的 Faust，法文的 Tartuffe，意大利文的 Divina Commedia，西班牙文的 Don Quixote，英文的 Macbeth，這是一件多少大的恨事。自然科學家只能讀譯本的外國人著的生物學，這好像一個人走路要拿了拐杖走一樣；如果沒有譯本，那便只好住在家里了。不懂英文的，聽英國人歌，只不過像一個人在濃霧裏看景色罷了。

總之，我們要使人間底隔膜除去，彼此意見都要自由地交換，我們便要努力於言文底大

同；在這言文大同還沒有實現的時期，我們不得不多習他國底文字。

智識與信仰

(簡論之九)

我們底生命之造成，關於智識者少，而關於信仰者，要居大部份。如果我們在倫敦讀到一本好的書，論到北京底事，我們便會說：「我們知道北京是什麼樣子的。」但嚴格說起來，我們只不過相信作者的語吧了，實際上，在我們沒有到北京之前，一點也不曉得北京究竟是怎樣的。

由此說來，我們信仰的，能概括我們曉得的而有餘，而我們曉得的，却抵不過我們所信仰的了。

在這種事情的上我們底意念，是很可以驚異的。當我們和一個人周旋了一天的時候，我們對於這個人，似乎都知道了；我們矜誇我們自己底慧眼；而且只有當這人說起他曉得我們的時候，我們才談到意想。同樣，我們批判別的國家，而且拒絕它們底批判我們自己底國家。

我們所稱爲智識的，不過是一種很堅強而且很穩固的信仰吧了；我們所稱爲信仰的，好像實實在在地懸在空中的東西。當我們有一次曉得了的時候，我們說，那是我們信仰的；當我們很難有充足的理由以信仰的時候，說是我們知道的，這似乎是悖理的事情吧；然而沒有東西，是更有人性的了。當一個狠出名的歌者被一個不識者問着他是否有一種聲音的時候，他會說：「我「相信」我有的；」當他被人問着他底國人會不會攻打他們底仇敵的時候，他會得說：「我「曉得」他們會得的。」

平常，我們屢次以智識傲於人。其實，我們底智識，也許完全是一種信仰吧了。恐人們對於許多迷信的事，有堅決的信仰，以之例我們那種沒有經實際考驗過的智識，也許是相似吧。然而，我們總要瞭解，智識不完全是信仰可以概括的。

果然，智識中，不能不帶幾分信仰。因爲沒信仰，智識決不能立足於一時；然而把信仰完全充塞到智識裏面去，所謂智識，依舊是不能直接和真理接壤的東西。

平常人常說：「多一分智識，便多一分痛苦。」這話，驟然看去，似乎很對。其實，

這話也是錯的。智識是給我們快樂的東西，不是給我們痛苦的東西。智識所以給我們痛苦，這不是智識之咎，是我們對於智識不忠實之咎。我們對於智識，至少要夾着一股熱誠去求的，找定了一個目標——所謂真理——向着這目標，虔虔誠誠地跑着。這樣，智識便能給我們快樂了。

所請虔虔誠誠的誠心，那就是信仰了。這樣講起來，智識底後盾，不得不賴信仰了。智識不是信仰。求智識不得不假手於信仰。愚人們不覺得有痛苦，然而他們也嘗不到真正快樂的滋味，這是因為他們底生命，完全被信仰造成的緣故。我們求智者，覺得有痛苦，不覺得有快樂，這是我們只看重智識，把信仰破碎了的緣故。我們果然知道，我們的智識很淺，然而我們却看不到智識底深處。以很淺的智識，便把信仰完全推翻了，我們所以有痛苦了。

大智識者（如果有大智識者的話）底快樂底質和量，一定較愚人多而厚。我們智識不見得多的人，又沒有信仰做我們底助手，無怪我們要感受痛苦了。

免除痛苦，是容易的；知道生命底造成，智識少而信仰多；知道快樂之塔，是以智識爲基礎的；知道造成這快樂之塔，要以信仰做助手的。有了信仰，不痛苦了，大快樂也表現在前面了。

然而信仰是要以智識來判斷的。愚人底信仰，惹起我們底笑了；我們智識固不多，然而我們拿我們所有這一點智識，去策我們底信仰，拿了這種信仰，去求真理，去築快樂之塔！

以真理爲依歸的信仰，是不錯的，是求智識、築快樂的塔底一個助手！

宗教論 (簡論之十)

在宗教底領域上，只有信仰，智識是沒有地位的。我們好比一個單獨地生在獄室裏的老住在獄室裏的而且死也死在獄室裏一點別的世界都沒得見到的人一樣。塵世上任何事物，也是不知道的；他能夠相信塵世是他獄室一樣的或不是一樣的；而且，他死的時候，也會把這點信仰帶到他底墳墓裏去，再也不會聰明一點的。我們底獄室就是我們底理解力和理性底形式與範圍；在這形式與範圍之外，我們再也不能去再也不能曉得的了；至於上帝呢，好像不是現象上的東西，是該歸入世外去的。那各世代底穎悟者所已收集的關於上帝存在的證據，雖為康德所證明，但目下却被認為錯誤了。吃教的所說的上帝，究竟是什麼意義，我們也不知道；他不能把他底信仰，解釋給我們聽，他或許是斯賓諾莎 *Spinoza*，或許是黑智兒 *Descartes* 我們也不能相信。而且，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底信仰和我們底信仰，再也不會恰準一樣的。上帝，是不能知的，是個沒有東西憑藉的名字，我們既不能當做一種實物

去看它，也不能當做一種影像去揣想它。

所謂上帝者，只能信仰之而已；而且對於上帝的信仰有時可以發生，有時也會消滅，正如夏夜娛耳的調子，有時可以懸延地聽得到，有時却消滅了。一個人不能把對於上帝的信仰給別人，也不能把它從別人身上拿了來。

這種對上帝的信仰，就是宗教；這是一種感動，我們該稱之曰「皈依 Religiousness」• 因為也有「宗教 Religion」那麼一個字，是代表一種思想，一種教條，一種教會的；而且這不必一定用得着「皈依」的。無宗教的野蠻人，他只要有「耶穌」底靈性，便有了「皈依」了；教會裏的巨擘，也許連「皈依」之火都沒有呀。宗教，同科學問題一樣，得按着邏輯來討論的；而「皈依」便不能了。

宗教底建設者和熱心傳教的人，他們都深具有「皈依」之心的，——釋迦和摩哈默特底皈依之心，何嘗比希伯來教徒和基督教徒淡薄呀——他們底生活和道德的教訓，永遠地留着，作後世人寶貴的功課；但他們底宗教呢，——就是說，他們那解釋上帝性質，和世界起源與

治道及人生奧秘的教旨——老實說，在絕對不能瞭解那不能明白的事物之前，已墮入地下去了。照此看來，我們可以說：「皈依」常常是適當的面宗教則否。那些宗教家和神學家，他們爲補救漏洞起見，便不得不假一上帝，顯示給人，就是這個緣故。一個無宗教的人，如果是一個忠誠思想家而且是很忠實的，他便算有了最高的「皈依心」，也爲了這個緣故。一個人不知道爲什麼要在「神的秘密」之前屈服順從，他只覺得這是一件天上的快樂，應該做的呀！

在有許多人看起來，上帝是很多的：雷和風浪，太陽和雨，有權力的而且古怪的精靈，他們指揮那自然底機械，他們隨着自己底高興做人底朋友，或仇敵，而且也像塵世上的暴君一樣，愛人恭維他，歡喜人替他裝飾。這些相信多神的人們，我們稱之曰異教徒。

還有許多人以爲上帝祇有一個的，他是一個全能的王，他用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來管轄宇宙。他仿了自己底影像造了人；他底話就是一部聖書；他能演出了許多奇蹟；他底方法是難以測度的；愛，恨，賞賜和刑罰，都在他手裏；他有一個天堂，使那些善人可以住，他也

有一座地獄，使那些惡人可以在那里受罰；他一定要人去崇奉他優禮他，才會慈悲。這些相信一神的人們，我們該稱之以「愚昧無知者」。他們是中世紀的人；這些人，和他們說近代科學底發見，比如是對牛彈琴；他們對於一首像創世記一樣的歌，比這些地質學和進化學的好書，要容易入耳得多；他們說他們自己，不純然是「無羽之兩足動物」及自然底一部，却是許多小小的神和宇宙之中心；而且，他們和從前人在神話裏寫着希伯來人在舊約裏敘述着一樣，他們也和異教徒所做的一樣，當他雕刻他們偶像的時候，他們會仿照了他們底影像來塑一個上帝，說這上帝特地爲了他們的緣故來治理宇宙的。原來他們底上帝是一個人，而且常是一個惡人，他們底宗教呢，爲了這緣故，也便是侮慢神明的舉動了。

還有許多人，把上帝裝得太漂亮了（拿人的樣子裝的），看上帝是個比任何精靈都要大比任何皇帝都要壯嚴的心太虔誠了，把地上一切創造，一切聖書，一切奇蹟，相信得太深了，他們也把上帝底賞罰看得太公平了。但是，在他們底深切的皈依心上，他們便被「在哲學裏所夢見的不及在天上地下的多」的話所降服了，便被「神底靈感行遍宇宙的」的話所降服

了；他們也覺得生命，美，愛，道德，天才，大理想都是神靈的。當他們看到無限的天和想着無限的世代的時候，他們覺着一種神底威嚇，而且很卑微地相信着，上帝在，萬物都在，上帝不在，也許一樣東西都沒有了。

靈魂與永生（簡論之十一）

我們講我們自己底話，使得我們當中，各人能夠理會各人底意思；因而，我們提起了人身和人底靈魂的話，便很懂得這是什麼意義。但是，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不過這兩者底合體而已，而對於離開了靈魂的身體，或離開了身體的靈魂，那便有點模糊，便祇是一種純然的假定的臆說罷了。在我們中間的靈魂的成分和物質的成分（或者可以說是心理的成分和生理的成分）是密結着不可解離的。它們底組合，是沒有天然的方法，可以分辨得開來的；就使普通我們所說的「心理的病徵」和「生理的病徵」，也不過靠着那人爲的科學的分辨法，實際上，這一類分辨法，倒要使我們底觀察底能力和領域，愈趨愈狹了哪！肉身與靈魂底交互作用，在我們腦部受傷的時候，在我們吃了或用了麻醉藥，酒精，或毒物的時候，在我們受着絕大的驚懼的時候，或者在我們因熱情而致精神失却常態的時候，更可以看得透澈而明白了。但是這種交互作用，雖則大部分是屬於下意识，却是一刻不停地活動着的。

；而且我們全部的社會生活，完全是根據於「在人的面貌上或動作上，認識了靈魂」，與夫「由肉身給與靈魂的影響」的一點上。

也許原始時代的那些穴居野處的人們，對於靈魂有這麼一種觀念：「靈魂居於肉身之內，好像是人住在屋宇之內一樣；做夢的時候，活人（死人不在此例）底靈魂，便出來訪問了；他肉身雖沒有活動，而靈魂却蘇醒着，往各處去漫遊了。」到了現在，我們對於夢是什麼一件東西，知道得很清楚了；而且，原始人底那種臆想，也已打破了；我們自己，並很相信肉身與靈魂是不可解離的和合體了；然而，無論如何，這也不過是我們自己底一種經驗呵。

譬如，注視於一個空的半球的人，他看見的是凸的表面和凹的裏面，換句話說，他看見的，就是很明顯的兩樣東西，雖則這兩樣東西，實際上就只一樣東西，不過從兩個不同的方向看去罷了。靈魂與肉身，也可作如是觀吧，它們也許是一樣東西底兩面，從外表看去，就認它是肉身，從內面看來，便認它是靈魂吧。

我們如以靈魂為一不可見的分離的實體，那末，便不至於再和那過去的神學時代的許多

迷惑人的問題對抗了；（這些問題，譬如說，在懷孕時期的一個什麼特殊的時候，靈魂才走進人底身體裏去的？在未入人體之先和人體已經死了之後，靈魂是變做一個什麼東西？高等動物究竟有沒有靈魂，如果有，那末，那些高等動物底靈魂，在質料上，在命運上，和人類底靈魂，有什麼不同？）也不再會去做和尙或尼姑並且來毀壞我們底地上的生命和快樂以救我們底靈魂了。如果我們認識了這是什麼意思，我們或者會不再淪於憂慮之域罷！

我們假定是個詩人，把人死後的狀態，用詩意來想像一番。人死了之後，他底腦子是毀壞了，他底記憶的位置，也更動了，那末，究竟他還是依舊能自覺呢，還是不能自覺呢？如果不能自覺的話，那末，他在靈魂轉投了人胎之時，還是依舊是要過前生那種困苦憂愁呢，還是另換了一番我們所不能預料是憂是樂的新生活呢？如果能自覺的話，那便要使我們發生這麼一個疑問：他究竟進天堂去呢，還是落地獄？因為照普通人一般的見解，人活在世上的時候，年代雖不多，而其行為舉動，都是照着他體質，脾氣，性情，教育和環境而發生的，而體質，脾氣，性情，教育和環境，都是所謂上帝者所賜與的；那末，人死了之後

，所謂上帝者，該以他底智慧和慈愛，斷定對於死者底永遠的賞和永遠的罰。永遠的罰，任何人是不願意受的呀！

死者在那死之國裏，也許會碰到自有生命以來曾活在世上的整千整萬的好人；各種族都有，各國都有；也有原始時代的人，也有和死者同時代的人；也有仇敵，也有朋友。他們——死的那些朋友們——也許總有幾分像生存時的形態吧？因為不然，如何還會彼此認識，彼此愛戀呀？如何做孫子的，找到了他底祖父，會抱着他呀，如果他祖父不是有點帶着生存時的樣子？但換一方面說，他們也許只懂得他們自己底文字吧，只記得他們自己過去的事情吧。而且，新到死之國裏來的，是繼續不斷的：做父母的不知道他們底兒女，做兒女的，不知道他們底父母；活在現時代的，不知過去時代的；屬於這種族的，不知其他的種族。這實在是天堂了！然而死者有了他們自己底肉身，也許還要受一次地上的患難熬一次人世間的苦痛吧；沒有他們自己底肉身，也許要失却了人世間的快樂吧！他們也許僅有一種以太式的福氣罷！這些，都是我們底想像，事實上，究竟是沒有人能夠證明的！

然而我們熬受人世間的苦痛，實在夠了；我們終日價希望着熬受了這種苦痛之後，會得着永遠的休息。永遠的死，應該比永生好得多啊！只可惜那自然賜我們以「儻生怕死」的心理，使芸芸衆生，都不願好好地死而願永遠惡惡地活着。但是，生究竟不是怎樣有趣味的，而死——不過是一剎那間不自覺的死——究竟不是如何的可怕的。讓我們小小的原子，依了我們在宇宙間微末的地位，範成一種我們自己底哲學罷，我們不要逃免也不要希望逃免那宇宙間定律的束縛罷；要知道這宇宙間的定律，在我們生時，便已定了我們底死了。而且讓我們十足地相信，那永生底光，照了我們底死和靈魂之後，是仍舊輝煌的燃着的呀；不會斷絕的人底生命，依着世代和演進，仍舊是活着的呀。終究我們底無夢之睡，好比是一時的死；而死呢，也好比是使我們入於虛無漂渺的無何有之鄉的永遠的無夢之睡呵。忍耐些罷，不見得再會多受苦痛了，因為我們不見得會永遠活着的；不見得以後再會熬受痛苦了，因為我們活着的時間，是不會長久的。「厭世者未免太蠢了罷」，爲什麼不快樂樂地幹我們當幹的呢！

自由意志與本心制意論

(簡論之十二)

一個人能夠明白了他自己處在宇宙間各生命之中的地位，他已經走上了向善的途徑了；一個人能瞭解意志是不自由的並能夠不由他自己底意志而行事，他便是個好人了。謬誤之中，再沒有比「信仰自由意志」那種謬誤，有那樣壞透的結局了；真理之中，再沒有比「本心制意論」那種真理，有那樣更有利益的效果了。

在非「本心制意」論者看起來，無論何人，做了錯事，事實上，他不但是作惡的，而且精神上，他也是個造孽者；他原來在善與惡之間，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他已經選了惡的，所以該受重罰。「本心制意」論者則不然，他可憐那些作惡的做錯的人，他不想去重罰他們，乃想糾正他們底錯誤。

非「本心制意」論者要犯罪的人承受苦痛與難，本心制意論者對於犯人底犯罪原因和環境，必詳加詢問，而且原宥他們。非本心制意論者，就人判斷而懲罰之；本心制意論者却就

人們底行爲，加以判決而懲罰之。

在非「本心制意」論者看來以爲「改過遷善」，沒有那麼一回事；因爲自由意志可以在無論什麼時候把重量加到惡的天平上去，也可以在無論什麼時候，把重量加到善的天平上去。

在「本心制意」論者看來，以爲人們多少總有點斷判，在適可的好的情況之下，「改過遷善」是可能的，好比種子下在地上，總會成熟，變做五穀的。非「本心制意」論者以爲一切法律，偉大的意見，有力量的設想，或者社會、教育、天氣和滋養，都沒有影響于人底意志或改變人底意志的期望和情理；「本心制意」論者却以爲有十足的情理，可以假手於那種力量，來改變人底意志。如果非「本心制意」論者是合於邏輯的，那末，人間世在他底眼底會變成一個荒涼的草昧的世界，或者也許會變成一所瘋人院罷；但在「本心制意」論者看來，却以爲人間世是一種有機體，這有機體自身，會把秩序和邏輯底最高的宣示顯給我們看的。

「本心制意」論者是這樣說的：自由意志是一種幻想呀。一般人想着，總以爲他底意志是自由的，正如他想着那太陽是環繞了地球而行的，那玫瑰花底紅是藏在玫瑰花蕊的，那夜

從之歌是在夜鶯底肚子裏的，他那所認識的世界不純是現象的，却是最高的實體。他底生
活的本能引誘他，使他有這麼一種信仰，一似生活底本能引誘他，使他「爲祈求自己底幸福」
之故而信仰偶像一樣；在原始時代的人，以爲這種信仰是當加以敬禮的，或者以爲這種信仰
是必要的呢；然而這是錯誤了，而且在越進化的時代裏，這錯誤更覺得是有害的了。人是
束縛着的——當然非直接的生理的，乃是心理的——；因爲人無論幹什麼事，總有一最強有
力的動機，迫他去幹的；而且因爲這些動機在他底意志中，來來往往是獨立而且自由的，所
以他底意志是不自由的。讓我們想一想看，他爲了某種對象而活動，依了某項法律某項格
言而做。但是如果這種對象最初沒有實現在他底心頭，他便想不到有這種對象；這種對象
，他底意志是無力控制的；他沒有聽得某項法律之前，他便不能服從某項法律；他從來沒有
讀過某聖某賢底格言和教訓，他便不能依從它們。

自然界中和歷史裏面的任何事物，以及各個人底生命，都是一個偉大的無限的與永遠的
由原因和效果組成的密網之一部，這密網，一半是物理的和物質的，一半是心的和道德的。

我們不能夠移動了網之一部而不擾亂了網之全局——時事之全部。如果一個人偷了一隻錶，他爲什麼要偷呢？因爲生他的父母底習性不好，因爲他受的教育不良或者說是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因爲他需要金錢或麵包，或者因爲適逢其會他看見了這隻錶却沒有看見旁人——因爲有許多原因，因而事實上有這麼一個結果：恰好在某時間，當他偷這錶的時候，他底意志要偷它，而且這種意志，絲毫不會受那較強的動機（如尊榮底願望和被人發覺時的恐懼）底阻止。當我舉起右手的時候，我爲什麼要如此做呢？差不多有一種動機了吧。

如果一個非「本心制意」論者舉起他右手的時候，或者他不高興舉起的時候，他以爲正在顯給「本心制意」論者看，證明他底意志是自由的呢；然而他舉起手來，確乎爲了那個動機，而且他不願意舉，正因爲「本心制意」論者沒有在他底前面，沒有故意做出是一個非「本心制意」論者的樣子呀。人能夠動作，尤其在生死關頭，能夠動作，這是真的，這種動作，是依着他天賦的衝動的；但是這種衝動，如果他變了不是現在的他了，也許會不存在的呀；而且他僅認取了它底自由和獨立，是爲了不明白他自己身上的下意識的世界呀，而且不曉得他內在的

生命底工作和歷史呀！（這內在的生命底工作和歷史，既不是他最深遠的思想底基點，也不是他最深遠的感覺底基點。）而且，這種衝動並不是他底意志之本身，（就是在動作以前的而且緊跟着動作的一種決意）不過是一種動機，就是驅他底意志於某一方向的動機，或者是在許多動機中得勝了的或失敗了的動機。

他在某種衝動之下做的事件，而且做的時候，也覺着有這種衝動，這便可證明他底做，並不是自由的，却是被驅使的。若然衝動是動作底原因，那末，他也許做得不對，如果沒有它的時候；但是，因他不能先見着衝動，他沒有力量提它到他意識底面上，所以我們敢說，不是他底意志創造衝動，乃是衝動創造他底意志。我們底「我」，不是一種實體，不過是抽象的罷了——不是一種自動的原因，却是一種被動的效果。我們自動地把各人底最強有力的動機和我們底「我」，聯合在一起，而且當這最強有力的動機，要驅使我們幹的時候，我們却說是「我們願幹」，似乎「我」是主使的領袖；但按其實際，所謂「我」者，不過卑微的奴隸和隨從而已。所以，在人中間的真的自由，不是他底「我」，却是在一剎那間高唱得勝歌的

最強有力的動機啊！

因此一個人以及一切的動作，無論是積極的或是消極的，都是「過去」底不可免的結果。如果他是一個罪犯，社會便要控制他，他底意志，便是不自由的，因為，倘然他意志是自由的，他底意志要做一誠實可靠的君子，也許是足夠的；然而事實却不是如此。事實告訴我們：一個人犯了罪，如沒有某種動機——如教育，勸誡，衛生及其他一切能拯救墮落者的方法——插進去，去改變他底脾氣和習性，這人底犯罪程度，會越弄越深的；所以，一個人犯了罪，爲了社會的緣故，他被監禁了，但同時，他爲了自己，却須忍受着這牢獄之苦；他也許會改過遷善，做個好人，不待嚴厲的刑罰施在他底身上。刑罰，不過是給犯人以肉體上更痛苦的方法，但是這終究是殘酷的；而且應用刑罰的時候，往往不視各人底體質而定輕重的，這更是一件不平的事情。死刑，是斬絕了各個人改良底可能的一種行爲，真是殘酷之中最殘酷的。而且，若然一個人是好人，爲什麼他該像小孩子一樣地得着報酬呢？一個人做了好人，在他自己底知足和安慰上，在他那因「善的行爲」而來的快樂和滿意上，便會

找得他底報酬的呀！

非本心制意論乃怨恨之父，而本心制意論乃寬容、饒赦和「偉大的愛」之母。壞人是常常不快樂的，因為他有痛苦的感覺，因為他良心上受了責備，因為他恨悔；壞人底人格，是和他周圍的道德的音調不諧和的，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許是極危險的；壞人底壞的程度越深，他不快樂的程度也越深，他爲了這不快樂而受着的苦痛也越深，而他應得人們底憐憫，却也越大。我們看見了一個瞎子，看見了一個病者，便可憐他們；我們看見了心靈上是盲目的是有病的人，也該加以幾分憐憫之心罷！他底環境和他底天性，使他犯了罪，他無力逃去這圈子呵！而且，沒有一個人是完全不好的：各人底心靈，是一種光明和黑暗接和的彩色體；犯了殺人罪的人，他做起父親來，做起兒子來，或做起丈夫來，也許比定他罪的審判官好得多呀！

如我們底意志是自由的，那末，我們可終日價拱手而坐，偷過優游的生活；但是「過去」驅使我們不能這樣做，那「本心制意論」者，他瞭解事之本因，他知道「無」只能產生「無」

，人要收獲，必需耕種。

本心制意識與宇宙間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和諧的；自由意志，却不是如此。只有「本心制意識」能告我們以「人生是有價值的」；激勵我們去創造可決定的將來，並捨棄那無可挽回的過去呵！

善與惡 (簡論之十二)

善與惡，正像美與醜一樣，不過是人們的評價罷了。從自然的觀察點看去，沒有東西是好的，也沒有東西是壞的；自然是一塊廣大的醜惡的戰場，在這戰場裏，所謂生命，永遠地戕賊並毀壞生命；而且在這戰場裏所產出來的，終於要在這戰場裏受難，終於要在這戰場裏死的。自然對於善與惡，是無差等的，它看善惡是一樣的。而且在宇宙間，彷彿當有這麼一種信仰：任何東西都是善的，便是人間的所謂惡，也是善的，因為任何東西都是存在的，倘不是善的，便該被淘汰了。可是人們對於善惡的見解，却不是如此。我們所謂善或惡，都是指在某一時問上，在地球的某點上，對於我們或對於社會的好或壞；或對於我們底「自己保存」或「自己發展」上的有利或有害罷了。我們說康健和德性是善的，惡行和病是惡的，因為康健與德性，於我們有好處的，而惡行與病，於我們有害處的；我們容納，自然因人而遭受災難；我們却不容納，人因自然而遭受災難；我們並不想問一問：『在我們看來

以爲是壞的，究竟是否在別人在人類全體乃至在無限的宇宙底眼光裏，也是不好的。」

善與惡是沒有絕對的價值的。在宇宙間，決沒有一種普遍的和永遠的道德的，有多少社會，也有多少種道德；或者，甚至於我們可以簡直地說，有多少個人，便有多少種道德，因爲，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兩個人對於好壞的意見是不同的，哪怕它不同的程度極微極細。

• 從前所稱爲善的，目下也許以爲不善了；一國一省區一縣屬，或一村落所稱爲善的，也許別的國，別的省區，別縣，或別村所視爲不善的了。我們不願令處女去操皮肉生涯，但在先前的世代裏，却已經有了這種事實；或者說，我們不願把我們底妻，獻給我們底朋友，但是有一類人却願意這樣做的。從前希臘人和羅馬人想着，以爲一個人獲得了食物住所和保護，還不若把這些去換一點自由來得快活，而且，與其做個快樂的奴隸，不若做個飢餓的自由民，但是，現在的我們，却不作如是想了。我們已經失去了那種爲宗教而殉難和拘泥於儀式的熱誠，我們已不再幹那殘傷異教徒或流不虔誠者底血的慘酷的動作。我們沒有像哥西幹人 Corsicans 一樣地愛我們底家族，並且稱許那種「替父母報仇」的舉動；或者說，我們

也沒有像普尼西安人 Polythians 一樣，殺了我們無用的父母，因為他們自己底緣故。但是在戰爭的時候，我們仍舊是於重刑加之於刺客的身上，我們仍舊以特殊榮寵加之以往敵人處去做刺客的朋友們底身上；這一個例，比任何例都要好，可以顯出現代和從前一樣，沒有別的東西只有我們自己個人的或社會的利益，是我們道德評價的確定的因子。在戰爭的時候，我們也見着，最高的仁愛，並不稱許爲善的；一個人，若然在戰爭時也愛他底仇敵，那該受罰了。換言之，如果我們和我們社會底利益之所在，便是許多惡行，也被視爲很可尊貴的動作呀。歷史告訴我們，過去有許多大政治家，他們要達到他們底目的，曾做過許多愚蠢不堪的事，有許多偉人，因爭奪國家底統治權，不曉得成功了多少血河；可是，因爲他們使我們國家有「光榮」，我們因而稱之曰「偉大」；正像我們私人間訴訟時，那替我們辯護的律師，無論他施行多少不人道的詭計，我們總竭力贊許他，這因爲我們想企圖勝訴之故。

因爲所謂善者，是對於我們自己底利益而言，所以我們十分望朋友們會施慈愛仁德到我們身上，而不十分願意我們自己去實施慈愛和仁德，而且我們不時地怨恨別人，在他們做任

何一切事的時候，忽略了我們底利益；正像人們對於別人欠我的一角小洋，嚴索不絕，而對於自己欠別人的一塊大洋却置諸腦後一樣。我們因此在社會上失却了「互信」，我們彼此都不十分相信，而且，普通有一個公例，在我們必須進入「互信」之途時，我們總先表白一句，「我底話是靠得住的，你可以相信我的。」以全人類論，我們對於「世界的道德」觀念極薄弱，我們對於真仁愛的人，往往以一種憐憫的態度，批評他說，「他是老好，」我們骨子裏的意思，便是說他是一個「笨伯」。

社會上這一類善惡的見解，使我們稱那「貪食」的壞習慣是惡行，而「不貪食」是一種德性。然而，老實說罷，我們底身體，是我們自己的，雖然吃得太多是件蠢事，節食是件聰明的事情，究竟於德性於惡行，兩無關係的。可是這不是社會的看法，社會上的漂亮人物，看那坐在同一桌上吃飯的人中之食逾其分者，以為可以受嚴厲的刑罰的呢！

要是我們不是像尼采 Nietzsche 一樣是個詩人和貴族，我們對於他那種「人們生出來或者是奴隸，或者是監視奴隸的，而那愛和憐憫的道德，對於柔弱的羊羣是有益的，但對於強

有力的領袖却不是有益的，因強有的領袖底使命，是依着他底情熱和最高的自我以獲取權力，土地，和美』的學說，該不會一致吧；因爲『人們不只分爲兩級，却分爲幾百級，從最高的整列起，直到最低級，那最低級的，不必是奴隸之流，而在那最高級的，却是確定的英雄和神人，這英雄和神人，人們嘗奉爲理想的超人』的學說，只有如尼采那樣貴族詩人，才倡得出呵。不過我們對於人們的待遇，究竟不是一樣的；而且我們承認了各樣的道德。我們承認天才底自由和自信力，比一般羣衆多而大；我們覺得男人與女人之間，道德上有一種差異；而且我們不但有一種國的道德，且也有一種階級的道德和一種職業的道德。在主人方面以爲是善的，在僕人方面，我們有時却稱之爲惡了；我們對律師所饒恕的事，對牧師却不饒恕了。臨了，我們還得提起官場的國的道德，這官場的國的道德，便是法律。

法律比道德的範圍小，有許多壞事，在法律上，却無爭論的；或者有許多好事，却也沒有獲得議會的允許的。但是無論如何，法律上稱爲善的或稱爲惡的，道德上未有不認爲善的或認爲惡的；一件好事，如果裁判官和律師底法的本心上認爲滿意，而一般人底道德的本

心上却認爲不滿意，這是稀有的事。如果一種舊法律，對一般人太好了，它也許會淪於無用的；如果太壞了，一般人會把它拿到他們自己手裏去的。倘然法律太背時了，它會阻止人民向前進的。倘然太進步了，它會逼人民跑快步的。製法律的人，是聰明的領袖，他關了給人們進步的路，也並給人民以法律，一似給人民以行路時的明燈。

大多數人，吸一樣的心靈的空氣，而且有綿羊一類的性癖，他們對於同一時代的及本國的法律，黏着得很密切，一點都不會感到困難；他們情情願願地跟着這規則走，這規則，有時是大多數人領導的，有時是社會之著名人物領導的。即使是良心和慟隱之心，也要沿着時與地的；而且，一個人因他自己做的事被裁判官判決，以爲是個罪犯，在他自己底眼睛看來，也未見得會覺得是天真爛漫的和善的。這大概是由於遺傳，教育和設想——就是由於社會，使我們適合於它底目的的社會；而且，那怕當這些原因失去的時候，全人類也會跟着社會律走的，而且會走得很好的。如果社會律不適宜於人們的時候，全人類行在它底上面，也許會感着崎嶇不平了。社會上有許多先知先覺的人，他們見到了這種崎嶇不平的狀態

，他們便會另樹起道德的標準，以成就他們改造者革新者的事業。世界上充滿了許多少小的改造者和革新者，他們各在各的路徑上，宣傳他們底主張，同時，也在遭受他們因離心而來的刑罰。但是，不時地有一種聲音在喊着，別的人也會聽得的：善與惡的新意見在產出了；而且如果這新產出的善與惡的新意見，是適合於人，時間和場所的，那麼，它們會存在於現社會的；而且，演進呢，永遠不會休止，永遠會向前進的。

善與惡是相對的意見。但在我們平常說到好人和壞人，有德性的人和有惡行的人，意思之間，似乎是絕對的，而我們却不見得會混合在一起，却不見得會有錯誤。我們覺得，在許多選民之中，有很豐富的很完全的利他心，向善的意志，愛，憐憫和犧牲；而在許多別的人們之中，却缺少了這些，而有過量的兇暴和利己心，這利己心是遠離了服從的，或者是對一時的和本土的道德律底不服從。這些人，天使或魔鬼，都屬於生命底異蹟的，對於這些人，我們只有低着頭羨慕或畏懼。而且，在人們底心裏，道德底意見和理想，正和美的意見和理想一樣，以為是絕對的和永遠的呀！

體面與責任 (簡論之十四)

拉丁民族大多數是爲體面所驅使的，日耳曼民族（包含盎格羅撒克遜民族在內）却是爲責任所驅使的：前者重視一切公共的稱許，後者重視法律底命令和他自己底良心。

依大體講，忽視了公意是一件愚蠢的事。我們生存在社會上，總不堪忍受那被人放逐的恥辱；一個聰明人，他如做起事來，不失却他底自尊心，他總會企圖不失却那種鄰居底敬仰的。體面畢竟是引人於平安之域的指南；而在大多數境況上，當一個人躊躇着不知走哪一條路好的時候，他便好好兒選那體面所指示給他的一條路走的。

但是，倘使公意是錯了，公意所認定的體面，也會錯了。譬如，任何愚人要毀壞聰明人底體面的時候，若然聰明人一聲不響，那末，人們便會給以笨伯的稱謂的。然而我們仔細一想，如果這聰明人引出了他底劍，把毀壞他體面的愚人殺了，他底體面，固然是可保無虞了，然而他却變了一個殺人犯，變成一個大笨伯了呵！倘然愚人竟因好勝心起，把這聰

明人殺了，那末，這聰明人生命是失却了，然而他底體面，却是增加而不減少的。又譬如，討了一個有外遇的妻子，如男子畏她如虎，任她作爲，那末，他雖得苟安於內室，却失去了體面在外面了；不然，糾正她底行動，那末，任憑她如何不忠實，任憑他底體面如何喪失，然而他底內心，究竟是對得住的。

在西班牙，門第高的人，該駕御他自己底馬車，這樣算是體面的。倘然他是窮的，他也許會把自己餓將起來；而在他底家裏，却積些金錢，以誇示於衆，博得一般的虛榮。如果他太窮了，或者做得太聰明了，他便失却體面了。有許多地方，一個人犯了罪，全家的入都以爲失却體面了。我們中國，甚至於有兒子做剃頭司務做剔腳的，便以爲失却體面的呢。

還有許多愚笨的體面的見解。我們說，如果一個姑娘私姘了一個男子，生了私生子，他便失却了體面了。我們並且也說，一個男人，引誘一個姑娘成奸，也許是失却了體面了。而且那私生的兒，因爲他父母的關係，便永淪於不道德之域且無出頭的日子了。然而

我們明白，這私姘男子的姑娘，他究竟是否是有意作惡，這男子是否是有意做壞事，都是成爲問題的。而那天真爛漫的私生子底無罪，却是有目共彰的。但是社會上却以爲這是失却體面的事呵！

體面，常常忽視了法律或洩沒一個人底良心。平常人常常有這麼一種見解：認爲體面的事，一切都是好的；不然，一切都是不好的。體面，好像是一個強有力的主人，凡當它奴隸的人們，都在聽它底號令。在另一面，所謂責任者，却不易離了正路的。在普通境况之下，服從法律，似乎總對的；服從自己底良心，似乎對自己是沒有差處的。如果一個貴族，娶了一個業已爲他生了孩子的窮婦人爲妻，在他朋友底眼裏看來，他底體面是剝削盡了，但是他底內心裏，却是很安愜的呵！

在某種境况之下，情勢是非常複雜的，既沒有書本告訴我們，又沒有人告訴我們，更沒有我們自己底過去經驗告訴我們，我們便如何辦；因爲昨天之我，未必是明日之我；昨天做善人，明天也許要做惡人的呀。書本呢，不必疑惑，是在我們根本的心證上，會給我們以

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樣式的；一個非本心制意論者，看見一個人，因娶了一個有錢的惡婦，他們以爲這是男的有所爲而如此的，他便毫不客氣地要處以罪的；一個本心制意論者，却不然，他却要可憐這個男的，因爲這男的是在懷喪，而且他是並不追究過去的事的；書本呢，也許可以把它一個非本心制意論者，變做本心制意論者。但是，當本心制意論者在冷寂的路上，遇着一位戴着不合作面孔的流氓，那也許會和非本心制意論者一樣地看不慣他，不過這仍是另一問題；他也許會看出靈太弱而肉太強了。再者，如果我們熟習了明白了我們底地位越高，我們底責任當担負得越重，我們最初担負對家庭的責任，後來由家庭的責任進而爲担負國家底責任，由國家底責任進而爲担負亞洲的責任，或者乃至於由担負亞洲的責任，進而爲担負全世界的責任，我們一點沒有疑慮，對於這種觀念，一點沒有懷疑之處，而且我們會安安穩穩地坐在靠背椅上，信口開河地和一班朋友們解釋這類哲學；但是，當我們把我們和我們底原理供諸實驗的時候，當我們底房子着了火和我國和別國宣了戰的時候，我們便覺得自身有一大堆的感覺和感情勝過了我們底哲學，而且很悲哀地失敗了，覺得我們心裏要我

們做的，却沒法去做了！

照大體講，我們底脾氣、性格、和感情，對於我們底理解，增益了不少。有許多人，在他堅決地主張不應激勵乞丐，不應佈施乞兒之後數分鐘，看見一隻細弱的手伸了出來或一個死白色的小面孔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便忘記了他底主張，他便做佈施的事了。有許多兇狠的共和黨員，如果他碰到一位所謂皇帝者經過在路上的時候，他也許會歡欣鼓舞地迎着他歌頌他的。我們大家都是從那熟籌了好久的已經去走過的路徑上蜿蜒而進，這路徑，有時是對的，有時却是錯的。

因此，與其說我們底頭腦決定我們担負那對良心應做的事的責任，不若說我們底心決定我們担負那對良心應做的事的責任。如果有二個人看了一個小孩子落在水裏，一個想着，以為即使危險，也當隨着小孩子之後去救他；別一個——譬如拿破崙之流——以為他自己底生命，更加寶貴，這樣一個小孩子溺在水裏的事，不值得拿自己底生命去拚。由此知，我們底頭腦，對於我們想得很明白以為應當負的責任，到了危急的時候，却不許我們很大意地

去担負了。我們底頭腦，實在對於我們底責任，不十分有幫助的。倘使我們是個壞人，是個軟弱者，我們畢竟須拿明燈來尋照我們底責任；倘使我們是個好人，是個強有力的人，我們便能對任何事都負起責任，並且能克服許多困難了。

然而我們却不能小覷了心對於行動的影響之價值。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好比那些沒有一定方針的雜亂無章的旅行者，他們只要碰機會，只要與會所至，便會漫無目的的去逛的。有些旅行者呢，走是走在一定的路程上的，惟沒有預備好哪一條路，却希望能找到一條他們可以沿着走的路。但是一個人，經過了許多挫折以後，如決定要做某一件事了，他好比一個有經驗的旅行者一樣，在未出發之先，他總先很仔細地考查那地圖和火車輪船底時間表，他並且先決定了他底路程；他獨自一個人知道橫在他面前的是什麼；而且，就使他迷了他底路，一時不能達到他底目的地，但是他也許總會走到的。倘使一個人慢慢地從他底脾氣性情上，引導出來，使他能見義勇為，使他盡量負起他應負的責任，他便不得不歸功於他底思想，使他脾氣和性情最好的一部使用出來的思想。因為脾氣和性情，是我們有生以

來便跟着我們的，它們是一種過去遺留下來的遺產，而且到了程度很高，也不會改變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藉我們所得的教育範形它們，我們也可以藉我們給我們自己的教育範形它們的。譬如，一個人在他年輕的時候，學了外國文，當他年紀慢慢大起來的時候，他底事業，便要根據於此了，所以我們完全的過去，總有一天，會告訴我們責任之所在。終身的思想，也許就是這樣地在一件高尚的行動上得了結果；我們今日所想的，在許多年之後會有它底報酬的，——或者會有它底刑罰的——，在有報酬或有刑罰的時候，思想底本身，早已被人忘却了。而且，我們應當知道，只有清潔和強健的思想所寄的生命，會使我們做清潔而強健的人，會使我們當那戰爭期降臨的時候，有備而無患。

自己犧牲與自己發展

(簡論之十五)

自己犧牲與自己發展，是我們生命的羅盤針底兩極，它們是互相指示我們做人的方向的；而且它倆須聯合成一適當的成分，以應付我們日常的工作。尼采這一流人物，主張人只有爲利己心所約束的，而且他們主張人底最好的行爲和工作，不過是空虛之果，或者不過是爲達自贊自誇自寬自慰的目的的利己底願望。但是利己底聲音時常接近我們底耳，果然不錯，而利他這一個名詞，可也常常在我們大多數人底耳旁私語着呢；而且，若然我們把我們利他的行爲和工作和利己的感覺攙和起來，那麼，它們所剩留下來的，實質上只有利他和贊頌別人的氣息。照大體講來，我們可以說，我們自身當有利己心，這利己心底康健的狀態，便是傾向於自己發展之一途，而所謂利他心者，乃可以引到美德和自己犧牲的路上去的；前者，差不多是生存和生長的意志之別名，也可以說是獲取和維持生命的意志之別名，乃是人類本性底原質和基礎；後者乃是人在社會的生活中所獲得的道德的品性。這兩者都可在

我們自然的衝動及行動的動機上，發展到某程度，但是，太放縱了，利己心便變了惡劣的根原，而利他心便成爲對自己太形忽略的弊病了，而且這兩者之間，如彼此要排斥，只除非那依着神之恩惠的和「覺得最高的自己犧牲便是最高的自己發展」的聖人，才能做得。一般平常人，總是要求自己底獨立的權利的。

我們第一件要的，便是康健和美；康健，它是人身組織的根基；而美呢，它是人身最自然和最有趣味的裝飾。我們盡我們的力量，求得我們身體，至於可能達到的極度的康健和極度的美，是我們對自己的第一件責任。我們身體的康健和美，求得了之後，我們便想發展我們底心；盡量地拿出我們底智慧和才能去獲得知識；去觀察世界，歷史底各種紀念物和藝術底各種工程；去讀過去的大思想家和大詩人底著作；去傾聽偉大的音樂。我們覺得除了我們底心，我們可與在我們之中的繞在我們四周的神的事事物物接近；我們覺得發展了我們底心，我們方真真地「在上帝底葡萄園裏工作。」臨了，我們也相信，有了一個好身體和壯健而飽滿的心做基礎，我們要做到那樣好，便可做得那樣好。我們要知道自己；

要改良我們底脾氣和性情；要每日得到一點自制力，智慧和德性，要一天一天地向着真的天國，把我們自己提高起來，向着那「在那里悔改者底淚比金子還要重的」天國，把我們自己提高起來。

然而，要達到這些目的，我們不能純然做個利己者，——我們也得幫助和發展別人。如果我們是康健了美了，我們一定會高興看看這康健的和美的體貌，我們會傳布快樂，康健和美給那在我們周圍的人。我們底內心富足了，充滿了珍寶了，我們會使別人富足罷；我們善了，我們會使別人善的罷。我們越升得高，世界也會越升得高的，正像我們越墮落，世界也會越墮落的呵。

自己發展當於他全身全心都有利，滋養他底自然的情勢——身的，心的，和道德的——，而且真真實實地努力實現那古代的理想：「身健則心明 *Mens Sana in Corpora Sano*。」一邊的或局部的自己發展，與其得着，毋寧失却。運動家和技擊家，有什麼長處呀，只不過像憔悴的僧道一流人物罷了；但是那位置較高的學者，他底心的水平線，和那古埃及人，

或隱花植物的研究者，蝶類的研究者，或犧牲了全副精神去研究美、去賞鑑人和物底美的價值的美學家比較起來，也不見得會高出多少呀。

真的自己發展之可貴的動作，照這樣看起來，乃是愛，愛那生存在宇宙間和熬受着一切苦難的全生命。我們當愛植物和動物；我們也當有對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的自然的爱；我們更當有從選擇而發生的對妻、對夫、對朋友的愛；我們尤其當愛那卑微的、窮苦的、無告的、做苦工的和那負擔過重的，因為他們和我們是同類呵。固然，我們愛一般人，不能和愛我們自己朋友那樣親密，（因為如果我們愛一般人如朋友們那樣親密，那末，我們真正的友誼，便該怎樣？）但我們至少可以像那樂善施與者一樣，把受難的人帶到自己家裏，並且好好地待他呵。愛人類、愛萬物，有時或許不容易做到的，但，我們該明白，真的愛，是自己犧牲呵。我們大家畢竟都相信着：真的快樂，怕再沒有比使別人感受着快樂那樣大的了！

養生論

(簡論之十六)

如果你願延長生命底快樂，

那末，對於過去的一切，不要悲哀罷；

每晨常問：

今天我該做什麼工作呢？——

無論做什麼事都當快樂；

也當爲別人底工作讚美；

常常愛人，不要憎惡人；

把你未來的命運，交給了上帝罷。

(仿哥德底生命律 Goethe's Rule of Life)

快樂底奧秘就是：當有愛命運的心，當把全生命和自己個體底生命，視若一體；而且當

愛生命，當它存在的時候。大多數的人並沒有這樣做。他們所希望的，是他們所不能獲取的；他們所已經獲取的，他們却不愛了。這便是「在許多人看，以為生命是一種失敗」的主要理由，是一點沒有疑惑的了；在他們看以為生命是變慮的，這是爲了他們一點不快活地應用生命之故呵。他們缺乏了智慧和樂觀。悲觀與樂觀，在日常生活與在健康的個體中，是大有影響於脾氣和性情的，自然的趨勢，只有在聰明人當中，得到平衡的；悲觀者大都是看了生命底壞的一方面，而樂觀者看了生命底好的一方面；而且，倘然他倆都生活着，一個會對一切事都不滿足，而一個會對一切事都滿足的。「生命本身是好或是壞」的問題，誠然是一個懸空無用的問題，因爲生命是好和壞的混合品；但「人是快樂或不快樂」的問題，畢竟不是懸空無用的問題了。而且，如果我們不僅研究我們自己底生命，（我們自己底生命，純然是一種情景而且也許是一種例外，）且研究歷史和觀察我們周圍的東西，我們便可知道，在大多數人看來，生命是一條陰沉的旅途呵。所以，沒有事再比「常示人以他所看不厭的紀功碑底美的一面，常抬起他垂下的頭而且常使他觀賞蔚藍的天，融融的

日，和黑暗中的閃爍的星」這件工作更爲需要了；而且做這件工作，宣傳人類應當快樂的道理給一般在憂慮當中的人聽，真是樂觀者神聖的事業和眞道德家底責任呵。

生命是充滿着快樂的，只要我們知道如何重視那些快樂。我們醒過來的時候的熹微的晨光，窗外鳥類的吱吱喳喳的鳴聲，天天給我們的飲食、讀書、音樂、花草底些微的愉快，我們做的工作，我們遇見的朋友——這些，都能當做我們無盡藏的快樂，卑微的和窮困的，有錢的和有勢的，都可以獲取它們，只要我們和聰明人一樣能享受它。查理蘭 (Charles Land) 一生愛看店舖底窗戶，以爲在那里有一種樂趣，雖在我們看來，以爲毫無價值，但他却從無厭倦之時。有許多快樂，業已到了我們手頭了，我們却讓它逃走了。我們羨慕我們自己所有的一張美好的舊桌子，這是不錯的；但是在美術博物院裏有許多更美好的舊桌子可以看見，我們却不去。我們到了冬天，便憎厭太冷，到了夏天，便憎厭太熱。我們都是守舊者，而且我們看不見現時代的好處，但這種現時代的好處，我們底子子孫孫，却是要妒忌我們的呢。當我們生長在熱帶裏，我們便忘却了研究那土人底生活和技術，而且我

們住在倫敦，却會不去顧盼倫敦的塔堡 The tower（按：這塔堡是倫敦城最古的建築物，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建築物之一，）和西明斯脫寺院 Westminster Abbey（按這寺院，是歷來英皇及英皇后加冕之所，且不列顛歷史上著名人物的遺骸，也都葬在這里，）的。雖然我們愛那些東西，但它們如變了過去的東西，我們該更加愛了；而且我們常常會毀棄了我們對於生存者的愛，我們看它們底壞處，比看它們底好處更清爽。

做生意的時候，我們總要仔仔細細地把我們所有的貨物估估價稱分量，但在我們私人生活中，却少有如此幹的。我們常常冒着險去幹一夜賭，或一夜嫖，把我們自身底健康的和錢財的獨立（這兩樣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都消失了；我們有時不願犧牲我們那健康身子之一小部分，有時却索性把全生命都沒收了；而且，我們常常忽略了我們最好的衣飾或寶貝：我們底心和我們底性情。而且最不值錢的，我們常常以為是最值錢的；我們常常在煩惱和憂慮，怕別人想到我們或說到我們，雖則他們所想的是沒人知道的，而他們所說的，我們僅隱約地聽到了一些模糊影響之詞；如果我們是一個在戲園子裏的少婦，倘衣服不穿得勤

人，我們便不能享受那好的戲曲；我們往往爲了要捧一個愚人，甚至於把我們最真的快樂犧牲了，把我們底生命犧牲了；我們要名譽要體面，實則所謂名譽和體面，不過是少數人心裏存着的牽強附會的影像而已。

在另一方面看，在我們接受生命所顯給我們的快樂之前，我們倒極望看重這些快樂的，只要它們臨到我們身上；無論大的，無論小的，都看得很重的；而且我們似乎有一種惡習慣，就是繼續不斷地比較好壞，繼續不斷地珍重那最好的。我們從沒有去訪問我們常走過的在省會中的美的小博物院，因爲我們覺得在倫敦的和在巴黎的博物院，一定要好得多了；——這真是一件忒嫌聰明了的舉動，好比我們昨天的大餐吃得非常好，今朝便可不吃飯了那樣愚蠢；很有趣的年輕的音樂家拉起梵和鈴來，我們總不十分注意地去聽它的，因爲他不是有名的偉大的人物，實際上我們所視以爲有名的偉大的人物，也不見得是特異的藝術家，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音樂家呵；而且，有時候，我們看見了一位不出名的然而色藝却如梅蘭芳一流的人物，我們心裏最大的疑問，就是他是否真有梅蘭芳的藝術和相貌，而且我們不久便會置

若罔聞的了；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碰見了一位我們神經裏會有那麼一個印象的名伶，我們便會不期而然地把他捧起來了。

我們所有的，我們不見得會完全享受的；而我們所沒有的，我們總在千思萬想地要想享受它。我們差不多都有點像小孩子，他分明自己手裏有個餅，却要奪他哥哥嘴裏比較要多得多的那個餅；或者，我們差不多都有點像野蠻人，他分明心裏要一件短衫，但是馬上，却要他自己底照片了。面孔光潔的婦人要想做面孔上有雀斑的婦人，面孔有雀斑的呢，却要想她底面孔變做光潔的了；單身漢巴望結婚，結了婚的，却很妒忌單身漢底乾淨；上海人希望做鄉下人，鄉下人却希望做上海人底兒子；但是，有一天，如果真的把我們底地位掉將過來，我們便要怨聲嘆氣，便十分想回復我們原有的狀態了。

生命存在的時候，好好地過活，快樂讚美來的時候，好好地享受，這真是一件大事；忍受着不可免的幸福是之打擊，那又另一件大事。有許多人，甚至把「幸福之打擊」轉變為快樂，而且當他們失去了一部分幸運的時候，覺得生活之簡約，比從前那種闊綽奢華的狀態，

要快樂得多。加之，快樂與不快樂是相對的，報酬律是常在做工夫的：一個叫化子得到了一個銅元和幾件破碎的衣服，比那皇帝擁有金銀和錦衣繡被要快活得多呀。

再者苦痛之中，未見得不含有快樂，而快樂之中，也未見得沒有苦痛；而聰明人在這兩種場合之下，便會造成一種快樂多而苦痛少的局面。一個做苦工的人，他底身體却是強健的，他便享受他身體粗暴壯健的樂趣；他若病了，舉凡一切「朋友底訪問，醫生底慈愛，康健時所不能遇見的事情」所給與的種種樂趣，他在享受了。

一個人過量地受憂慮和快樂的壓抑，是缺乏反射性所致。人類底天性，是逐漸地把各式各樣的事物經歷過來；而緩緩地忍受那憂慮或快樂；苦痛或快樂，是沒有經久不變其緊張的程度的，它馬上會達到快樂的常態的。而且，幸福之輪，是在不絕地旋轉的呀。一個三十歲的青年自殺了，他把未來的五十年的幸福都丟開一邊了，他只願逃避那一時的外來的壓迫；他底行為，好比一個患熱病的人，以為他底病，是不可救藥了；實則他只要忍耐一息，便會好一點的。醫治我們心病最好的藥，是「深籌熟思」，不是說思量我們自己，也不是

說思量我們自己底困難，却是想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在任何東西之上的而且我們可以在那里得到快樂的世界。所謂自殺，真是自私自利，又是愚養的一件事；因為我們當盡我們之力以爲善，我們也當盡我們之力以求生。而且，倘若在我們四周的人生，有變的成分，也有樂的成分，那末，真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因為我們可免於怪物之列呵！一個人不能與大眾同受苦難同享快樂，真是他底不幸呀。孔子是一個憂時傷世的人，但是，正因為他底憂時傷世，一般人，甚至於粗暴得像子路一樣的人，也會慢慢地受了他底影響而成就其高尚與偉大。臨了，我們應當容納我們自己，當我們存在的時候，我們也當容納那些我們遇見的人們，當他們存在的時候。如果我們能用各種方法把我們自己和他們改良，那末，我們盡力地改良罷；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夠改良呢，讓我們不要憎厭那個醜相罷，或者讓我們不要憎厭那嘆舌罷。我們也許要比他多嘴；而且，如果我們高談那使他快慰的話而未及使我們快活的話，他或者也會十分歡迎的呵。

儀容與時髦

(簡論之十七)

儀容是一般瞧不見自己的人們底指南；它是一具不離左右的隨身的法寶；過去的固然包容在裏面，而且無論在何世紀，它總是時新得很的。

儀容猶如現成的衣服一樣，是爲全民衆所享有的；普通一般的標準，其價值總不至於過高；而野蠻人却往往在這標準之下；而所謂天才者，即超出乎這標準之上；野蠻人底儀容，可以喻之曰繁重的結；而天才底儀容呢，可喻之曰可貴的妝飾。我們應該注意於儀容，但不該過度地注意它。爲什麼一個大詩人可以落拓不羈，這是沒有理由可以解釋的問題，但是我們明白，一個粗蠻的天才，總比一個斯文的蠢才好得多呀。

我們只好在心裏打算學怎樣的儀容，然而我們對於面上的表現，有時却遭失敗了。滑稽的面孔，如何能變莊重？凶悍的形態，如何能變溫和？我們知道我們並不是命婦或紳士，這是因爲我們並沒有命婦或紳士底儀容，這是因爲命婦或紳士，自有他們特殊的儀容，

爲我們所不能摹仿得貼式無二的；而且，我們知道，一顆雕琢過的金鋼鑽，總比一顆未曾雕琢過的好；而一顆未曾雕琢過的呢，却又勝於磨光的假金鋼鑽了。可是，同時，仔細想一想，我們不該藐視那儀容，因爲它是社會底水門汀呵，它是膠黏社會的原動力呵。

如果一個守財奴，故意擺起闊架子來，一個窮兒，故意裝起有錢有勢的樣子來，這都免不了不倫不類之譏。愚者強不知以爲知，蠢者強不能以爲能，浮滑的，在人羣之中，故意做出穩健斯文的態度，刁鑽的，在公共的場所，故意擺出坦白無私的樣子，這猶如一塊純然的未經磨光的假金鋼石，其價值不過等於一塊玻璃罷了。

儀容是一個放鬆的結，然而它常能把民衆很堅固的約束起來，而且它約束民衆的本領，要比什麼道德什麼法律來得好。有許多人服從法律，不作壞事，主要的原因，還是在顧到自己底身分——儀容。有許多居無完處的人，他們底愛國心，也完全是爲愛好儀容而生的。許多鄉村裏的窮婦人，到年到節，要買點魚肉，請請隣居吃飯，也無非爲了顧到好儀容的緣故。

總之，儀容，是世代代底智慧底殘餘，它本身是聰明的而且有益處的，尤其在兒童或頭腦簡單的人們底身上，是有益處的，不見得他們穿上了一套綵衣，便嬉笑個不休嗎？不見得他們穿上了一套軍衣，便勇往直前去上前線殺敵了嗎？照通例講，儀容與人民生活總相適應的，而且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因氣候之不同而儀容不同，因國之異而儀容亦異，所以，訕笑奇怪的儀容，不僅是態度不好，而且，依理講是無知底一種證據呀。

有時儀容會變做陳腐的了，愚癡的了，或太壞了，它也會做「到新的好的路上去」的障壁了。我們知道，有時候，這種儀容的時效已經過去了，但是它仍然會站在世界舞台上，一若做傀儡戲的已經休息去了，而傀儡仍會站在劇場上的一樣；有時候，儀容也會做進步之梗的，一若衰頹的老祖宗，不許他子孫另闢人生的新路徑一樣。

當我們能夠改良儀容的時候，我們毅然決然把它改變了，這是聰明的而且是好的；但是，如果那一類儀容還算時髦的時候，它便壞得不堪，你如要改變它，似乎是背時到極頂的。時髦是一個暴君，任何人都不敢反叛它的。我們穿衣服，我們走路，我們羨慕人，我

們很滿意自己，都是依着時髦而定的，我們總無須問這其中有什麼意義。我們只要趨時髦，便會一刻不躊躇地把最華美的長衫脫掉，去換一件最難看的，而且我們幾乎會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滿意了。不獨此也，在有許多人看，以為時髦是人生底目的呢；時髦的樣子，是醜是壞，在他們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他們所採取的樣式是時髦的，只要這時髦的樣式存在一天，他們便會滿意一天，他們底快樂，便會完足一天。

如果我們爲了經濟和別種有意識的理由而不依着簇新的時髦的樣子做，（實際上講，我們是再也不會如此的）那麼，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呢？怕只有天曉得吧！社會上一般人只當你是不合時宜的，只當你是蠢如鹿豕的人啊！

然而，我們却記起曹里河（Thorpe）（十九世紀的美國著作家）一句有名的話來了：「在巴黎的那隻猴子首領，戴上一頂旅行人底小帽，那末，在亞美利加的那一羣猴子，便都會模做着，戴起旅行人底小帽來了。」無論什麼地方的衣服，我從來沒有穿過的，或者，很討人歡喜的，那末，我們也許會說，我們得到了，我們一定要穿它。可是，爲什麼我們祖

父穿的是馬蹄袖長袍子而我們穿的不是呢？爲什麼有一時穿元寶領的外襖算是時髦而有一時却要穿大圓角的衫子才算時髦呢？

這一種疑問，只有那麼一個解釋，就是：「我們底世界，是一個滑稽的面發鬆的世界。」而且，還有許多儀容和時髦樣式，沒有碰到我們底眼睛來呢。儀容和時髦，都是時代底反光鏡呵！而且，各時代的儀容和時髦，不是驟然會變到如此，却是由逐漸變化而來的呵！

學問與聰明（簡論之十八）

沒有學問的，也許是很聰明的；而學問很好的，未必一定是聰明的。一個很著名的工程師和一個很出風頭的律師，同時是個蠢才，那是極可能的事；一個很聰明的人，對於代數學底原理，一點也不知道，那也是極可能的事。許多東方人雖一無所知，却有很聰明的心；許多歐羅巴人，雖然教養得很好，却也不見得比那東方人聰明些呵。

聰明人因為他底聰明，自己以為並不聰明而且自己很謙遜，所謂大智若愚也；不聰明的有學問的朋友，他自己想起來，以為是個驚奇的人物呢。亞里士多德和康德，是很有學問的，也是很聰明的；但是一個能做很有學問的哲學教授，但不能算最好的哲學家，正如一個能夠利用他底學問，著了一本值得一讀的倫理學，但却未見得有德性。（注一）聰明人底才具Capacity很高，能把思想轉變為感覺，把感覺轉變為思想，可以讓他底行為動作，受他聰明的議論底影響，也可以從他底行為動作演繹到他底聰明的議論上去。可是，我們對於

一個言不顧行的人所發出的好議論和好意見，一點都不容納，一點都不入耳，那正如「不許做賊的有指摘別人不忠實的權利」一樣愚蠢；因為一種意見和一種判斷底本質，大部分是根據了由事實而來的知識和學問而來的；而一個有學問的賊，他雖不能把他底話顧到他底行，然而他談起忠實誠懇與不忠實不誠懇來，比較那蠢笨人，也許要好得多呵。我們在這里才覺着那示教和行爲底根本不同點，也才明白那「批評力與創造力」底根本差異之處。（我們知道大多數人對於這種差異點，往往是混雜在一起而分不清的。）一個人能夠做一個很好的唱歌教師，然而他底歌喉，未見得一定是好的；一個能夠撰食譜的人，也許連煮一個雞蛋也不十分內行；而一個辭鋒犀利的評劇家，他底演劇的本領，也許比不過那戲院子裏的三等角兒呀。

世界上所有的學問和思想，縱然能給那純然是個學問者以許多學問，却不能稍微改變他底心靈；而且，他會畢生緊鎖在他底學問底圈子裏，如松鼠緊鎖在轉籠裏一樣。但是聰明人，從一本小孩子讀的童話上，便可以學到一些事情，便可以增益他底智慧，他在寓言上，

便能看透世界，他在他周圍的微末的事物上，便能推演出很大的真理。學問是廣闊而結晶的清明 *Clearness*；聰明是深邃而熱灼的烈度。學問是一張燈，是一張僅能發光的燈，聰明是一把火，既發光而又發熱的一把火，智識是飼育這二者的物質，但是智識缺乏了這二者之一，智識便歸無用。

學問和聰明，都是自然底賞賜物；但當一個有學問的人建樹起一類智識而且造成一種新知識的時候，如在學問上沒有更大的努力，那麼，這智識底本質，會始終如此，一點兒都不改變的，而聰明呢，當聰明人年紀長大的時候，會分布得更深奧的。這就是爲什麼一個聖人看起來像個老年人的理由：聖人當年輕的時候，是聰明的，但當年紀長大的時候，他底聰明，是無窮盡地增加的。

世界上一般人都相信，聰明必不可缺少所謂常識及實用的知識。蘭姆 *Lamb* 及麥高萊 *Macaulay* 是很勤力而有價值的仕途的工作者，施高德 *Scott* 是做了許多年的 *Court of Session* 底漂亮錄事；然而這三人都是一時代底最聰明者。有許多聰明人把他底生活和他

們生存的日期平均地分做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由自己意思的世界，一個世界是據以謀生的幹事的世界。——就是一個是實現個人理想的世界，一個是為謀個人生活起見而服務的世界；正如「拿破崙時代，有一個兵，他在年輕的時候，在拿破崙手下當兵，後來却反叛拿破崙了；他等到不當兵時，在他房子裏闢了一間供奉拿破崙的房間，又闢了一間供奉惠靈吞的房間，他輪流地在這兩間室裏敬事拿破崙和征伐拿破崙的人」一樣。聰明是心底清爽，在各種事情上找不到一點快樂的人，這是他還沒有找到哲學家之石 *Philosopher's Stone* (註11) 啊。

以上論的，是學問和聰明底關鍵。其實，這里所謂學問是指死板板的從書本上或實驗室裏得來的學問，而所謂聰明，亦非指取巧的小聰明。我們該明白：死板的學問者，決不是成大器的人；而賣弄小聰明的，也不會成材的啊。世界所寶貴的，是在大智而有學問的人呀。

註一：亞里士多德是希臘底大哲學家，其倫理學說，蔚為希臘哲學家之冠；但他底妻（國王海繆爾斯 *Hermias* 底妹佩秀絲 *Pythias*）死了之後，他遂以侍女為妻；且亞氏

爲馬其頓王腓力 Philip 之子亞歷山大 Alexander 底師傅，出入權門，其流品亦非清白
儒者所崇奉。康德是德國籍的最好的哲學教授，但其哲學，批訴他的人正多着呢。

註二：是一塊想像石頭。點金術者以爲利用了此石，可以把劣等金類變做金和銀的

天才與靈感

(簡論之十九)

天才者，非聰明之謂。在鄉間裏，儘有許多聰明的農人，在沙漠上，儘有許多聰明亞拉伯人，可是我們却不會說那些人是天才的；在另一方，照歷史顯示給我們看的，天才和放僻邪侈，天才和蠢笨無知，是緊相跟着的，是常在一塊兒走的。

天才不必一定是學問。戰國時候的孟子，西漢時候的司馬遷，他們果然天才很高，同時學問也很好了；可是一個有數理天才的人，他除了數理之外，什麼東西都不十分明白，一個有藝術天才的人，他除了藝術之外，則茫無所知，這也並不是一件希罕的事呀。

還有，天才也不必一定是知識。有許多有天才的人，果然知識很豐富了；但是像古希臘著名的雕刻家菲地亞 Pheidias，他所曉得的關於雕刻的理論，和現代那些做雕刻師的所曉得的關於雕刻的理論比較起來，那末這著名的希臘雕刻師一定要相形見絀了；然而他究竟是一個很出名的菲地亞呀。

所謂天才者，靈感而已。我們相信差不多有這麼一個普遍的公理：在人的天性裏，甚至於在人的胚胎的天性裏，什麼東西都可以找到，雖則所找到的度量極微；而且因此，個人的和人類的進步才有可能的希望，而創造者，才會用他們的接受的心，去享受他們的創造。無論在什麼時候：一個人如果有一種深刻的思想，如果想出了一句聰明的話，如果寫成了一首很可諷頌的詩，如果譜成了一闕很和諧的曲子，這時候，靈感在無形當中，已經給了他一種小小的恩賜了。不過多數人心內的靈感是很微細的。靈感落在我們大多數人心裏，好像很微細的水滴，它底降落，是一點一滴的；靈感落在小有才具的人底心裏，好像小溪之水，涓滴不盡；靈感落在有天才的人底心裏，好像江漢之朝宗，有時候風平浪靜地流着，有時候竟似和瀑布地傾瀉了。

我們對於我們底奇異的內心的生活之奧祕的過程，知道得很微，這是大家曉得的；但是靈感和天才的工程，我們知道得也很微細的呀。有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和著作家，他們曾經把宇宙間微妙的現象描寫在他們美妙的藝術上；可是這些描寫，能了解的人們，怕不見得多

吧！就是他們自己，除了那描寫的一剎那間之外，也不見得會把那微妙的印象，深深地印入他們底心裏去吧。靈感之來，是無所用其勉強的，我們從未想到的覺察的或者看見的事物物，忽然間會浮露在有靈感的人底心絃上了，而且他如有能力，便會把他底靈感結晶爲語言、詩歌、藝術、音樂、和行爲的，可以博得全世界人的稱許，說這是真實的偉大的美妙的。然而總括講起來，這完全是一種神祕的事情呵。

天才底偉大和精深，爲人所莫測，真如宇宙之大，爲人所莫測一樣。自然界的發現，是年年增多的，然而在我們想來，在這世界上，怕沒有一天能夠達到我們理想的最高境界。

天才的偉大，要比它自知道的廣闊的多。我們依舊在寫關於拿破倫的著作，我們依舊在解釋莎士比亞的哈姆萊忒 (Hamlet)，我們依舊在研究哥德底浮士得 (Faust)，但是這些偉大的著作，那些創造者自己，也許意想不到有這樣偉大的呀。因爲靈感是企圖完整的，在它的最深的淵源上看來，它幾乎不知不覺的。著作家寫字的一雙手，藝術家繪圖的一雙手，雕刻家雕琢的一雙手，以及指揮這三雙手的心，都不過是那看不見的不爲人知道的力底。

工具吧了。創造力要得到它的最成熟的果子，必須要成熟的訓練和有意識的統制。許多天才跑到歧途上去了，就是爲了缺少這一類訓練和統制的緣故。我們當知道勤懇和用功，不會造就天才的，可是天才爲了勤懇和用功的緣故，畢竟能夠在它底的冠冕上，加上一層光彩。

天才才是人類的酵母。我們果然不像從前的歷史家一樣，相信那歷史和進步，是僅靠那些大人物造成的；可是當這些大人物爲他們時代的真的動力的時候，依理講，他們也是爲天才所趨勢的。雅典、羅馬、佛羅稜薩、威尼薩，當它們最出風頭的時候，是爲一般專制的領袖所呀；可是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能夠造成偉大的局面，真是因爲民衆有更專擅的權力，能允許這般少數的領袖去管理他們呵。天才沒有民衆，是生不出來的，是造就不出來的；但是沒有天才，便不能看見民衆了。大人物好比是軍隊的先鋒，民衆好比是比軍隊的主體；而罪犯和落伍者，便做殿軍了。向前進的，站在時代的前面的，給了我們一種未來的閃光；站在後面的落伍的，正像年紀很老的人一樣，他們不過是過去底回聲吧了。

俊傑與常人

(簡論之二十)

俊傑是什麼？就是品級才能或識見超過一般人的人。常人是什麼？就是一般普通的人。倘然我們問我們自己：實質上慣例上，俊傑與常人有什麼分別？我們可以用下面的話回答：

一、俊傑的生活，偏於心的方面，常人的生活，却偏於身的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的生活完全是屬於心的，或者完全是屬於身的；一個俊傑，如果他底生活有幾方面不像極普通的人一樣，他便不能存在了；換一方面看，常人的生活，如果沒有帶着幾分俊傑的生活的性質，他也不會存在的。沒有一個人在他底侍從看來，算他是一個英雄的；而他在侍從面前，正也不必算是一個英雄以爲貴；可是他底侍從，有時候，做出很爽直的樣子來，倒活像是個英雄了呀。表面雖似一樣，而實質方面，俊傑究竟比常人多含幾分尊貴的氣質。要把俊傑和常人仔細分辨出來，我們必需把俊傑和常人最不同的所在，描寫出來，就是描寫得

過分一點，也不要緊；正如黑色和白色，攙和在一起看，我們不見得會想到中色的，但是把中色放在黑白之間，那便很清爽地把它們分辨出來了。

二、俊傑底獸性較弱，靈性較強，常人底獸性較強，靈性較弱。常人底肉慾之強，與原始人野蠻人相差有限，而原始人與野蠻人肉慾底高度，便與俊傑相距很遠了。常人底行為，不甚受理智之光底管束，不甚受靈感較多的感覺底管束，他底行為往往受黑暗的本能的衝動和感情所驅使，或者受黑暗的本能的信仰或迷信所驅使，或者受他個人底偏見和環境的影響底約束；有時，他因有了一時的強烈的感情底衝動，他倒會不大顧正義而只憑個人底血氣之勇的，他會顯出他肉體的強力，甚至於會瞎幹無意識的破壞的工程；但是，同時，他在日常的生存競爭上及物質的爭鬥上，這些性質，倒極有用處了呵。

三、常人底生活，大都是專向於情慾和肉體的快樂的，這種情慾和肉體上的快樂，有時候，也許是從高等動物那里因襲而來的，有時候是常人自己發明的，而且，常人很容易做它們（指情慾和肉體上的快樂而言）底奴隸的呵。他常常懷着一種野心，而且常常在打算謀

利的方法，因為他渴想得一塊地盤或得一位置，以便由此斂錢，以便斂了錢去獲取物質上的快樂。他歡喜賭博，他也僅爲了金錢而幹打撲克等的賭博。即使他那精神上的快樂，他也以物質的眼光和方法去享受的；他到戲院子裏看去戲或者他拿起一本書來讀，他底目的，並不是爲了藝術，不是爲了文學，他不過是要供他叫囂權笑而已。他做了許多事情，而且這些事情大都是不錯的事情，然而他底動因，都是謬誤的，而且他所做的事情，都爲物質的功利的呵。他到歌劇場裏去，却要坐第一排的，然而他並不是要聽音樂，他不過是要看那明星底顏色或者要聽明星底歌音，以滿足他官能的快樂而已。

四、俊傑大都是以高尚的意見和理想的事物自娛的，常人則不然，他只徵逐於現實的生活。在俊傑看來，人生主要的價值，是因爲它能使他思想、感覺和動作，而且它能給他以自然、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和音樂底娛快，在他看，這自然、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和音樂底娛快，他得來，正費掉許多心血呢。常人對於這類事件，是不感到有少多趣味的。

• 他去演戲，是爲了一時的興趣，如果這戲是一齣問題劇，他便不高興參加而休息了，因

爲這問題，也許有一天要對他自己發生影響的。常人看音樂，當做一種悅耳的調子，口裏吹吹喉裏發發聲音，都是可以當悅耳的調子的；常人看圖畫，也不過當做是娛目的東西；小說和故事裏描寫的事實，日常生活中，也許會碰到的，因此常人對於某種小說和故事底歡喜與否，完全要看這小說和故事裏所描寫的事實，對於他底情性是否相合；常人注意於科學上的發見，也無非爲了它可以生利或者可以利用了它以牟利。哲學和哲學者，他想起來是最笨不過的；而新聞紙呢，可以算他主要的內心的食物了。

五、常人對於有關係的對象或實體，沒有能力，能把它很精細地分辨出來，而他對於這些對象，或實體的批評，往往混雜不清。他對於是非心很缺乏，對於有關鍵的場合無能力分辨。他若不歡喜蜘蛛，他便連蜘蛛的畫片都不愛看，甚至於會很驚惶地把它丟在一邊的；他若歡喜螻蛄，他便會很羨慕螻蛄幽靜的生活和她嘴裏吐出來的水的呢。他會看不起別人，如果別人底家世低微；他也會看不起外國人，如果這外國人所屬的國弱小，如果這外國人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可以保護他；而且，如果他底本國和別國打起仗來，他便會厭棄那敵國

底文字、文學、藝術、和音樂，或者甚至於會厭棄那敵國底景色的，雖則他在未交戰之前，會很愛好那國底文字、文學、藝術和音樂以及那國一切的風景名勝。常人最易犯坐井觀天的毛病；如果他一生只看見兩個荷蘭人，而他看見的那兩個荷蘭人是很肥的，他便會武斷地說所有荷蘭人都是肥的；如果他一生只看了兩個矮的日本人，他便會肯定地說所有日本人都矮的了。俊傑則不然。俊傑能善讀書，能享受書中的好處，能贊美書中的優點，那怕這本書是他仇敵著的；因為他會把所視為仇敵的人和著那書的人分辨得很清爽，他也會把著作者和書分析得很清楚，他是不會以這人是仇敵，連他做著作者底人格都一筆抹殺，他更不會因這著作者是他底仇敵，連他所著的書的價值都一筆抹殺，而且，他很謹慎不使他底批評超越了對象的範圍以外。

六、常人一天到晚嚷着：「我很奇怪，」然而他畢竟永不會奇怪的。他常取各種事物以為假定。如果他看見了一些東西，他底哲學便會假定說，有什麼東西比這更自然了呢。

宇宙、生命、他個人、他底文字、他底衣服底一般的意見、他所屬的時代和國家的信仰和風

俗，他自己習以為常的規矩，和那他心裏以為是道德階級的極普通的規矩，在他看，以為是世界中之最自然沒有的東西了。他不是不會批判，然而他批判的眼光，總是僅根據於實際的事情，總是根據於與他自己與他工作或他家生活有關的政治。俊傑相信驚奇就是智慧底起點，而且，在他看，任何事物，實在都是一個問題或者是一種異蹟。一朵花，在他看是一種異蹟；他底小孩，他底金絲雀，他的狗，在他看，都是一種異蹟。他看見日出，奇怪了，他所看見的和聽見的，他所想着和觸覺着的，他都引以為驚奇。宇宙間各樣事物和生命和人，都會使他發生這麼一種疑問：「這是為什麼？」他過他底一生，完全在驚奇之中；而他生存時，他底智慧，却是與日俱增的。

七、俊傑底心，非常恬靜。他知道他底生命如海上的一種波浪，他看出快樂與不快樂，是一種不可免的自然流露，一似波浪之起落。他有能力、意志力、忍耐心、自制力，和樂天安命的意趣。常人是懦弱的，不安定的，他底生活，是在不斷的紛擾之中，他以為生命是永久的，快樂是他生命主要的目的。他對於不能不做成的事，深深地悲恨着，對於

不可免的事，深深地悲戚着。他所覺着的無論什麼事——冷或熱、渴或飢、愛或恨、樂或憂——他總顯出他底感情很強烈，而且，當熱情克服他的時候，他會很容易變爲兇暴的。

八、俊傑有優美的心意，創造的天才，他是誠實的真摯的，他被着涵養着真的文化；常人所被的所有的，不過是文明，他愛好誇張，出風頭，他慣爲假裝冒牌，和模倣，他歡喜趨向羣衆，迎合大多數人的心理而行。俊傑不知有所謂野心，卑劣的野心；他只利用他所有的權力去作利他的事情，他會用他底財力，去達他最高的目的；常人呢，却不然，他一天到晚在搜求他底權力和財力，藉以達到他個人底較大的榮譽和享樂。俊傑所籌維的，是羣衆底福利；常人所籌維的，只是自己底幸福呵。

九、俊傑因了他心底能力，往往把各樣事物提高起來，同時把他自己，也努力提高起來。他底進步是無休止的；常人則以現在的他做中心，要把各樣事物都朝宗於這中心，或者要把各樣事物都拖到這中心底水平線以下。俊傑是創造事物的，他常常在做利他的事情的。

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是爲事而做事；他愛美麗的東西，因爲它們是美麗；他愛朋友，因爲朋

友底友誼；他結了婚，要使他妻子快樂；他愛他底小孩，如他在手上愛做的藝術品一樣。

他是愛全人類的；他底哲學，是尋求真理；他底生活，是純潔虔誠。他對於過去頗有興味

，因為過去是造就現在而且解釋現在的；他對於現在，也頗有興味，因為現在是建樹未來並預示未來的。常人不大留意於過去和未來的——他自己個人的過去和未來除外——，他只

注意於現在和最近的將來。他底一生，大都是爲了他自己，他底家庭和他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買衣服，購珍寶與藝術品，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別人羨慕，使別人見而生妒；他選擇朋友和選擇妻子，也沒有別的理由，無非是要使別人豔羨罷了。他結婚是爲了快樂，他

愛小孩子，還是爲了自己的成分居多。他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之士，然從未投過一張與他自

己利益相反的票；他也許是一個樂天主義者，如果他個人的事進行得很順利，他也許是悲觀派的一分子，如果全世界待遇他不好。他雖戴着和善的面具，然而究竟是兇狠的，而且他

很容易爲黑暗和罪惡所誘惑。他有時也相信宗教，但他底目的，是要上帝讚美他，使他底

仇敵滅亡呵。

十、俊傑和常人是同在一條狹的小路上開步走的，這條狹的小路底兩旁，都是危崖絕壁。如果俊傑太向右走了，他會變成一個遊魂，一個做夢的，他會離了他四周的實際的、急轉的、受苦受難的生活，而僅從事於各種意見和理想的冷酷的計劃；常人在左方如錯得太厲害了，他會變做一個浪子或暴徒，或者變做一個罪犯。俊傑和常人，如逾其分，在人羣之中，會變做不是人的。

在我們人類之中，常人（各式各樣人都有，各階級的人都有，像這篇文章上所說的那樣壞的人居少數，而大多數是在向上的）是一般的準則；俊傑（在世界各處，都有少數的俊傑做點綴的）是例外；而且在世界上這是理當如此，又似乎是很明白的。俊傑底卓越，如美一樣，如金一樣，如各種寶貴的東西一樣，少是少的，但各處都有一點。而且，我們應當知道，后蜂如果是萬能的，是再好沒有的，那末；蜂房裏使用不着雄蜂和工蜂了。可是，我們也應該知道，俊傑卓越的標準，是常在變遷的；今日之俊傑，讓我們希望着，曾做未來的常人吧。那末，未來的俊傑是怎樣的人呢，怕沒人能夠設想的；或者竟有如尼采設想的

超人出現，也未可知。世界是在進化的，人類底傑出者，其卓越的程度，也無止境的呵。

臨了，我們不要忘記，常人是人類的中堅，俊傑是人類先鋒，我們希望常人向上，俊傑更向上，因為必如是而世界進化才無窮盡，人類底幸福才無止境。

婦女論

(簡論之二十一)

男子和婦女間，橫着許多未解決而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其說是爲男子而解決，不若說是爲女子而解決。所以近來企求文化底最高域的人們，他們正在努力解決所謂婦女問題。我們該明白，婦女而成爲問題，固然是知女之恥，但同時暴露了人類之羞。但婦女問題一天不解決，婦女問題不由解決而趨於消滅，那麼，婦女底羞辱，果然常留於人間，而人類之羞，畢竟也不會灑雪的。

提起了婦女這個名詞，同時我們想到各國對於這男女字眼底使用，無形中便含着不少侮辱婦女的場所。在中國社會中，用「人」這個字，差不多是暗指男子而說的，提起那與男子異性的人，便很譏諷地輕輕地在「人」字之上加上一個「婦」或「女」字，以示與男性的人區別。英文和法文上，Man或Homme 這兩個字，表面上是指男女兩性而說的，實際上，女性一方面，却另有一個字眼做譏諷她們的符號。德文上，Mensch 這個字，是男或女底通稱，

而重視男性的社會上，却另以 Mann 這個字來代表尊貴的男性。各國文字底創造者，他們底意見，大都是特別重視男性而暗地裏却把婦女丟在腦後的。

中世紀的時代，什麼事情都被破壞了，可是他們創造了幾件比較差強人意的事情，在這些黑暗時代，至少有一件事，值得我們稱頌的，就是：因騎士制底結果，對婦女表示一種敬意，而且對於童貞女馬利亞表示崇拜。但是崇拜婦女和豔羨她底秀美和淑靜是一件事；給她以與男子同等的機會和地位，又是一件事呀。中世紀的男子，依舊做創造之主；他底太大的地位呢，却是在紡織機底旁邊的。他把她抱在強有力的臂膀裏，並給她以憐惜和保護；她呢，把她可愛的頭向下垂着，並給他以真摯的愛和服從。這樣的情狀，過了好幾世紀，這樣的情狀，依舊存在於東方的天空之下，而且它範圍，直擴張到歐洲。這種情狀，將來也許不會有十分差異的呵。婦女也許永久是婦女吧，她所有的，終將是需男子保護的怯懦吧，終將是博得男子底歡心和可愛吧，終將是可以站在可愛的丈夫之旁而且可以得到一家庭中自然的地位的婦道吧。婦女也許永久是婦女吧，她總得要可以接吻並可以擁抱的小兒

女們，而且，她和她底小兒女們，除家庭之外，是沒有地位給她們的啊。

這樣的男女機會上經濟上及地位上不平等的現象，在資本主義形成的時候，更加顯然了。

- 在中國私有財產制是有幾千年的歷史的，男女機會的經濟的和地位的不平等，是跟着私有財產制而發展的，所以它的歷史，也有數千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是顯示男女間機會的不平等，婦女有三從，這是顯然地表示男女間經濟的和地位的不平等。到了目下，這不平等的程度，已緊到漲極度，而婦女的覺醒，也便因男性底極度的壓迫而促起了。

我們知道壓力愈大，則抵抗力愈大；我們也相信物極則反；女子受壓迫到了極度，她底反抗，是當然的而且是必然的。

- 本來，男女都是人，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女子爲什麼要在男子的下面呢？
- 世界需要男子，也需要婦女，真如婦女需要男子和男子需要婦女一樣。
- 男子所能夠做的事情，婦女未必不會做罷，未必比男子不會做得好罷。
- 我們相信無論什麼事情只要給婦女去做的機會，只要允許婦女去做的特權，無論全國的事，家庭的事，無論戶內的事，或戶外的事，她都會去幹的。

婦女身體上的能力，不及男子，這是無可隱諱的事實；惟婦女心的能力，究竟是否不及男子，這是很可公開研究的一個問題。講到治人方面，婦女會時常顯出她底異常的可驚的能力；而且歷史告訴我們，婦女在王室和大臣方面，曾施出許多活動，她們會操着很大的潛勢力，有時候是有利益於國的，有時候也有禍害的。婦女在文學上的天才，是不可隱沒的一件事實：李清照和朱淑貞，她們底詩詞，即比起出名的男詩人來，也不多讓；婦女在美術上的天才，也是顯然的，雖然祇限於模倣；在科學上，婦女雖不是個領袖，確也是個很好的幫手；只有哲學，婦女一點也不顯有成績。我們該十分相信，婦女們在男子底庇蔭之下，她們自己底發展受了限制，她們同時也被制限着，不許她們底才具，爲人稱賞；如果有一天，她們立在太陽光底下，她們底事事不讓男子，事事比得上男子，是一件可能事情了啊。

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要說到婦女底心的能力不及男子，那是一句不十分靠得住的話。婦女底年齡大了，她底話，實在也會很有條理而風趣橫生的；而且聰明的母親，不見得會比聰明的父親少的啊。不過，從現在大多數的婦女身上觀察，我們覺得婦女底理解力

，總缺乏深沉和條理，她們底話，總歡喜說些不緊要的；因此，她們如果是年青而且美貌，我們總會笑嘻嘻地歡迎她那些可愛的閒話的。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得承認，婦女底常識，和男子也不相上下；而且意見、心思和感情的能力，要比男子充足得多呀。講到愛，男子尤不及婦女。男子對於愛，不過看做生命底一部，他對於愛，不過是一剎那的，不過是枝節，不過是一種職業；而婦女對於愛，却完全看它是一種生命。她做母親時，她底德性，真是達到頂點了，差不多沒有一個男子，可以和她爭勝的了。但是如果她怨恨時，她也恨得非常厲害，並且會瞎恨的。所以她，如果不做一個安琪兒，她也很容易做一個魔鬼的。

她年紀輕的時候，她那自然的命運，母道，差不多無意識地決定了她大部分的行爲。她在談話上，在新奇的事物上，在愛情的舞台上，在男女的關係上，她常以個人的利益和趣味爲前提的；她對於同性朋友的交誼，往往易爲嫉妒、競爭所破壞所消滅；她做許多有名譽的事情，她成就許多學問，她穿起美麗的衣服，她飾着眩目的珠寶，他學着出風頭的態度，其惟一的目的，不是要博得男子底愛，便是要博得男子底豔羨。她無一定的意見，只要她敬

仰的，她便以爲真誠；她對於仇敵底或所謂反對她的人底德性和才具，她無論如何，是看不起的；她對於所愛的人呢，便一切都以爲對了。

以上所說的婦女底天性和行爲的表示，差不多可說是婦女底公例。婦女們，當然也有不在此例內的；但是例外的婦女，一定會認這公例是不錯的。這例外的婦女，是很容易失去嫵媚。當然，我們照大體講，我們愛婦女，是爲了她常是可愛的夏娃底女兒呵。夏娃底女兒，是服從的，是以嫵媚博得男子之歡心的。我們該明白，我們不要解決婦女問題則已，要解決它，除非要多培植些例外的婦女出來，除非要使夏娃底女兒，改變從前的習性。

戀愛與結婚

(簡論之二十二)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子一定要結婚，一定要使他們永遠地綑縛在一起，好也縛在一起；壞也縛在一起，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且，到了一定的年齡，男女兩方，一定要製成這麼一種束縛，這麼一種聯繫，又似乎是極不自然而極無保證的一件事。結婚必須根基於戀愛，這種男女之間的戀愛，第一步應當是一種性的愛，應是一種男女彼此自然的憐惜，這是不容有所懷疑的。不過這種戀愛應當是熱的是由自的，乃是它底本質；一種帶有強迫性質的戀愛或者一種死的戀愛，那便算不得戀愛了；所以它底繼續，似乎是結婚生活底快樂之最要條件。然而，我們看一看普天之下的男男女女，對這戀愛底繼續，却像是十分淡漠的了。

我們當中，沒當一個能夠預言未來的事，我們也不能預知我們未來的情感變化到如何程度，因此，也沒有一個人底愛情是確得定的，我們無論如何，不敢武斷一個人底愛情究竟是

過了一天便改變了，還是慢慢地消滅了，還是一霎時便消滅了；不過我們敢說，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當我們底愛情還在青春的時候，戀愛底緊張程度，再也不會得比年老時候小，這是一條含有必然性的公理。「自然」，不知有所謂婚姻和生命底結合的，它也並不一定叫一個男子只能與一個女子混在一起；它令許多別種男性動物，盡它們底能力產了許多子女，它也同樣地給男子以許多小孩子，它也會令男子和一個以上的女子發生了肉體關係，以盡他底傳種的能力，它只要選擇會懷孕九個月的女子，使她和男子交合了以繁育子女；同時，「自然」也並沒有給女子以只許和一個男子發生肉體關係的限制。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一個結婚的男子，縱令他有契約，結婚的儀式，給對手號的期許，以及結婚戒子的限制或約束，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總會有再愛別的婦女或因愛別個婦女極熱烈而把愛原妻的愛情毀壞無餘的事件發生的。

結過婚的婦女底愛情，也是不能確定的。因爲性愛沒有什麼別的神祕可講，它不過是「自然」底意志，就是要使一男一女走將攏來產出一個好子息的意志；因爲一男一女發生了肉

體關係，或者會副「自然」的期望，產生一個好子息呵。「自然」給與的命令有時是很難抵抗的或者是不能抵抗的；但是若然這樣的命令，落在一個已結了婚的男人，或婦女，要他或她去和另一個她或他完成這絕大使命，這其間，他或她，也便無法抵禦，也便沒有什麼束縛，什麼憐惜，什麼責任的觀念，以維持他們從前結婚日子的愛情了。

我們有時也會把虛偽的精神的愛攪和在性愛裏面，以為如此可以維持結過婚的一對男女底情愛了，可是，我們要知道，未來的世界底青年的男女，是不會有這麼一種對虛偽的精神的愛之許可的。

青年而且有熱情的男女，他們把一切權利和義務，都放在一邊，他們只是很性地進行在婚姻的途上，什麼精神的愛，他們是不大注意的。而且，即使這種虛偽的精神的愛是可以存在的，它底生命的倖連，也不見會偉大的。實際上講起來，虛偽的精神的愛，是性愛的一根鎖鍊，它同時，却是婚姻底一個保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覺得性愛之所謂愛，是自然的，而保障那婚姻的虛偽的精神的愛，只是它是不自然罷了。普通人有句話：「愛是

盲目的，「我們須知盲目的愛，不算是真愛，真愛是只認有愛的對象，它的成分，是一點不蕪雜而充滿着自然深沉的意味的。那盲目的愛呢，把愛的真對像略去，而和以殘酷的理智，不管愛底原質究竟失與去否，而在維持虛偽的精神的愛，而在吶喊真愛。所謂性愛，究竟是盲目的呢？還是虛偽的精神的愛，是盲目的呢？

我們在這裏該十分注意於名詞之假借。在宇宙間的高貴的人類，除性愛以外，自然另有真切的說不出的尊崇和憐惜對方的一種愛。這種愛，不惟能把兩性間的性愛維持着，而且也能把兩底性生命牽合在一起；這種愛，即使兩個人相隔了萬里，也會把彼此的情緒息息相通。這種愛，便是自然的靈的愛，也可稱之曰精神的愛，這精神的愛，當然不是我上面所說的虛偽的精神的愛，因為我在上面所說的虛偽的精神的愛，是一般號稱曰道德之徒創作出來，並藉了它，強把男女兩性底性愛維持住，強把不自然的一對男女底婚姻保障着的；青年男女們，在性愛很熱烈時，便不撓和這精神的愛進去，但們似乎也很難解難分的；等到他們性愛淡薄時，要很勉強地把一種單為保障婚姻起見的所謂精神的愛塞進去，這便只有增進

但們底痛苦，或者只有促進佢們底分離。我們所注意的，却不是那些維持風化的大人先生們所製造出來的虛偽的精神的愛，而在自然流露於很諧和的兩性之間的真的精神的愛。這真的精神的愛，很難從性愛裏分析出來。有時，我們覺得所謂精神的愛便是性愛。然而我們該明白，性愛很難維持到永久，而這精神的愛呢，却能使一對和諧的男女，永遠彈着無上愉快的調子。性愛底結果，往往要趨向於自私，而精神的愛，却無形之中會把這性愛產生出來的自私心消滅無餘。精神的愛，在一對不和諧的男女之間，無論用如何的力量，是塞不進去的，是製造不出來的。譬如，有了諧和的音節，才會生出悅耳的調子；不然，詰屈聱牙，任憑你用多少力量，終不能使人動聽，並生出無上的愉快的。精神的愛和性愛混在一起時，不能算做盲目的愛，因為在這一對男女之間，一點沒有牽強，却是很自然的彼此吸引着彼此關心着彼此憐惜着。只有那勉強鎖住性愛的虛偽的精神的愛，才是盲目的啊。

• 一對男女，在初瞥時，便有了印象，這是性愛之初生；性愛之初生，只知有愛的對象而未明白這所愛的對象是否能與自己和諧的，這可以說是半盲的愛。

半盲的愛，是一座橋。這橋底前面，便是夾有真的精神的愛之真愛，後面便是使一對男女勉強結合在一起的假愛。半盲的愛發生時，便有許多天使和魔鬼在前前後後招呼。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如果聽信了魔鬼的話，便會向後走，便會向純肉慾的路上走，結果是痛苦、懊恨、悲傷。如果聽信了天使的話，那末，一定會向前走，一定會去接受真的精神的愛，結果是快樂和滿意。一個男子或女子，如向後走時，覺着痛苦、懊恨、悲傷了，他或她如有勇氣，便可回轉頭來，向橋底前面前進，這便是他或她底覺悟。因此我認定，一對不和諧的夫婦感情破裂了，他或她提出離婚，實在是一件應該的事。把這理再推論一下，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在性愛初生時，對於對手方，該取一種觀察的態度，而且我以為取這種觀察的態度時，無論用什麼方法都可，即使實行一般人所認為最了不起的性交，也未始不可；這種觀，便察是期待精神的愛之發生，便是期待那兩方為永久配偶或者說兩方謀永久同居的決定。普通一般人所譏笑的『今日隨甲，明日隨乙』的行爲，我以為乃是在性愛初生時在立在決定前進後退的橋上時必然發生的現象，無論男，無論女，如果有這種行爲，我們

萬不該譏笑他，萬不該看但是犯了罪的。

精神的愛，不是性愛初生時便會實現的。它是要經過長時期的性愛（有時或者是友愛）面後才發生的。熱情的青年人，看見了異性但，這時目的，是在竭力表示性愛，竭力圖謀滿足但底性愛，對於精神的愛是不注意的，是以爲迂腐的東西；而在年紀比較大一點的經歷稍充的男或女，便會很平心靜氣地接受這精神的愛，便會視「性愛之初生」是一種獲得和諧及一生安慰的關鍵，也會明白性愛初生時是期待精神的愛降臨的起點；但們中間，如發生了性愛，便會很謹慎地加以觀察，如果真是兩方能和諧的，但們便會慢慢地有了精神的愛，慢慢地生出甜密美滿的花。

怎樣的一對才是會生出精神的愛的呢？怎樣一對，才是和諧的呢？這是一個不容易以機械方法來解答的問題。可是，我們畢竟要想以具體的字眼來解答一下。兩性間決定會生出精神的愛而且會諧和的條件，略舉之，譬如年齡、智識、品格、脾氣、聲譽、容貌、經濟狀況等。這些條件，兩性互認爲合格，這兩性，便是含有諧和性，便有發生精神的

愛的可能性，否則，便不能諧和不能謀為永久的配偶的了。我們在這裡，更須注意的，便是這些條件，不是樣樣都須互認為合格，只須有過半數或大多數互認為合格，也便有諧和的可能了；因為有過半數或大多數的條件，互認為合格，那少數不能互認為合格的條件，便會被掩沒着的呵！

兩性間發生了精神的愛時，便可以決定營同居的生活了；換言之，兩性營同居生活，必在精神的愛起始時。在純有性愛而營同居的生活，便伏着一種悲慘的結果了。其實，這種悲慘的結果，是自己造出來的。倘然一個男或一個女，頭腦很清爽，心地很光明，但不重視性交而重視永遠的和諧的生活，那麼，即使在性愛初生時便與對手方有同居的形式，等到發見了彼此不能諧和時，便可分離而另找對手。這樣的行為，乃是一件極光榮的事，是免除悲慘的事，我們無論如何，不該當它是一種罪惡。

依此論理，我們便可以看出結婚底不對。普通一般人重視婚姻，比自己底生命都厲害。殊不知婚姻底起點，普通總在性愛初生時，婚姻底動機，最文明的是要把發生了性愛的

兩性，永遠地結合在一起；至於舊時機械式買賣式的婚姻，其動機更不堪問了。這樣的婚姻，是重視「性的貿易」「性的專利」而沒有顧到兩性底和諧，沒有注意到「和諧的兩性，才能發生精神的愛，才能得到非常的快樂和滿意。」有這種結婚儀式之存在，就使沒有浮浪社會底指摘，欺人法律底制限，也會使本來僅有性愛的兩性發生不幸的結局，而且，也會使許多本來可以成就一對一對的諧和的男和女，沒有機會認識、交往，乃至發生精神的愛。找不到諧和的對手，是苦痛的事；沒有機會可以覓着諧和的對手，其苦痛該更甚了罷。諧和的對手，不是一時找得到的，有的用交誼的方式去找，有的却不是僅以誼的方式找得到，所以性底解放與性底不能從一而終，是亟應注意的。然而普通一般人，却不是如此，他們忽視了性底解放，你們重視婚姻，他們甚至重視性底專利，所以他們不願意和一個不和諧的對手離婚，他們不願意去找生命可以得着安慰的和諧的對手，他們寧願受精神上說不出的痛苦。這種結局，是誰造成的？他們底不願，是誰訓練出來的？這都不能不說是婚姻賜予的了。結婚，無論是新式的，是舊式的，都是人類性的自由之桎梏，都是發生人類精神

的愛之障礙 都是使一對不和諧的男女淪於不快樂的因子。

也許有人會說，由性愛而結成的婚姻，有的非常諧和，非常安樂，所以婚姻本身並沒有壞處，只是採取婚姻的方式，有時不對，由初戀那一剎那到結婚期間，或者太短，所以也有結果不良的。這話，表面上似乎很對，實際上却正可以反證婚姻儀式底作祟。我們要知道由婚姻而牽攏的一對，所以也有很好的，完全是偶然的事情；因為這一對牽合在一起，偶爾碰到是很諧和的，碰到會生出精神的愛來的；但這樣偶然的巧事，不是一定碰得到的，萬一碰不到，那便糟了。而且，從初戀到結婚的期間太短，便有生出不良結果的可能，若然我們能夠把那牽制人的結婚儀式取消，這不良的結果，便可以消滅了呀。

也有人以為這樣的理論見之於事實，有淪於亂交的危險。這話，似仍未明白本文底主旨。本文底主旨，是在糾正一般過於重視性交的錯誤，是在提倡共同生活的重視，男或女，如果瞭解了這一點，便會由性的貿易進步到性的和諧，那些毫無意識的亂交，無論如何，是不會發生的了。而且，我們或者有因此而致社會秩序紊亂的過慮時，我們可以預先注意

於提倡下列幾件事：一、男或女在選擇和諧的配偶時，最好是寧忍受性的苦痛而先以友愛作是否適宜的對手之試探；二、萬一兩性之間，不能再以友愛來促進精神的愛發生了，那末，也不妨有性的交往，不過這時，不必採取同住的方式；三、無論有無性的交往，雙方都覺得很和諧而且覺得業已發生精神的愛了，那末，便可同住；四、同住之後，覺得雙方尚有不和諧處，那便不妨直截爽快分離。

有人在擔憂，以為必雙方互相諧和而後才可營永久的共同生活，那末，如何處置那些單戀的人呢？我們要知道，單戀是片面的性愛或者是畸形的真愛（包括精神的愛在內）。片面的性愛，是暫時的，時過境遷，便會消滅的；畸形的真愛，確乎有點難以解決了，但這樣單戀的人，他是置生死於度外的，置一切利益於腦後的，他將所有一切，都犧牲在對手方身上，雖則對手方對佢毫無有感情；所以佢底解決，正無須旁人底越俎代庖了。

愛，在地球上，是自然的，不能製造出來的，是最美麗的，是最神聖的；婚姻呢，是一種人工的社會的創造物。要把二個人永遠地配合在一起，只有靠着自然的愛，只有使佢們

任憑用種種方式而得着和諧的對手而促起精神的愛。用結婚儀式牽合在一起的一對，或者先有了性愛而後再用結婚儀式使永遠同住的一對，我們敢說有十分之九是悲慘的果子的承受者。如果兩個人底共同生活，真是有無上的快樂的，如果兩個人底性愛持久了而自然地伴着一種力量很大而性質很柔和的精神的愛，而且兩性之間，最初如日出之光燄，最後又如美麗的陽光底西去，那末，離婚這類事實，便可懸之空中，永遠用不着它了。如果兩個人底共同生活是不快活的，那末，離婚真是慈愛底安琪兒，她會再賜男或女以自由和快樂，她會替男或女開着痛苦底獄門，她會引男或女到一個新的諧和的滿意的生活境界上去。世界真的把這理論見之實行了，那末，無謂的犧牲，是絕跡了。勉強的愛情，僅依着「不伴以精神的愛的性愛」之結合，是他或她底一種痛苦的負擔；沒有真愛的家庭裏，如養出孩子來，那末，其父母對這些孩子本身，便有了一種罪惡了呵。

總之，戀愛不是性愛，也不是假借名義的精神的愛，它是伴精神的愛的性愛；有了它，可以營靈肉一致的共同生活；有了它，共同生活，才得永久而圓滿。青年人，中年人乃至

老年人，要獲着共同生活之快樂與滿意，該與已有了性愛或友愛的對手方，互作「雙方是否諧和」的試驗，互相期待精神的愛之發生。至於婚姻底儀式，是使兩性間生出痛苦的因子，我們應該打破它；而那不諧和的兩性底分離，決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世界上的男人們和女人們呀，不要站在荊棘叢裏拿着帕子掩着口作害羞的態度呀，要挺出身來到大道上去尋快樂的果子啊！

兒童及其教育 (簡論之廿三)

我們固然沒有本領把一個頑童改變做天才，我們也不能把一個兒童底面龐改變得非常俊俏。然而我們正可像園丁底培植花草樹木一樣，在兒童身上實在大可以做上許多奇異的功蹟，如果我們是好的教育者的話；要知道我們雖則不能把蔓草化為玫瑰花，至少可以使某一株蔓草，變為許多蔓草中之頂括括者呵。

我們在教育兒童之始，即當看我們所教育的兒童，是一朵玫瑰花，却不是一株蔓草；就使我們已經看出我們所教育的兒童是一株蔓草，我們也當以玫瑰花的樣式教育他。兒童存心的時候，我們當竭力維護他愛惜他。我們不去開兒童們小小的心，那末，他們底微小心，是永不會向我們開的；可是，如果我們去開了他們底心呢，他們對於我們的信託，便會無限止了；而且，世界上的真誠，只有那小孩，小鷄、小貓、小狗和許多別的天真爛漫的小東西占有的，小孩們因有這種真誠，可以使我們很清爽地看出了他們正在含苞未放的靈魂。

無論哪一個小孩，他所需要的教育，我們總該給他。每個小孩底本身，便是一個小小的世界，這小小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而教育底神祕呢，便是對於這小小的世界底本質（或天資）和個性的維護，並使這小小世界底本質和個性更擴大更改善。

我們不僅要把小孩底優點引伸出來劣點壓抑下去；我們必須進一步把那些拙劣的性質變為善良的性質。善與惡，相差只一間耳。敗家子不過是一種用錢用得忒爽的人，吝嗇鬼不過是一種用錢用得忒節省的人；過分的勇敢便變成暴虎憑河的鹵莽的勇，過分的堅決便變成頑固，而一個大罪犯，如果在好的環境之下，他也許是能以他底能力、意志力、和敏捷成就大事的人呀。因此，一個小孩底粗鹵，便是他底真誠，一個小孩底沉默，便是他底謙卑，一個小孩底暴躁，便是他底強有力的感受性。要發現這些，確乎是一種小小的技術，可是許多做父母的做師長的，在這件事情上都感到不足的。他們只看出了金鋼石底粗糙却沒有看出這是一塊金鋼石；而且，要雕琢一塊金鋼石，並要使它底光彩一點都不消滅，真是教育底大技術呀。一個說謊話說得很巧妙的小孩，也許可以造就一個漂亮的辯論家，一個幼

小的兇暴者，也許會成功一個活動力很大的偉人的。我們要把很繁複的教育當作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叫小孩子到學校去，時常說：「頑皮的小孩！」而把其餘的事，都聽天由命了。果然，不是每個孩子都是亞歷山大而每個父母或教師都是亞里士多德。但是我們總得格外用力地幫助這含苞未放的花朵開放出來呀。我們總覺得把我們很嚴重的責任，看得過於輕了。

每個小孩，我們應當教他們什麼樣的時代的知識呢，我們如何能夠使他的身體發展，我們如何能夠使他的心發展，他的智慧和他的性情發展呢，這些都不是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不過我們要在這裏，對於這些問題，約略的說幾句話。

我們第一步要很有系統的教訓一個小孩，使得小孩們的體力和心力完全有用，我們並要教訓他，使他能夠很好地利用他的手；我們要教訓他使他能夠對於四週圍的現象和自然的現象，認識得觀察得很敏銳很尖刻；我們並要使他對於外面的世界和他內在的世界解釋得很清楚很簡要；我們要使他很有條理的或很合邏輯地分辨、理解和決定，我們也要使他照着良心

地很苦心，地很有次序地去盡他的責任；臨了，我們要使他在科學上和在日常生活中有求知的心，並有疑必問，並能探討，並能從事於實驗，並默默地想，也能解決疑難，搜求真理。

教育上還有一個大的對象，就是要教訓小孩如何能夠獨自一個學得很快而很好，如何能夠獨自一個工作得很快而很好，如何能找出正當的書而用那正當的書，並如何能寶貴他底時間。

- 如果能使他不要讀錯誤的書或者能不以任何錯誤的主觀去讀正當的書，並且每晨能對自己說「勿失時機」注意你所做的」這一類警惕的話，那麼，至少可以說他已成功了半個偉大的學者了。

我們不應當教訓一個小孩子以他所不能瞭解的事理。灌輸小孩子以宗教的思想，是一件不合理的事。那些文明人所應當曉得的，兒童不必要曉得，我們應當教訓兒童們的，只是他們歡喜曉得的事情。有幾種課程，是必須的：讀法，書法，算法；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原理；文字源流；二三種主要的外國文；地理，歷史；等到兒童們年紀長大的時候，那末應當教他們一點文學史，藝術，音樂，哲學和幾種實用的學科，如家事，（為女孩子而設）衛

生的原理，和簿記。游藝，運動，技擊以及有系統的體育，應當時時加以理性的注意。

末了，當一個孩子成長起來的時候，我們應當教他們生物學和美學的原理，這兩種學科是常常緊要的，青年的男女們如果對於這兩學科毫無所知，那末，他們不免有糟蹋自己作踐自己的危險。有人說生物學是不宜學的，這是大錯而特錯。植物、動物或者人類的受胎作用和繁殖，是自然底最潔淨最神聖的動作；而且，一個小孩子生出來，一隻小鷄孵出來，一個花蕊抽出來，我們只好低首下心地佩服自然界的創造力的偉大和神奇。教兒童們以美學的原理，也是一件非常緊要的事情，因為有少數的東西，比那美的玩藝更多獻給人生以快樂。我們果然不能夠教兒童們如何享受美如何鑑賞美，當他還不能如此做的時候；但是有少數的兒童，他們在自然界裏或在藝術上，全然沒有點美的感覺，而我們所能夠教他們的，就是如何很清潔地使用這種恩物，並如何發展它。

在這裏我們也應當注意：有許多兒童，他們沒有音樂的興味，他們不歡喜去耍樂器，有許多小孩他們沒有藝術的興味，他們不歡喜畫圖畫，那末，我們也不必定要教他們從事於音

樂和繪畫，我們只能慢慢兒使他們對於這兩種學科，感受興味。我們也無須把小學校裏的功課過分的增多或過分的提高。兒童和成人有些地方是不能相同的，成人做事應當按步就班，兒童們呢，在他沿着某一條路開步走的時候，他便要得到全路程的瀏覽和鳥瞰。我們最歡喜或最需要的任何一種的知識，到了後來，對於這種知識，便有了成就。

臨了，我們應當知道我們不應該強迫青年的男女研究某一種特殊的學問或某一種特殊的事業。在砂石之上，沒有樹木能夠生長的。我們不歡喜做的事，沒有能做得好的，我們歡喜做的，往往能做得滿意的。與其做一個富而可鄙的律師，不若做一個窮而快樂的藝術家，與其做一個壞的主人，不若做一個好的僕人哪。

一切教育底最大的對象應當是；幫助兒童把他自己發展成人，使他有一個健康的和美的身體，有一個清潔、深沉而可愛的靈魂，有一種高尚的責任觀念和一種能担得起責任的強有力的意志力，有一種對真理、誠實、真正和自尊的無限制的愛，有一個清潔的、有訓練的、自由的和不怕的心；使他能夠在離了父母師長的時候，會遨遊世界，並能與生活奮鬥，並能

再進一步去單獨地求那引到智慧路上去的較高一層的教育而永無止境。

此外，教育應當是榜樣。父母和師長應當做偉大的模特兒，使子弟從自己身上模倣和學習，以便滋養他們底藝術工夫和天賦的資質。一個小孩底環境，應當充滿了愛、善、智、慈和美。青年人所受的印象是再深沒有再持久沒有了，然而最高的教訓，却仍是母親底一吻呵。

教育與天資 (簡論之二十四)

接受和給予，是任何人都有的兩件動作。一生沒有向別人那里接受，找遍全世界，沒有那麼一個人；一生沒有給予別人，找遍全世界，也沒有那麼一個人。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的楊朱，何嘗終其身沒有絲毫給予別人呢；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的墨翟，他一生不曉得有多少事物和教訓，是從別人那里接受來的呢。講到外國，如莎士比亞者，終算是很偉大的戲劇家了，然而他一生，不曉得從別人（當然，其中有許多是掩沒了的人，被人忘却了的人和不出名的人。）那里學習了多少，蘇格蘭小說家施高德 Sir Walter Scott 自己承認有許多小說上的結構，是從馬車夫所講的故事上採取來的。沒有兩個人底性情是相同的，沒有兩個人底面貌、狀態、和生活是相同的；任何人——無論是專制時代的皇帝和困苦不堪的乞丐——都是原始的小宇宙，因此，一個人至少有個人的經驗和事蹟，足供人做效或參考，或者可以說，一個人至少可以以他個人的經驗和事蹟，做他人底教師。所以沒有一個人底

生活，可以說他是完全虛度的；正如，一塊小石子，丟到海裏，至少要把水面永遠地改變了一些，雖則所改變者，是微乎其微的；因而我們相信，最卑微的心，也會留一點殘迹給後來者阿。

盡量地把別人底原本的思想接受了來，也盡量地把自己底思想給予別人，這應該是人生底一種愉快和一種責任罷。一切真的原始性質，（人度天資也在其內）與藝術品頗近似，而能增高世界底幸的；因為，當實際生活和道德傾向於「一般」Generality和「一致」Uniformity的時候，「個性」便是藝術底菁華呀。一個人對於所知道的，不敢舉以教人，一個人對於所不知道的，不願去請教人；那末，這兩個人定是向「無結果的靜寂」跑了。我們應該明白，不願去請教人的，即使他四周都充滿了偉人底議論和名師底指示也等於空虛的；不敢舉以教人的，哪怕他得天獨厚，也是個無用的東西。一個人，無論智愚，無論賢不肖，能得一分受一分，有一分子人一分，那便是世界底幸福之源泉。

古人說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師，」所謂師，固不限於在教室裏口講指畫說給我們聽的

；無論什麼人，壞的，好的，偉大的，卑微的，都可以做我們底教師的，因為他們底壞和他們底卑微，我們可以做前車之鑑，」而他們底好和他們底偉大，當然可以做我們底模特兒了

• 教育兩個字，廣義說起來，也可以如此看法。 「落花水面，盡是文章，」教育底範圍，何等廣闊呀。

一個不重要的人，打我們面前走過，我們便可以拿他來做模特兒了。怯懦的人教訓我們很多：「我底怯懦成就了我最底失敗呵。」最卑微的靈魂教訓我們也很多：「大英雄在戰場上靜悄悄地死去了呵。」這種教訓，不是一種容易而且可以速成的學程。我們如聰明一點，時時可以學到，而且當死之神來叩我們底門的時候，我們依舊可以在那里學習。不然，這種教訓，是不會來期待那些蠢笨者的呵。 「我們在別人身上所看出來的，便是我們自己底反射呀」這話，除了聰明人以及自愛者之外，有幾人懂得呵。然而生命究竟是一具反射鏡呀，在這鏡子裏，我們可以很清爽地瞧見了我們底影像；當我們愛的時候，看見我們四周都是愛了，揣想我們四周都是愛了；當我們恨的時候呢，看見或揣想我們四周，却都是恨

了呢。

我們在家庭裏或在學校裏所受的教育，有好的，也有壞的，然而統體看來是沒有什麼好壞可以判別的。得過且過的沒有教育上的技術的教師，他們所施的教育，任憑學生們底天資怎樣，終沒有什麼好的果子可以得到的。

人生好似在旅路上行走，好教育好似一盞引路的明燈。明燈在前引領，我們可以達到我們預定的目的。我們底前途，是沒有一定的，有的或者是一片汪洋；有的或者是崇山峻嶺；有的或者是鋪滿了砂石的；有的或者是長滿了荆棘的。達到了一片汪洋一處，我們感覺着多麼浩淼而清潔呀；達到了崇山峻嶺之巔，我們感覺着多麼偉大崇高而爽朗呀；到鋪滿了砂石之處，我們底脚跟，是多麼吃苦呀；到長滿了荆棘之所，我們底全身要插滿了尖刺了。然而這些結果，是誰幫助着得到的呢？那不必說是教育了。

教育引人上了有了標竿的旅途時，最能幫助人們前進的，是各個人自己底天資和一切的書籍。天資是由母體中帶來的，書籍是跟了教師而來的。天資之好壞，於達到目的，只

有時間上的幫助；書籍也是如此。一個人途徑走錯了，天資是幫助他越向錯處走的；途徑走得對時，天資也會幫助他趕快成功的。教育是啓發天資的；只要教育好，天資稍劣，也不妨害成功的；教育不好，任憑天資如何優異，其成功也，必不佳良。

總之；天資是固有的；教育是從外界接受來的。教育開了路徑，天資在旅途上，會活活地跳躍不已，以達到人們所要到的目的。他們在達到或未達到目的時；把固有的和接受來的，按部就班地給予別人，是人們底責任。人們是應當怎樣小心呀，當接受或給予的時候。

貧困與社會主義 (簡論之二十五)

社會主義底派別，非常之多，但它們主要的目的，差不多是相同的，這目的是什麼，就是有這麼一種希冀：要使一國上下都富足，一個人應當佔有衣、食、住、藥餌和法律底幫助，教育和休養之最小的生活限度。我們大家都會承認：社會主義底起因，乃是貧困。如果個個人富足，個個人都有了衣、食、住、藥餌和法律底幫助，教育和休養之最小的生活限度，那末，社會便很安靜，而異軍突起之社會主義，似乎也不會出現了。

什麼叫貧困？這是不容易下一確切不移的答案的。然而我們可以相信：貧困是一個比較的名詞，凡是所取的不足以維持自己底健康的經濟狀況，叫做貧困。貧困之發生總不外：一、所生產的，不夠分配；二、夠分配的生產，却爲了有一種富足的人在那里盤剝剋扣。社會上因有了一種寄生階級或者說是有了一種不勞而獲的階級，於是把勞動階級所有的吞剝了去，而勞動階級因此便發生不足的現象。

貧困的現象，到機器發生以後，益形顯著。孫中山先生說：「因為機器發明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被機器奪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我們知道這社會問題，便是社會主義者要解決的問題。社會問題之發生，既是爲了一班人貧困之故，那麼，社會主義之發生底總因，便可以斷定是貧困了。

貧困與富足者底距離，是與機器工業之發達，成爲正比例的。所以如機器工業不發達的中國，那頂括括的大資本家，是少有看見的。中國全民衆中，雖也有貧富之別，然而這貧富底距離，比較的要近得多。中國之貧困是沒有產，不是產底分配不均。中山先生說：「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我記得三十多年前，在廣州做學生的時候，西關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廣州冬天的天氣，本來不大冷，可以用不着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總是要穿皮衣，表示他們底豪富；在天氣初冷的時候，便穿小毛；稍爲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時候，無論是什麼天氣，他們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們都是穿的大毛皮衣，到一個會場：天氣忽然

變暖。他國便說道，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了。照這樣說法，以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在他們心裏，以為社會上大家却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風，大家便要受熱，是於大家衛生有礙的。其實社會上那裏個個人有皮衣穿呢？廣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是穿夾衣，甚至於有許多人只是穿單衣，那裏還怕不翻北風呢？現在一般青年學生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去打平它。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底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我們讀了這一段話，很可明白那社會主義是不足以救中國和中國民衆底貧困了。中山先生提出的解決中國貧困和中國民衆貧困的辦法是：一，節制資本；二，平均地

權。這二者綜合起來說，是民生主義。

我們可以綜合起來說，社會主義底發生，是爲了貧苦，然社會主義——其中最爲人稱道的，爲馬克思主義——可以解決勞資底貧富程度相隔太遠或患分配不均的產業先進的國家的貧困問題；而中國底貧困，乃是沒有產，應當造產，所以解決中國貧困問題，使用不着社會主義而須實行孫中山先生底民生主義！

工作與閒暇（簡論之二十六）

有一句很普通的話，平常我們所熟習的，這話就是：『工作的時候工作，玩的時候玩，這是得到快樂的惟一的路。』工作是給人以不餓的。一個人工作的本領高或低，這是與天資有關，無法勉強的。一個人如果說依照他個人「維持生存」的標準工作着，無論他的工作有利或沒有利，沒有一種法律可以去裁判他的。我們也可以說只有能按着維持生存的標準工作的人，才能選擇他們所要做的工作。一個人爲他麵包的關係，畫一張不堪入目的畫，寫一篇不堪一讀的小說，他于心上是無愧的，因爲他這樣工作着，總比那偷懶的好得多。

可是，有些人工作，他們底目的，不是很單簡的爲了麵包，却是爲了他們底野心。他們要做資本家，所以把他們畢生的時間都犧牲在交易所裏；他們要做著名的漂亮政治家，所以把他們畢生的時間都犧牲在寫字檯上。這些人，是不大到花園裏去的，是不大到圖書館裏去的，他們儘量地工作着預備做時代的奴隸；快樂之神，是不會親近他們的。有野心的

人，他們工作的報酬，是：別人的虛偽的稱譽；可以把照片批露在報紙上；在家庭裏面的誇口；時髦批評家的標榜；自以爲當代了不起的偉人的想像的快樂；死了以後，在墓碑上的虛偽的頌讚。

如果這些人，真是如此好好地工作下去，那末，世界也沒有什麼缺點了，也夠滿足了；可是，這些人底欲望太大，他們所要求的，往往要超出範圍以外；他們要滿足他們底野心，他們要握大權，他們要侵越別人的勢力；於是乎世界給他們弄糟了，有時候也會被他們犧牲了。這些人當中，最會把世界弄糟的，尤其是野心的政治家。有野心的政治家，真是擾亂世界的罪犯呵！他們努力在那里鑽營，並不是爲世界，並不是爲國，並不是爲民族，又並不是爲民衆，乃是爲了滿足他們個人的欲望。翻開各國的政治史來看，差不多每一國都有這麼一大串黑的名字；所謂他們一生的功績呢，並不能十分引起後來的讀史者底羨慕，他們的名字呢，後來的讀史者倒反會見了頭痛的。

有些人，常常在審度自己底能力，常常在省察自己底才具，他們會按着自己底能力和才

具去工作而適如其分；他們在工作，是爲了當工作是一種快樂和一種職業；他們相信不工作者不得食。他們也許是個政治家；也許是個普通的公民；也許是個藝術家，也許是個商人；也許是個雇主，也許是個工人——他們在職一日，終鞠躬盡瘁一日。他們一天到晚地計畫工作如何的長進，他們不存絲毫逾分的思想，除出了他們應得的權利以外。世界的進步，是靠着這般人的呀！

我們爲什麼要工作，或者我們已經選擇的是那一類的工作，這是沒有多付討論的必要。無論我們是一國的首領，或者是一國的最低微的臣僕，無論我們做的工作是有報酬的，或者是沒有報酬的，我們都當盡我們底力量去做，而且我們應當記得，做了一件工作，就是盡了一分責任呵。一個人把所担任的工作忽略了，或者漫不經心地丟在一邊，那末，這個人便不能算真誠君子。一個人得了國家或公衆的酬勞，而沒有誠懇懇地去服務，那末，他的行爲，和做賊的有什麼分別呢？還有一層，我們應當因了我們底工作去使人家快樂。如果我們是一個醫生或者是一個律師，讓我們做一個富有同情的朋友吧，我們千萬不要做一

個純然懂得醫藥的或者懂得法律的一個人呵；如果我們是官吏，讓我們爲公衆盡一點力呵，解除他們的苦痛補助他們的需要吧，千萬不要使公衆爲我們而盡力，白白地假我們以威權和尊榮呵。我們日常的思想應當是：「替別人做事，因爲別人也許已經替你做了事。」而且我們應當愛我們底工作；如果我們在製造一些東西，讓我們把這些東西盡力地製造得美一點吧，如果我們在做一些事情，讓我們把這些事情，做得佳美一點吧。「差別」果然是進步的鑰匙，不過還有一個少不了的條件，就是：每一個工作者，同時應當用他全副的能力。然而當今的工作者，却都忘却了這件事；當今的工作者，都是只顧表面的，他們不見得會比沒有生氣的機器快樂一點；照這種情況看起來，我們也許要深悔過去那些工匠底盡力于藝術和過去的學者之努力做那科學底微弱的光了！

不作工的權利，老實說，是任何人沒有的，除出了很幼小的，很老的，或不能工作的殘廢的和不可救藥的一外。其餘的人，那怕是很蠢的人，也能找出一些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去做，也能把所做的事做得很好。可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底工作，不要十分過分，

不要一刻不停留地死幹。理想的世界，也許不是工作的世界而是閒暇的世界呵。人們常把理想的天堂描作一處景物很美的，充滿了可愛的音調的，彩色很鮮明的而且沒有工作的地方。這是不錯的呀。地球也應當像這樣的呵。我們大家都應當享受自然、音樂、藝術、和從勞苦與賤役裏解放出來的自由，這樣一天一天地活着，從在搖籃裏起直到進墳墓為止，過一生不間斷的快樂和美的生活。這話如果不錯，那末，我們不該苛責那過這樣生活的少數的快樂人，如果他們能夠按他們純潔的良心這樣地做去。如果一個人是好的、聰慧的、勤懇的、而且富足的，如果他用了他額上的汗賺得一種不過分的幸福；如果他過一生閒暇的生活，實在不是在懶惰和愚蠢的快樂底泥溝裏打滾，却是把美麗的東西充滿了他底靈魂，却是讀書，却是學習，却是旅行，却是發展他自己，却是逐日地向着善的和聰明的途上跑——那末，他便比我們更近着理想的世界了！而且，世界需要這般人正如需要工作者一樣地急切呵；而且，他那閒暇果子不久便會有利于那些他所碰到的和他所愛的人的呵！

臨了，讓我們不要忘記：工作的人應該有閒暇的時候去尋快樂，閒暇的人應該按着本分

去做工作，「工作的時候工作，玩的時候玩，這是得到快樂的惟一的路」呀！

散步與旅行（簡論之二十七）

不是個個人都要看遍全世界的。威尼薩人從未見過馬，這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離開威尼薩呵。這一種人不是說沒有好奇心，不過他們這種好奇心都用在自己的事情上；在他們看，他們日常生活已經太大了，他們再也沒有閒暇去留心他們日常生活以外的世界。東方人對於行旅，也是太不關心了；他們自然而然的愛固定的生活，不大好動，他們只要在想像當中去旅行一番，已經覺得夠滿足了。散步或騎馬或御車，差不多已經是一個小範圍的旅行了；它們的目的是要滿足他們好動的願望，是要廣他們的眼界。在我們的祖先看來，這一種旅行，算是無上的了，算是再好沒有的了；實在的，這一種旅行到了現在，也還算是最好的呢。坐在摩托卡裏面的人，目空一切地把他的車子開向前走，他對於走路的人，是含一種輕蔑的意思的，而他的車子過去，往往使走路的人沾了一身爛泥，但是，如果走路的人是爲了尋求快樂而在散步的，那末他對於坐摩托卡的人不會發生嫉妬。當他快快樂樂地

向前走的時候，仰觀天上燦爛的雲霞，四面望着碧油油的樹木，和豔麗的花卉，耳聽着枝頭上小鳥底悅耳的調子，更呼吸着新鮮的空氣，享受着暖日和陽光以及四週圍一切的景物，——他實在覺得那坐摩托卡的人，實在太討人厭了；他覺得那摩托卡和坐在摩托卡裏的人，實在是一大堆人和獸都要討厭的活動的障礙物呵。

現代人大都患了一種心急病，他們要在一個急迫期間旅行到很遠的一處地方，或者在一個匆促期間旅行很多的地方；所以他們要利用摩托卡，他們希望摩托卡可以到各地方去；他們因為趕快要到某一處地方，所以當摩托卡是一種最利便的東西。但是爲了娛樂而旅行，却想以三個鐘頭的工夫由上海到杭州西湖，想以一天的工夫，由上海到江西的廬山，想以一天半的工夫，由上海到北京的西山，想以十二個鐘點頭的工夫，由上海到普陀；這無異於跑過了劇場就算聽戲，又無異於把三天的飯積做一頓吃呀。從前的人，是比我們聰明得多了。

• 從前的人旅行，如果時間不充足，便到近一點的地方去，如果時間很充分，那末就到遠一點的地方去；譬如他們要從上海到西湖，至少要外半個月的工夫，在那里流覽風景，鑒賞

古蹟；譬如他們要從上海到廬山去，至少要化一月的工夫，在那里與自然爲伍；而且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便會和當地人營一樣的生活。

果然，時世是已經變遷了，所謂人事呢，也跟着時世而變遷了。在目下我們要到某一處地方去旅行，再也不能希望別人寫幾封介紹信給那地的朋友，即使有人替我們寫了，那地的朋友也不會招待我們的；所以我們旅行到某地方去，只好去住旅館，而且對於異鄉的生活只好從外表上去觀察，至於內部的實情，怕不容易認識了吧。雖然，我們應該明白，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再比旅行快樂，再比旅行有益的可。我們有時間，該從事於此呀！

給我們享受的自然底奇蹟很多呢，如：汪洋的海，曲折的海灣，險峻或蔥綠的山，清明的冰川，瑰奇的瀑布，蒼鬱的森林，潔淨而秀麗的湖，一瀉千里的江河，遠望如晚炊似的噴火的山，爽快而可以療疾的溫泉，幽深的崖谷；奇異的城市，偉大的建築和古怪的人；熱帶上的植物和動物，我們所不常見的他處的青天和不常經歷過的他處的氣候，和其他一切景色。

在愛好藝術的人看來，世界底奇蹟該更多了：藝術底偉大的古代的作品，在常人所不注意的，藝術家是奉爲至寶的。西班牙人有句俗話說：我們走到「不盡圖」Pédro(著者按：此係指西班牙都會馬德里 Madrid 城內那些很合時的散步之地或兩旁夾有樹木的道路而言)，那一天，正好比是結婚的那一天呵。『真的，散步和旅行的快樂，何嘗不及結婚的快樂呀。我們試去看看巴黎之美麗的繁華的街市，羅馬之稱爲天下之絕觀的含有四千四百五十二間房屋的梵帝坎宮 Vatican，亞拉伯底駿馬，新幾內亞底極樂島，佛羅稜薩 Florence 底華麗的建築，北京頤和園底全景；我們試去立在俄比河鐵橋和倫敦塔橋底上面，立在富士山之嶺，立在能冷到冰點下三十八度的帕米爾高原，立在產生於印度的有三百五十餘大幹三千餘小幹的其下可容七千人的巴尼顏樹(Ficusindica)之下，立在居庸關底萬里長城之上；我們試漂浮於那婆羅門教徒以爲浴後可消滅罪障的聖水恆河之上，漂浮於周圍約百四十哩的日本琵琶湖之上，漂浮於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之上；我們試去憑弔周圍六十哩厚八十五呎，高三百三十八呎有銅門二十五小塔二百五十的古巴比倫城；我們試去遊歷因馬關條約而被日人

割去的號稱日本寶庫的台灣，我們試去尋求爲獨立自由而犧牲的敘里亞人底白骨所在的大馬色城 Damascus，我們試去探訪倒曹之役郭松齡會立奇功的三道關；我們試去參觀爪哇底鬥虎戲，澳洲底羊毛棧，扶桑三島底櫻花，巴黎底凱旋門，不魯舍爾底市政廳，倫敦底水晶宮，北京底太和殿，南京底明陵；我們也去聽聽美國尼亞加拉 Niagara 瀑布底聲音，去聽聽塞北駱駝踏沙的聲音；——這是一定會使我們底快樂達到頂點的，一定會使我們感到人生值得稱頌的，一定會覺得有無上的安慰的。

在旅行的時候，我們觸景生情，那弔古之心，自然而然會得生出來的。歷史上曾有許多寶貝遺留給我們：宮殿，古屋，紀念碑，遺跡，戰場和塚陵，偉人名士住過的讀過書作過工的地方，我們到了那里，似乎前人底精靈，都和我們在一塊兒了；還有表示現代生活的場所，如商店、工場、教育機關、法庭、教堂、廟宇、近代的音樂廳、畫室和劇場；還有我們同時代的人所建樹所製造的近代文明所寄託的奇蹟和功勳——我們都急於想看；我們都想明白：我們在本鄉所做的事，他鄉之人是如何做的；我們如何會和他相似，或他們如何會不和

我們相似。我們想滿足我們底快樂，除旅行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而且，旅行了之後的我們，便已享受了學習了不少了：我們底心界擴大了，明白我們底國并不是全地球，明白各色人種和各種文明，也有不比我們卑陋的，明白我們底社會，不是萬物底準則。誇大的我們，也許會因了旅行而更求進步呀。

我們知道：太史公遨遊名山大川而文章益奇，德儒康德以一定的時間散步爲人所稱道：的確的，散步和旅行，於我們身心是有很大的安慰的。

東與西（簡論之廿八）

東與西這個題目，實在是太厭廣泛了，要引伸起來，便十萬言，也說不盡。現在姑把它重要的地方，簡括地說一說。

東與西，就是東方與西方的簡稱。在一個橘子形的地球上，究竟那一面是東方，那一面是西方，本來是沒有一定的。有地理學家者，利用了紙筆，和一部分的儀器，把一個地球劃了經緯度，因了經緯度，把南北亞美利加洲稱為西半球，把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亞非利加洲及大洋洲稱為東半球。但是一般人的概念上，却并不是如此。眼高頭大而居心勢利的所謂文明人，是把那些不進化的落伍的民族，放在腦後的，他們說起東與西來，總忽略了非洲人；總算不幸中的大幸，中國有了幾千年文化歷史，勢利的學者底頭腦裏，還留着一些所謂「支那」的影像，於是乎他們把中國、日本、印度、暹羅、猶太、朝鮮、阿拉伯等地，目為東方諸國；把歐羅巴諸國和美洲諸國，目為西方諸國。東方與西方，有了他們這麼一個

勢利的分法，總算把地理學者底分法，無形中打消了。我們呢，也是依樣畫葫蘆地把東西的概念，如此地確定。

在現代的世界裏，所謂西方人者，頗有控制全人類的氣概。他們看東方人，好像是奴隸，而他們看自己呢，好像是自然界底主人！落伍的東方人，有時候看起西方人來，往往以瘋子一類的人比擬他們，可是歐洲人有時會加代表東方人的中國人以「懶惰狗」的徽號的呀。其實，所謂西方人者，何嘗瞭解東方人，而東方人也何嘗看透了那西方人呢。東方人與西方人之間，正是隔了一層很厚很厚的紙板呵。有許多學者，也不否認那東方人底懶惰和西方人底瘋癲，他們只以為所以使東方人懶惰和西方人瘋的癩原因，是爲了東方人住的地方較熱，所以能力比較小，而西方人則完全住在溫帶上，所以能力自然較大：這種隔靴搔癢的原因談，我們可以不用思索而直斥其謬誤。我們試從北歐旅行到南歐，我們覺得南歐底氣候較暖，而南歐底人民所帶的東方色彩亦較濃，我們再從東西相交的君士坦丁堡直向南行，直向非洲極南端的好望角行去，我們也很會覺得非洲人能力底薄弱的。然而，我們試

從亞洲底南端向北而行，譬如由爪哇到北京，我們便也會覺得氣候固逐漸由熱而冷，而那北亞人民底活動能力，却也並不下於北歐人了；而且，我們試向東行至扶桑三島的日本，那麼，我們便該很相信東方人底吸收力量和發展能力，實在有超過西方人的可能。我們以這種實地觀察，可以決定說：氣候與勤惰，是有關係的；然東方人不是完全住在熱帶裏的，西方人也不是完全住在寒帶和溫帶裏的，所以要武斷東方人是懶惰並能力不足，而瞎吹西方人底勤懇有為和才具富足，那便是很顯著的錯誤，那便是瞧不起東方人底西方學者所撒的謊。

雖然，東方人與西方人底氣質，自有不同的所在。東方人不耐煩思索，好模倣，以創造為蠢笨的舉動，缺乏判斷力，無推理力，感情底興奮無定時，即興奮了也不能持久，意志比較薄弱，好講空話，喜假客氣，善敷衍，輕然諾，欲以小利結人歡心而在他背後便一味譏評，好誇大，作事只見權利而忘却責任，利己心太強，對於他人底譽毀以有利於己與否為標準，好交友而不以誠，生活狀態底無規則和不求整潔，無遠大目的，有景仰偉人心而不能持久，缺乏能力者之驕傲，作事並無方針等，都是東方人很明顯的缺點，有了這種缺點，所以

沒有科學，沒有組織力，沒有特立獨行的氣概和事業，沒有大的工商業。西方人底思索過度，武斷固執，神經過敏，暴動，酗酒，好虛榮，殘酷，驕縱，崇拜偉人底過分，蠢笨，不愛和平，無謙讓的美德，無利害輕重的觀念，野心太大等，又都是西方人很明顯的缺點：有了這種缺點，所以拜金，所以形成社會上的激烈衝突，所以容易犯殺人罪，所以奢靡。東方人并不是沒有長處，中國人底耐苦機警，印度人底思想之深遠，波斯人和亞拉伯人底善於經商，日本人底善於取他人之長，這又都是爲世界人所稱道的。所差的，東方人有了經驗和事實，不曉得根據了它們以建樹科學的定律和系統。因此，東方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往往易爲西方人所乘而失却其獨立性了。

東方人底聰明，是西方人所及不來的。東方人快樂的程度，也要比西方人高。東方人把一部分生活，化在思想上，把一部分時間，化在意見上。他是很滿足而快樂的。歐洲人底脾氣，與東方人有很不同的地方，譬如，有一個歐洲人坐在樹蔭底下，他會享受那涼爽的福氣的，然而他底享受，并不長久；他坐在樹蔭下，雖覺快樂，但過了一度不息的奇異

的感覺之後，他便要開步走了，便要到太陽光中去跑路了。東方人便不然。他歡喜在樹蔭下多坐一會兒，而且他巴望這種快樂能夠延長下去。在東方人想，以為既有了一部分愛，有了一部分生活費，他何必再苦苦地去多求呢？「拚了命去做事，不是太蠢嗎？」這是東方人常有的思想，而為西方人所沒有的。頑固的東方人，哪怕看見了歐洲人底生活，也不會受着絲毫的感應的。在歐洲人看來，以為生命終究是不滿足的；所謂「現狀」者，是充滿着不滿足的；所以他們終日價在向前直跑，企圖獲得一個想像的整個的快樂，這快樂，也許是永遠不會達到的；然而，東方人却以為快樂是天賜的呢。西之人好名的心，較東方人切。他們終生在努力發明，以為這樣可以增加他百倍的名譽。他們——西方人——每天會把那從西方人心血造就的新奇的事物，顯示給東方人看，然而東方人是不會瞧見的。他們——東方人——以簡單的事物自娛：在與妻子談笑時，在戶外謀生時，在心境安閒時，他們都覺得快樂；西方人底勢力，沒有完全侵入東方時，東方人底快樂正多着呢。擾亂東方人安閒生活的各種事物，差不多都是從西方來的；我們知道西方人大多是殘酷的：戰事、爭

鬥、搗亂、願意國家多事，差不多是好勝而不仁的西洋人底家常便飯哪。

東方人相信「命由天定」，所以「樂天安命」的快樂，確乎是西方人不能獲得的。他們——東方人——不追求既往，以為那是天數，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相信明天的事，也是為天所定。這種「命由天定」的信仰，西方人絕對沒有；西方人只相信：人底幸福，是為人底意志所確定的。然而就這一點，便可以做「東方人落伍西方人突進」的證據了。

三大宗教底創始者都是東方人。東方人思想之深邃和聰穎，却是值得稱頌的。但，東方人，究竟太偏於空想了，凡事不求實際；太會後退了，凡事不求前進；因而造就了一個衰落的被白人侵略的人種。

殘酷而驕縱的西方人太偏於物質文明了，於是發現了缺陷，人生慰安不足的缺陷。這種缺陷，有人想以東方的精神文明去補救。這種截長補短法，究竟是否是對症下藥，我們無暇去討論。我們只相信，物質文明，達到高度的西方人，才有解決可否談東方精神文明這一個問題的必要。衰落如東方人，再不向西方人那一條物質文明底大路跑，怕要由衰落

而至於滅亡了。迷信精神文明迷信東方文化的先生們，不要再在進化的途上開倒車呀！

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

(簡論之廿九)

鄉村生活之可以留戀，是在新鮮的空氣；城市生活之可以豔羨，是在住屋之精緻。在鄉間裏，我們很愛那清冷的早晨，很愛那荊樹或山楂樹圍成的籬笆，很愛那飛翔在花間的嗡嗡的蜜蜂，也愛那金色的欲去還留的夕陽；我們並且愛那蔚藍色的天上所形成的幻景，活動的雲，垂着果子的樹木，茅屋底屋頂，黃色的稻屯；我們更愛那田間和花間的芬芳，和幽靜而柔和的涼風；尤其愛那小溪，小鳥所拍奏的琴聲和歌聲。農人們在田間工作，鴨兒在池裏搖搖擺擺地行着，牧童們領着牛羊們去休息；這種景象，我們都是看不厭的；晨間的雀聲，晚來的鴉聲，和那豬欄裏羣豬底爭食聲：我們也是聽不厭的。我們也有閒暇去憑窗遠眺，也有閒暇去坐在園裏而默默地想，也有閒暇去綠茵之上散步閒行，也有閒暇去瞧那白鷺和雲雀之橫飛，更有閒暇去注視那樹林間的白兔和傾聽那夜鶯所唱的調子。我們四周的景色和四周的事物，都顯出寂靜和平的意態；而且當我們離開鄉村回到城市去的時候，看見了很

粗很大很長的烟突，看見了密縫得不透氣的屋宇，看見了充滿着人充滿着嘈雜的聲音的街道，我們幾疑是由天堂墮入地獄了！

然而，善變的我們，終不會呢咀城市的；我們由鄉村到了城市的最初一剎那，果然有由天堂墮入地獄的感想，但過了一會兒，所謂地獄者，似又轉變為天堂了，轉變為另一種的天堂了。我們由鄉間來，最初所行的那一條街，就是使我們發生「地獄之感」的那一條街，它似乎也會給我們快樂了：我們看看林立的店鋪，看看店家門窗內的陳設，看看那各行各是各有所圖的行路的人；我們瞧瞧那叫化子、商人、流氓、放浪的女子、小官僚、軍閥、財閥等底來來往往；我們很高興碰着那充滿皺紋的老人底面孔，我們也很快樂遇見那面如敷粉的少年底面孔。城市裏有公園，我們可以到公園裏去想像我們在田間的快樂；我們住宅裏面，或者也有小小的園，我們可以在園裏賞鑒那花草之怒放和鷄鴿底奔巡。然而，這些，似乎還不是城市中最可稱頌的呢。一般人以為城市中最大的快樂，是在室內。是的，室內的確值得稱頌的。從忙的街上到閒的家裏，覺得閒的家裏是惟一的休息和慰安之處；把我們

書室底門關起來，把一切繁喧的羣衆關在屋外，這時，便有了靜寂的光陰了，我們試手一卷書，默默地看着，或提一枝筆，徐徐地寫着；這種快樂，真是無上的了。在城市裏，似乎還有許多可以使我們娛樂的家庭呢。大的公共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院、展覽會，演講廳；各種研究會和俱樂部、音樂廳、酒樓、跳舞場、戲院：這些都是我們底可以款待賓客的實際的精緻的場所，這些場所，是十分歡迎我們去的，我們在這些地方呢，既可以讀書，又可以研究；既可以看到，又可以聽；既可以娛樂，又可以享受一切；我們底心，該是十分滿足了。

「在鄉間裏，我們可以尋着自然底美；但要享受那藝術和音樂底美以及心的滋養物，自然只有在城市裏找尋了；」這話，也許是不錯的呀。而且，我們也相信，如果沒有藝術和音樂底美以及心的滋養物，我們會從田夫們底水平線上慢慢地沉沒下去的！

鄉村生活底趣味和城市生活底趣味，在上面總算約略地敘述過了，現在可以作下面這麼一個結論：鄉村生活是享受自然的生活，城市生活是享受人爲的愉快的生活；鄉村住久了，有孤陋而寡聞的缺點；城市住久了，有沉湎於聲色的弊病；村夫之鄙和市儈之俗，是一樣地

可以討厭的。然而按中國底國情講來，佔人口最大多數的，還是農民，得不着心的滋養的，也是農民，樹中國國家底基礎的，也可以說是農民；所以到田間去供給農民以心的滋養物，去領導農民以行進化底大道，這真是一件很緊迫的事哪。正在呪咀城市生活人們呵，鄉村底自然美，笑迷迷地在招你們呀；去罷，去做一半兒爲自己一半兒爲中華民族的工夫罷！

讀書與圖書 (簡論之三十)

大多數人讀書，是以他自己堅定的眼光去讀的。這種態度，乃不是出於自然的；但因了這種態度去讀書，其所獲得的，一定很微。自己有了堅定的眼光，自己有了成見，便不能容納別人的意思了；各政黨間所以彼此不能常相瞭解，有些人所以不能撇去他們底過失，普通一般的情勢所以常少變換，原因大都在此。在戰爭上，這種固執着成見的態度，可說是達到極度了；各交戰國只知他自己國家底威權和聲譽和可以稱頌的地方，各戰鬥員也只知爲自己打算，想預備做一個未來的赫赫的英雄，在它們或他們看起來，自己底國家，是無瑕可指的，而敵國呢，則完全是錯誤的。這種態度，如果用在讀書方面，那真是糟到極點了。

我們讀書，應當是在求真理一方面着想，無論這真理可以使我們愉快的或不使我們愉快的，我們總當向它尋求；我們讀書，也是爲了糾正我們錯誤的見解。我們知道，惟讀書才

能發見我們見解之錯誤。我們對於沒有曉得的事情，在書上可以獲着一些，我們應當多讀些書，以獲取未經有過的知識。我們本了求真理的主旨去讀書，所以我們應當多讀些與我們原有主張不相和協的書報。保守黨員應得多讀些自由黨報紙，反對基督教的，應得多讀些基督教底書籍，這是很不錯的見解。詩歌和小說，與其多下死工夫去讀，不若多費點時間去賞鑑。正如一朵玫瑰花，在植物學家看來，原可以做科學研究的對象的，但當他很愛護很豔羨這朵玫瑰花時，當他看這朵玫瑰花是美的物件時，他便不是做科學研究的對象了；所以一種藝術品，原是可以給我們以某種知識的，但總沒有比它底美感動我們來得深；我們對於詩歌與小說，也是如此，詩歌與小說，原是可以給我們以許多教訓的，但總不若我們去賞鑑它們底美呵。讀一本小說名著或戲劇名著，如果當它是一種功課或當它做一種引言或格言底源流，那便是毫無美的觀念之表徵，而且進一步講，也可以說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在小說或戲劇上所表演所描寫的所提及的想像的人物，必染有它們特殊形態和特殊個性的色彩，我們當它們做模範，不是很危險了嗎？

讀好的書，讀好著作家所著的書，這是很聰明的一件事。壞的書，猶如醜惡的蘆葦，我們寧可沒有菜下飯，但不能以蘆葦代菜，可是，我們要小心，這些醜惡的蘆葦上，有時也會著上一二朵美麗的花的呵。一個好的哲學家，論文著作家或科學家底著作，我們不但應當很仔細地當做對象來研究，並在他底書上，拿我們所認為合意的思想之所在的地方，塗上記號，而且，也應當把他書上所表示出來的他底特性，他底主義，他底環境或者他底風格特別注意，這正如我們旅行到他鄉去的時候，我們不但要注意我們四周的事物，并且也要注意到異鄉人底生活。

好的書，似乎是和那過去的和現在的偉大的心靈談話；好的書，正如過去的和現在的偉大的心靈底最後的意思及其對人類最後的教訓；它們正是「一切情感、經驗、思想和對世界的觀察」的結果和精華。當我們讀達爾文著作的時候，我們不僅要讀他書內的本義，我們還要研究他所以使他成爲達爾文的奧義；而且，我們應當知道，他書上所表顯出來的那些他所觀察的精華，就是最好最精的所在。以這種方法去讀書，那末，一本好的書，正像是一

瓶由許多花製成的香精呵。

有些人，僅讀現代的書，這真是頂笨的了。過去的大詩人，大小說家，大哲學家和大歷史學家底著作，是有永久性的，什麼時代都有影響的；推而至於各偉大人物底著述，也是如此。隱藏着的寶貝，只有到老和舊的房子裏去找尋的，有許多過去的很有力量很有聲譽的著作家，他們在當時，怕不十分爲人瞭解的，怕不十分爲人所器重的吧，然而到了後來，瞭解他的人多了，器重的人也多了。我們應當知道，有無數新思潮，只不過是舊思潮罷了，只不過從前人底思潮再起和復興罷了；這些可以復興爲新思潮的舊思潮，當其初起時，也不乏信徒，也不乏研究者，但當該思潮發生時的信徒和研究者，其研究的程度，總不及我們那麼深，其研究的方法，總不及我們那麼精呀。多數的發明家和科學的發見者底功績，是值得人稱頌的了；但他們之前，也有所謂「先進」曾經在他們底功績上幫了不少的忙了；這些「先進」，曾經預示了未來的「發明」和「發現」了呢。而且，我們所認爲最新的學說也許在古代已經是出過風頭已經算是新的了呵。

讀書也可以老友爲例。我們在社會上，認識了許多有趣味的人，但在這些人書中，可以認爲眞朋友者，是很少數。讀書亦然，我們曾經讀了許多書，但可以做我們終身的伴侶，不過是很少數罷了。這些很少數可以做我們終身伴侶的書，並不是最偉大的，也並不是能教訓我們最多的，而且，有些我們所認爲百讀不厭的書，實際上我們是愛它們底缺點和瑕疵呢；不過這些書，所以能令我們百讀不厭，實在是因爲這些書底本身，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和一種引人入深的芬芳和使人神爽的音樂呵；我們愛讀這些書，正如我們愛看孩提們底天真爛漫的出乎至誠的笑呀。我們願意把這些書中選擇一卷以爲終身伴侶，我們願意常聽那抱在懷中的孩提底笑聲，正是我們生命中最純潔而最有味的事呵。

有些書是可以給青年人讀的，有些書是可以給中年人讀的，有些書是可以給鬚髮灰白色的人讀的；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好書，我們該讀許多遍；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該讀它，我們年紀慢慢地長起來了，我們更應當讀它。這些書是會隨着我們底年齡而變化的。譬如，白樂天底詩，是婦孺都可以明白的；琵琶行一類的詩，在年輕的人看來，是一篇很好的

故事，成人看來，却是一篇很偉大的敘事詩，所謂「纏綿悱惻，哀豔動人」，是這詩底評語了；年紀稍老的人看來，這詩真是社會史底資料呢。

書籍和果子一樣，有它們自己底滋味和香氣；嘗我們覺着這滋味和香氣時，我們便會去親近它們的。當我們喝酒的時候，便想到讀史記滑稽列傳中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句子了；當我們悼亡的時候，便想到讀晉時潘岳底「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的詩篇了；我們在呼籲和平時，便想到杜甫底「兵車行」了；我們憑弔戰死的兵士時，便想到李華底「弔古戰場文」了；我們如反對宗教，會想到韓愈底「諫佛骨表」；我們如遭了母喪，也會想到歸有光底「先妣事略」的。還有些好書，如陶淵明底詩，我們當走到田園裏去讀的；王摩詰底詩，我們當走到山水勝景之中去讀的；沉醉時，可讀太白底詩；憂鬱時，可讀易安之詞；王羲之底蘭亭集序，如到浙江底山陰去讀，當更有趣味；蘇東坡之赤壁賦，如到湖北底黃岡去讀，也當更富於興致。這些名著，可以不朽的；那些親愛的老著作家，把他們底智慧或他們底美給我們，把他們底眼淚或笑影給我們，把他們底實事或他們底想像給我們；他們與我們同

坐，與我們談話，並安慰我們；而且，當我們立在他們底紀念碑或墓底前面，或行經可以紀念他們的地方，讓我們脫了帽子鞠躬禮罷，讓我們誠心地感謝他們那種遺留給我們富有真善美和天才的不朽的愉快罷！

圖書底選擇 (簡論之三十一)

如果我們藏有很多的書在一個圖書室裏，我們試把這些書，按着它們底內容而排列——把詩人底著作，放在一起；把小說家底著作，放在一起，把哲學家底著作，放在一起；把歷史家底著作，放在一起等——又把這一起一起的著作，按着他們底文字而排列，而後再把它們依着年代而排列；如此排列法，大體講來，總算是好計畫了。我們試一進按着這種排列法的圖書館裏，把四面一望，那麼，那些一串一串大著作家的名字，都射進我們底眼簾來了。

在詩人一起裏，有許多很觸目的名字是：屈原、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孔融、劉楨、阮籍、陸機、陸雲、張載、張亢、潘岳、左思、嵇康、陶淵明、謝朓、鮑照、江淹、謝靈運、庾信、徐陵、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柳宗元、韋應物、李賀、韓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隱、溫庭筠、杜牧、李後主、王安石、蘇東坡、陸放翁、元遺山、朱淑真、

季易安、柳耆卿、辛稼軒、吳文英、姜白石、楊慎維、高啓、李夢陽、吳梅村、王漁洋、袁子才、蔣士銓、朱彝尊、李笠翁、張可久、馬致遠、關漢卿、董解元、王實甫等。也有很許多由外國文翻譯而來的觸目的名字，如：荷馬 Homer，愛休羅 Aeschylus，蘇富克禮斯 Sophocles，但丁 Dante，莎士比亞 Shakespeare，米爾敦 Milton，雪萊 Shelley，羅倫 Byron，顧兒南兒 Corneille，拉西努 Racine，莫連爾 Moliere，鮮勒 Schiller，哥德 Goethe，加笠台杉 Kalidasa，邱塞 Chaucer，斯賓塞 Spencer，普伯 Pope，格來 Gray，彭時 Burns，施高德 Scott，濟慈 Keats，華士華斯 Wordsworth，白郎甯夫等 Mr. and Mrs. Brownings，郎弗羅 Longfellow，惠德曼 Whitman，丁尼孫 Tennyson，史文朋 Swinburne，高爾該 Gorky，拉馬爾底努 Lamartine，慕俄 Hugo，惠爾達 Verlaine，塔梭 Tasso，雷門托夫 Lermontoff，普希金 Pushkin，般生 Bjernson，易卜生 Ibsen，海涅 Heine，等。這些詩人底重要作品，正是人類底尊榮呵，真是人類高貴底門呵！我們有了這高貴的門，才能進神聖的文學之宮呀！

屈原底作品，富於情，可以說是中國抒情文學的大家。曹子桓以典論著稱，詩底風格

極高。曹植是建安文學中之首屈一指者，他底作品，慷慨雋爽，實在值得一讀。『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劉楨壯而不密。』阮嗣宗底詠懷詩，爲世所重。二陸『才高辭瞻，舉體華美』。三張並爲時所稱，尤以景陽底風流調達，音韻鏗鏘，使人讀了，滋味無窮，潘岳善爲哀詠之文，他底悼亡詩，是不朽的作品。左太冲辭藻壯麗。嵇康是竹林七賢底領袖，有名『懶骨頭』，他底作品，是『詞氣清峻』。陶淵明是東晉底詩傑，善於描寫冲談閒遠的情致，作品一點沒有雜湊生硬的毛病。謝眺是南齊底詩人，最善五言詩，很清麗。鮑照所寫的詩，富於豪壯之情，可惜過於彫琢。江淹呢，大家都說他有生花之筆，實際講起來，他底作品，也太過於彫琢了。

謝靈運多『游覽旅行之作，感時傷亡之篇』，新俊深刻，是他底長處。庾信是梁陳最有聲色的作者。徐陵底才具文藻，能夠和庾信相匹敵，在當時稱爲南徐北庾，後來以他們底詩體，稱爲徐庾體。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中之聖。王維底詩中有畫。孟浩然底詩，以『不鉤奇抉異』見長。柳宗元底詩，很深邃峭勁。韋應物底作品，閒澹簡遠。李賀才

高，他底詩，一般人說他有鬼氣。韓愈底作品，硬語盤空。白居易底詩，流麗平坦。元稹與白居易相匹，一般人稱他們二人底詩，叫做元白體。李商隱多綺麗綿密的作品，可惜歡喜用拱托的典故，有時反使人不容易明白。杜牧之豪健跌宕。李後主煜所做的詞，淒惋動人，真「亡國之音哀以思」了。王安石雖則是個宋時底政治家，但他底詩，到也有「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的評語。蘇東坡是宋時有名的詩家，所寫的詩詞，大都是「才思橫溢，觸處生春」，有人說他那一枝健筆，「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真是李杜後的詩傑了。

• 黃庭堅和蘇東坡齊名，他底詩文，真是「超軼絕塵」。陸放翁是宋南渡後愛國的詩人，善爲悲壯之音。元裕之文備衆體，一般人以「遺山先生以文章獨步天下者三十年」，傳爲美談，他底作品，是奇崛巧竊。朱淑真以斷腸詩詞得名。李易安呢，大概都說她是宋時第一位女詩人，我們讀了她底漱玉詞，實在也佩服得了不得。柳耆卿詞，雖「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曉風殘月」，但究竟是「詞志妥貼音律諧婉」的。辛稼軒底作品，大有「橫絕六合掃空萬古」之概。吳文英底夢窗詞，正是「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

碎下來，不成片段」。姜白石所作，風格高秀。楊維禎底「鐵崖樂府」，「從橫排氣，自關叮咛」，真是元末底大作家。高啓是明初四傑底傑出者，所作雋而清麗。李夢陽底詩文，雖有人說他是「摹擬剽竊」，而他才思雄鷲，在明代詩人中，實可以稱許的。吳梅村吐納風流，情韻頗深。王漁洋多登山臨水的作品。袁子才主作性靈詩。蔣士銓多悽愴的作品。朱彝尊根柢盤深，牢籠萬有。李笠翁是戲劇的作家，他底代表作品，有十種曲。張可久如「瑤天笙鶴」，馬致遠如「朝陽鳴鳳」，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這都是很當人評語。董解元有傑作名「西廂」，王實甫摹做了，便作出很有聲譽的西廂記，可見董解元底才具，不見得比王實甫卑劣了。這些有名的詩人底著作，正是製成人類幸福的寶貝呀。

荷馬是希臘古詩人，他是敘事詩底祖師；愛休羅是能作悲體詩的希臘底詩翁，作品很有力量；蘇富克禮斯是希臘劇曲家中，作品最秀美的；這三個人，是希臘文學底最高峯。但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詩人，他底歌曲底光燄，把中世紀的世界，完全烘染了出來，直到如今，這光燄還沒有少熄。莎士比亞是英國底詩聖，他底作品中，飽滿了人類天性的表現。

米爾敦是能見无上奇妙的英國詩人。雪萊能聽安琪兒歌聲的英國詩人。擺倫是詩底啓明星。顧爾南兒是最有英雄氣的法國詩人。拉西是努法國十七世紀底悲劇作家，能描寫愛，野心，殘虐的熱情，並能描寫優美的宗教情緒，他底作品，是最和諧而最柔嫩的。莫蓮爾在法國劇曲家中，是最合人情而最淵博的。鮮勒是德國的帕奈色山(Parnassus)是希臘底山，相傳是神之居所)底王子。哥德雖是德人，但他實在是超人，實在是全世界歌者底頂聰明的一個。加笠台杉是印度底莎士比亞。邱塞是英國詩壇底父親，他底力量，到如今還很大。斯賓塞是英國依利薩伯時代第一流的詩人，死了，能和邱塞、莎士比亞、米爾敦、相並地葬在西閔斯脫寺院(Westminster Abbey)使我們至今能夠到倫敦去崇拜四大詩人之墓。普伯是十八世紀的英國古典派詩人。迥鬱寡歡的格來，於十八世紀英國文壇的聲譽，是很有幫助的。彭時是英國十八世紀末葉的抒情詩人，是浪漫主義底先鋒。施高德是英國獨腳詩人，他是很有名的不但會做好詩，並會寫很好的小說。滋慈是英國底短命詩人，只活了三十六歲，而當時詩名是很大的。華士華斯是十九世紀初葉英國文壇底絕好助

手，他主張用俗話做詩，他在詩壇上，可以戴月桂冠的。白郎寧是英國維多利亞朝底很爲一般人所崇拜的詩人，他能夠寫出各個人底心；他底夫人，也是英國人所崇拜的女詩家。郎弗羅和惠德曼，都是英國詩壇底花。丁尼孫是英倫三島上的一個甜密的詩人，能夠擷取了歷來各詩家底長處而自成一派，他和白郎寧並稱爲維多利亞朝底兩大詩人。史文朋是十九世紀末葉的英國熱烈詩人，有人說他是雪萊之後第一個感情熱烈者。高爾該是近代酸苦的俄國文壇上有力的戲曲家。拉馬爾底努是十九世紀法國底大詩人，在法蘭西底詩歌上，是放有異彩的。蠶俄是居法蘭西近代文學史上首位的詩人，他又是人道主義底鼓吹者。惠爾連是法蘭西十九世紀的象徵派詩人，他底詩，是富於色彩的美和音律的。塔梭是十六世紀意大利底狂人，可是他底詩，却是不朽的。雷們托夫，普希金都是俄羅斯有功蹟的文人，尤其是普希金，他底詩是充滿着感情和自由。般生是挪威底帶有田舍風味的詩人。易卜生是著名的挪威底劇曲家，他底問題劇，對人類社會，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海涅是十九世紀的「革命的兒」，他底抒情詩，最堪吟誦。除了這許多值得稱頌的詩人之外，還有許

多許多有聲譽的古代的和近代的詩人，大概都足以給人類以心靈的幸福的，他們底著作，也許比趙氏之璧和氏之璞，還要貴重些。我們不提及圖書則已，提起了圖書，便不得不記起不感謝些偉大的著作家了呵。

我們從詩人那一起裏轉眼到小說和散文作者那一起裏，最觸我們底眼睛的，是：李斯、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梅臯、虞初、桓寬、匡衡、劉向、劉歆、楊雄、蔡伯喈、張衡、傅毅、王充、諸葛亮、陳琳、阮瑀、劉彥和、李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子固、三蘇、施耐庵、羅貫中、宋濂、王守仁、吳承恩、王世貞、侯朝宗、黃黎洲、顧亭林、方苞、姚鼐、曾國藩、金聖嘆、曹雪芹、吳敬梓、李汝珍等；由外國文翻譯而來的金色的名字，則有：拉比勒 Rabelais、漢斐突勒 Don Miguel Cervantes de Saavedra；銀色的名字，則有：彭陽， Bunyan、愛迭生 Addison、笛福 Defoe、施偉夫德 Swift、高德斯密士 Goldsmith、第昆西 De Quincey、歐文 Irving、波 Poe、曹里河 Thoreau、霍桑 Hawthorne、迭更士 Dickens、石克雷 Thackeray、金斯雷 Kingsley、羅斯金 Ruskin、斯帝文孫 Stevenson

培根 Bacon, 王爾德 Wilde, 查都白里安 Chateaubriand, 巴扎克 Balzac, 福勞貝兒 Flaubert, 莫泊桑 De Maupassant, 康果兒昆仲 The Goncourts, 曹拉 Zola, 歌德 Goethe, 司托母 Storm 哥哥兒 Gogol, 屠格涅夫 Turgenev, 杜斯妥亦夫斯基 Dostoevsky, 托爾斯泰 Tolstoy, 羅曼羅蘭 Romain Roland, 蕭伯納 Bernard Shaw, 伊本納茲 Ibanez, 鄧南遮 D'Annunzio 等。

秦本無文學可言，但李斯却卓絕一時。賈誼晁錯，都是漢代有名的作家，他倆底文章，是相伯仲的：結構偉大，筆力遒勁，到如今還被讀者稱道。董仲舒是個迂腐的孔子信徒，可是他那枝筆，實在值得稱許。口吃的司馬相如，也可以把他排到詩人一起裏去的，不過他所做的，也多雄偉的散文，如諫獵疏難蜀父老等，所以也可以說，他是個散文作家。

東方朔談達多端，辭意放蕩。枚臯談笑類俳倡，出筆極快。虞初可以說小說底開山祖師。

桓寬底鹽鐵論，不能不算散文底名著。匡衡精力過人，所作如「上政治得失疏」，實在可使他底名，永留在人間。

劉向劉歆，在文學上，佔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劉歆，他所著的七略，真是不朽的作品。

揚雄也是口吃的，而所著「反離騷」「廣騷」，真是可使他底

曠達永留在人們底心裏的。蔡伯喈既能詩，又能作散文，是東漢底大才。張衡傳毅，都是詞賦作家。王充底論衡，可說是科學未昌明時的偉大的「上下古今談」。諸葛亮底文，很質樸。陳琳阮瑀底表章書記，算是一代之菁。劉彥和底文心雕龍，不僅是一都絕好的文章論，而且也是一部絕好的修辭學。李華文辭綿麗。韓愈柳宗元，所謂是「起八代之衰」的散文作家，他們同時也是很可記得的詩人。歐陽修稱爲宋代古文作家底宗匠。曾子固底散文，質而實。三蘇文名，在中國文學史上很有光彩的，三蘇中尤以大蘇底才具，爲人所稱道。施耐庵底水滸傳，羅貫中底三國志，是人人曉得人人看不厭的兩部民間的小說；他倆真可算得絕世的作家。宋濂底散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不愧爲明代文章底魁傑。王守仁底散文，光采弈弈，可以和他底知行合一說，同垂千古。吳承恩是明代小說作家，所著西遊記，別出心裁，另成一體。王世貞是很有聲譽的明代作家，著名的小說金瓶梅，有人說是他做的。侯朝宗底文，才氣奔放。黃黎洲顧亭林是極有價值的作家，黃之創作「明夷待訪錄」，顧之創作「日知錄」，是學者所奉爲珍璧的。方苞是桐城派古文

底先鋒，姚鼐是桐城派古文底健將，桐城派古文，雖則後來被人指謫，但是方姚等底作品，却是值得一看的。曾國藩雖是民族革命底罪人，然而他底文章，實在當得「偉大精深」四個字。金聖嘆原名張采，實在是一個文壇上的怪傑，以獨到的眼光，發前人未發的言論，他底功蹟，在文學上，真是絕大的。曹雪芹底花園錦簇的紅樓夢，吳敬梓底描寫入骨的儒林外史，都是精深偉大的不朽的小說。李汝珍是被人忘却的有價值的作家，所著鏡花緣，其價值不在儒林外史之下。此外，還有許多給我們很多的滋養物的作家，我們都當深深感謝他們的。

拉比勒是法蘭西底諷刺小說家，他所給我們的，是智慧和笑。沙斐突勒底不朽的著作 Don Quixote 和 Sancho Panca，也不曉得給了我們多少的愉快和滋養。彭陽，愛迭生，都是英國有才具的作家。笛福是倫敦屠戶生出來的小說家，藝術的手段，非常之高。施偉夫德是著名的英國諷刺小說家。高德斯密士是坎軻落魄的散文作家，也可以說愛爾蘭底詩人。第昆西是個奇怪的空想家，所著的評論，很見重於十九世紀的英國。歐文是美國

文人，他所著的「The sketch book」，是很博得觀衆的稱賞的。波是波士敦的小說名家，他底作品，鬼氣襲人。曹里河善寫日記，是一個能夠觀察自然的美國文人。霍桑底作品，很深刻。迭更士是能夠描寫下層生活的小說家，他對於社會底改造，是很有影響的。石克雷底著作，歡喜讀的人很多。金斯雷是抱有救濟社會的熱誠的作家。羅斯金是具有社會改良的雄心的散文作家，他底作品，於文學上，於社會上，都有很大的影響。斯帝文孫是反對寫實主義而竭力恢復浪漫主義的小說家。培根是主張「知識即是力」的，他本不以文著名，然而他論文集，實在使人百讀不厭。王爾德是英國晚近崛起的放浪詩人，然而他底小說道林格來(Dorian Gray)，實足以使他成爲小說家了。查都白里安是想像力很發達膽識很充足的法蘭西文學家。巴扎克是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他很有才識，想以絕大的著作，寫盡十九世紀前半期的階級社會生活，但沒有成就。福勞貝兒是一個矛盾的小說家，然而人底生活，實在是矛盾的生活呵。莫泊桑底短篇小說，實在精緻極了；描寫的靈活，真是使人折服的。康果兒昆仲，對於人事的描寫，是很精緻的，他倆對於十九世紀中葉的法

國文壇，是極有供獻的。曹拉是法蘭西自然主義作家底泰斗；他描寫低級社會的悲慘狀態，絕精細而動人。歌德是德國第一流詩家，然而他底成功的作品浮士德，足以顯出他底小說天才，實在很高。司託母底小說天才，也可以稱頌的，中國青年所愛讀的茵夢湖，便是他著的。哥哥兒是描寫俄國社會很透關的小說家，他和普希金，屠格涅夫底名字，大概讀了他底名著「父與子」的人，該都曉得罷；他底散文，實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杜斯妥亦夫斯基是對於人類的痛苦以及弱者都很表同情的俄國著名小說家。托爾斯泰是傾向於人生的善的小說名家，他是抱無抵抗主義的。羅曼羅蘭是現代崛起極有勇氣的作家，他是輕視混戰的。伊本納茲是令人驚心動魄的西班牙底近代小說家，他底作品，極為一般歐洲人所賞識。蕭伯納是英國費邊會(Fabian Society)底健將，他那唱道社會主義的心意，時時流露在他底文裏。鄧南遮是意大利現代的文豪，他是象徵派作家，也可以說是現代的光榮底驕子。這許多光榮的作家之外，自然還有許多未被提及的有功蹟的文人以及許多有偉大的著作行世而其名不傳的文豪，我們何嘗可以不很尊敬地把他們印在心裏呢！

我們所說的這些詩人小說家和散文著作家，他們底成名，只藉他們一二部的著作，他們除此一二部藉以成名的著作之外，總還有許多驚人的作品。我們對於他成名的一二部著作，固然時時不忘，而瞥見了其他的著作，我們底眼，也許會眩耀的。我們盡畢生之力，對於近代著作——遠代的，不必說它的——，能讀多少，這是很難說的。最好，我們把這些名著作家底主要作品，先讀一二部（當然，讀的時候，最好以文學史或文學家傳記作我們底指導。）而後再覺察他們是怎樣的一種趣味。讀書也當有變化，不可死守着一種書而不放。

• 譬如，我們去巴黎或羅馬旅行，這是聰明的，但要畢生住在巴黎或羅馬，那便笨極了。我們把著名的作品，一一的瀏覽，沒有敢嘲笑我們的。所以最好的計劃，是：把各作家最好的作品先讀了，而後再及其他次一等的作品。

嘗慣了詩歌和小說等類文學作品的人，對於其他的書籍，是沒有多大趣味的；而且，詩歌和小說等類的文學作品，歡喜的人居多；至於有價值的哲學書和歷史書，歡喜的人，便不多了。我們知道詩歌和小說，離不了美的形式——詞句之美，裝訂之美等；那哲學和歷史

呢，形體儘管卑陋，它們底靈魂——內容——却是高貴的。

從詩人那一起看到小說家那一起，再從小說家那一起，看到哲學家那一起，覺得觸我們眼睛的金色的名字，雖沒像文學家那樣多，可也不在少數。我們用足了精神去看，那麼，看到中國哲學家一起裏，便自然而然會有下面這麼一筆賬，浮現在我們腦上：——

支配了一二千年中國人的思想的，含哲學成分很多而忘却了作者底姓名的，是十三經。

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的孔子，於中國文化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他底哲學思想，值得我們注意。

• 與孔子分庭抗禮而使中國思想界別開一蹊徑的，是「其猶龍乎」的老子。略帶社會主義的色彩，而其主張頗適合於現代中國的，是被孟子所目為禽獸的墨子。紹孔子底遺緒而能更進一步的，有「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孟子。與老子齊名而思想更徹底的，則看到莊子。此後，便看見一大串不十分重要的名字，如：陸賈、賈誼、董仲舒、劉向父子、王充、揚雄、荀悅、王弼、何晏、葛洪、范縝、王通、孫復、石介、胡瑗等。繼胡瑗而看到的，便有很著名的宋儒：著皇極經世書的邵康節；有張子全書行世的張載；著通書的周敦頤

；稱爲二程夫子的程顥程頤，著作豐富的而聲譽很大的朱熹；認識「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的陸九淵；昌言功利的陳龍川；看不起古人的葉水心。在明代則見有劉基，薛瑄，不能忘却的王陽明，胡敬齋，著呻吟語的呂坤，陳白沙和劉念臺。在明清之交，則有孫夏峯，打破君臣觀念的黃黎洲，著日知錄的顧炎武。在清代則見有王船山，楊潛庵，陳稼書，顏習齋，戴東原和彭尺木。

在外國的哲學家一起裏，最使我們注目的，有柏拉圖，薛師維 Cicero，沈義介 Seneca，奧雷留 Marcus Aurelius，耶穌，釋迦牟尼，夢台因 Montaigne，巴士開 Pascal，白羅耶爾 Bruyere，叔本華，愛馬孫和尼采。柏拉圖是希臘唯心論底最高峯，是智慧和哲學底王子，是溫雅和絕世的美底著作者。薛師羅和沈義介，雖然比不上柏拉圖底門弟子，然而的確是人性底堅實的認識者，並且是羅馬哲學底代表。奧雷留是聰明的羅馬皇帝，哲學很精深，他底偉大，不許我們輕輕地放過一邊的。耶穌底崇高的生活和生命，我們如脫離了所謂神學底羈絆去看他，更加能夠使我們瞭解。釋迦牟尼是看世界最透關的哲學者。夢台因

是一具光燄很烈的火把，是生命底朋友和指導者，又實在是一個所謂無限的魔力底聖人和著作家。巴斯開底思想，似乎斫在大理石之中的。白羅耶爾是法國底著述者，他把世界染了不少的光彩。叔本華是德意志著作家的最大的哲學者而且是德意志哲學者中的最大的著作家，他並且是個聰明而誠實的思想者，他底光明的著作，真是近代哲學最好的引言。愛馬孫底思慮，再也不會不慰安我們，再也不會不使我們格外有力量的。巴采是一個偉大的詩家，也是一個時代思想底有力的創造者，他看懦弱、卑怯、是最大的罪惡。

除這十二位大哲學家之外，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哲學家名字和書籍，我們當引以為人類史上的尊榮的：·依壁太都 Epictetus，露西恩 Lucian，奧古士丁底信仰錄 Augustine's Confessions，培根休謨 (Hume) 和洛克 (Locke) 底論文集，替法國革命鋪砌了道路的伏爾泰 Voltaire 笛達羅脫 Diderot，孟德斯鳩和盧騷底工作；還有許多近世紀產生的精鍊的哲學家如安諾德 Mathew Arnold，海石立脫 Hazlitt，加萊兒 Carlyle，霍兒姆司 Oliver Wendell Holmes，蘭納 Renan，泰納 Taine，薛萊爾麥開爾 Schleiermacher，費滋納兒 Fechner 等，著

了些關於哲學題材和值得細讀的關於哲學性質的書；還有些想入哲學之門又認取了哲學底美而尚未登哲學宮殿，但確乎是可以做哲學底良導師的如洛支 Lotze，哈脫曼 Von Hartmann，雷勃曼 Liebmann，溫德兒彭 Windelband，洪得 Wundt，惹米斯 William James，居由 Gryau 和富萊 Fouillee 一流的近代思想家。此外，值得紀念的哲學者，如吠陀經所敘述的諸高僧，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笛卡兒，斯賓諾莎，來布尼茲 (Leibnitz)，康德，黑智兒，哈拔脫，孔德和斯賓塞等；這些思想界底大建築，真是我們應當很熱心地去研究的巨大的紀念物；然而，我們還應當知道要研究它們，實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呵。

哲學是人類智慧之源泉，歷史却是使我們獲取智慧的最有力的助手。歷史不僅告訴我們以過去的陳迹，並使我們能由認識過去的成敗以決定我們對於未來應取的途徑。如果我們以「空想」譏哲學，我們該明白歷史是「實事求是」的學問了。然而包羅萬象的歷史書籍，真是可以汗牛可以充棟的；我們將選擇哪幾家哪幾種的書，作我們專研或日常的讀物呢？我們試走入圖書室裏，看見有無數歷史著述家底名著，所是我們不得不按着文字和年代以選

取我們傾心的讀物了。我們先從中國方面開始我們底選擇。

「六經皆史也」，是的，秦以前的史料，舍六經外，實在沒有了；左傳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史書。漢之司馬遷，擷古代史料之精華，參以自己底主張，運以生龍活虎的文筆，創作一部空前的歷史大名著——史記——，使他底偉大的名，永遠不朽。班叔皮繼司馬之後，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孟堅繼承他父親底餘業，以「後傳」爲本，創作極有價值的前漢書凡百篇；尤其是具有文化史難型的藝文志，是空前的不朽的創作。陳壽有良史之才，他所撰的三國志，是一部不能忘却的著作。范曄底後漢書，也是值得一讀的，和史記前漢書三國志合在一起，名曰四史。至於唐宋底歷史著作，較前代要豐富得多了——房玄齡等底晉書，杜佑底通典，林寶底元佑姓纂，劉知幾底史通，羅泌底路史，司馬光底資治通鑑，鄭樵底通志，樂史底太平寰宇記，王應麟底漢書藝文志考證；都是值得一讀的貴重作品。元明底史家，可以稱許的很少；馬端臨底文獻通考和凌迪知底萬姓統譜，要算是最可稱頌的史料底蒐集了；黃黎洲底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顧亭林底天下都國利病書，都是特

劍的充滿史的天才的偉大作品。清時底史學，總算昌盛了；張廷玉輩所撰的明史，萬斯同底明史稿，馬驢底釋史，谷應泰底明史記事本末，高士奇底左傳記事本末，畢沅底續資治通鑑，顧祖禹底讀史方輿記要，章學誠底文史通義，王鳴盛底十七史商榷，趙翼底二十二史札紀和錢大昕底二十二史考異：都是值得我們細閱的歷史佳著。

希臘和羅馬各給世界以四大史家：希臘底希羅達脫 Herodotus，蘇息第德 Thucydides，齊諾芬 Xenophon，和波羅太克 Plutarch，羅馬底該撒 Caesar 薩羅司德，Sallust 利佛 Livy 和太息都 Tacitus。在他們底大著作裏，古人真個是爲我們而復活了：我們幾乎是親臨馬來遜 Marathon 之役，和雅典大將米勒狄 Miltiades 打敗波斯底遠征軍；我們彷彿去參與四年一次的奧林庇亞大祭；我們又似乎在親聽雅典大政治家貝理克 Pericles 和亞兒雪皮特 Alcibiades 底演說和政見，我們又像煞親眼看見羅馬底興衰。又倘若我們已經讀了那希臘羅馬八大史家底著作，也已看過了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和薛師羅底演說和書信以及羅馬雄辯家白林納 Pliny 底動人的書札，我們正不啻往羅馬潘培伊 (Pompeii)，是爲火山所掩的意大利古城) 和雅

典去遨遊過了！

歐洲中世紀時代的事蹟，在十四世紀產生的法國史官弗絡薩得 Froissart 所著的編年史裏，在十二世紀產生的法蘭西底史家維爾哈同因 Ville Hardoina 十三世紀產生的法國史官強維勒 Joinville 和十五世紀產生的法國史家孔門史 Commines 底著作裏，都很有生氣地活現出來了；文藝復興的源流和蓬勃的氣象，在馬噶維利 (Machiavelli) 是中世紀意大利的著名政治家) 所著的「羅馬古史譚」及「佛羅稜薩史」裏，在意大利傳記作者佛薩里 Vasari 底「畫匠生活」裏，和意大利金屬技工賽靈藝 Cellini 底「自傳」裏，都很深刻很明白地寫出來了；至於那宗教革新 The Reformation 底原因和經過，在馬丁路得所揭示的九十五規條和其他著作裏，在愛拉士末斯 Erasmus 底「日常座談」裏，都敘述得很透徹了。

對於近史的作者，那真是多極了；有歷史興趣的人，正可以畢生盡力在貯藏史料的寶庫裏面呢。但他第一起應該讀的近世歷史書，總要推克林威爾 Cromwell 底「書信和演說」，不貝 Papy 和意佛靈 Evelyn 底「日記」，僧正布納 Bunnet 底「時代史」，格萊夢 Gramont 底「百

行錄」，夢太古夫人 Lady Montague 底書信，和華博耳 Horace Walpole 與勃克 Burke 底著作；法蘭克林底「自傳」，聖西門等名家底著述。他該繼續研究鮑士威耳 Boswell 底「約翰孫傳」，洛克哈脫 Lock Hart 底「施高德傳」，蘭梅，莫柴德 Mozart，皮采芬 Beethoven 和曼台爾松 Mendelssohn 底「書札」，查都白里安底 Mémoires d'Ouvérombe 和哥德全集等。

他又應當讀加萊兒 Carlyle 麥高萊，Macaulay 羅斯金，白德 Pater 格林 Green 泰納 Taine 聖抱佛 Smit Beauve 蘭納 Renan 蘭克 Ranke 薄克哈脫 Burckhardt 威爾斯 H. G. Wells 房龍 Hendrik Van Loon 等所著關於歷史的著作。真要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於讀了上列許多書籍之外，再去遊歷於歷史有關的地方，去探訪於歷史有關的紀念碑和寺院，屋宇以及大的博物院，歷史陳列所，並須看古時的地圖，歷史畫和圖像，並須考察古代的服裝和用具，和古人底字蹟和手稿，以及當時的報紙。這樣，才能算滿足了呵。

在歷史的寶庫裏，我們已經夠享受過去的偉大的精靈所給予我們的心的滋養物了。我們底好惡，儘有不同；我們儘可厭惡詩人而登哲學之堂，我們也儘可厭惡道貌岸然的玄學鬼

而勉強上詩人所行的幽境，但我們對於歷史，却不能不求它做我們底導師和顧問。在浩如烟海的圖書堆裏，除却了詩人、小說家、散文作者、哲學家 and 歷史家所著述的圖書之外，還有政治家，社會學家，社會改革者，科學家等所著的重要而且有價值的書。譬如達爾文底物種原始，馬克思底資本論，克魯泡特金底互助論，孫中山底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愛因斯坦底相對論，湯麥孫底科學大綱等，都是非常寶貴而為我們所當研究的書——然而它們底裏面，都含有多少的歷史分子。

圖書是讀不完的。各人底性情不同，所嗜讀的書，當然也不能強同。「多讀歡喜讀的書」是一個經濟而聰明的方法。「多讀自己所歡喜的有價值的書；那些無價值的，便萬分歡喜了，也不去讀它」，這是一個更經濟並且更聰明的方法呵。我在這裏所要指示讀者的，便是這一個很通俗的計劃。我很不憚煩地把中外有名的作家底大名和他們有價值的著作提了出來，也無非本了這一點微意。當然，還有許多被忘却的有名的著作家和名著，對於人類，也有不少助益的，却沒有在這裏提起；然而我以為這完全要靠讀者底眼光去下抉

擇的工夫了；我呢，只好對已往的哲人，詩翁，小說作手以及史家抱歉了呀！實在講起來，我在這篇裏所舉出來的著述者和提及的書籍，是已用過了一番選擇的工夫的。

我想，聰明的讀者，當然會從這簡約的圖書綱目裏，再深深地選擇一次的呵！

不憚煩地選擇精妙的有價值的而且合乎自己胃口的書籍，真是治學最要緊的第一件工作哪。

在拜金主義流行的社會裏，無聊的文丐，貪利的書賈，朋比作起奸來，於是不堪一閱的下流書籍，充塞坊間；他們又利用了廣告的炫人眼睛，使有志的讀者，於不知不覺間上了他們的底當：一方面固然白費了若干金錢，一方面又空耗了多少寶貴的光陰。社會上有了這樣病的徵象，於是圖書底選擇，更是避免文丐書賈交相爲利的毒害的急切預防法了。

向上的有志趣的讀者，真該厲行這急切的預防法呀！

美術論 (簡論之三十二)

普通一般人對於美術這個名詞，總有點不瞭解，或者總有點不關心。在他們看來，建築該不是美術底一種罷；即不然，他們以為建築無論如何，不能算做必不可少的美術。這般人對於公衆的屋宇，橋梁和街道，總不肯贊一辭的，哪怕這種公衆的建築，表現出無限的美。實在講起來，便是這些公衆的建築，簡陋得不堪，他們也不見得會找出幾樣劣點來批評一下的。而且，我們該明白，他對於自己所計畫的和當地工匠所造的草舍，却會非常吹噓的呢。如果他看見了一宗偉大的建築工程，他也許會把它底偉大，深深地印入腦海裏去的；如果他看見了一宗小而巧的建築工程，他或者也會把它底精緻深深地思念着的；但是他不能瞭解爲什麼這些一條一條的板和飾物，會使人瞞着而發生那麼一種興味呵，他不會感覺到埃及底崇高的建築物底無上的偉大的，他也不會感覺到希臘宮殿底平靜的美的；他更不會見到亞拉伯回教禮拜堂底尖塔，以及柱頭和牌坊，哥特式的禮拜堂底尖閣和塔，如何地直轟雲

響，如何地渴望把它們無聲的靈魂和神合在一起；他尤其不會認識：法蘭達Flanders 庇縣長，因坐在他底市政廳裏而益顯在威嚴，意大利底貴族，因坐在他們底王宮裏而益顯其冷靜的顯赫，法國底皇帝，因坐在朝廷裏而益顯其儀容底豐滿。

他們比較能明瞭的，還是生殖的藝術，因為這生殖的藝術，會把他日常的生活反映出來描寫出來的。雕刻和繪畫，他實在不會感受的；他絕不會感覺到一張繪畫草稿，裏面含有多少設想的力量，他也不會感到一塊被雕刻師擊碎的大理石，裏面也含有多少意想，然而，如果有一個畫匠，把他祖母的像，畫得維妙維肖，或者有一個畫匠能畫一隻如活的一樣的豬，那末，他便很有鑒賞的能力了；而且，如果這位畫匠，被他請到他家裏去，並且當着他底面工作着，他便會神氣活現地讚許他底本領了呢！

中國人對於這類鑒賞能力，尤其缺乏。極粗笨而呆板的建築，却沒聽見人說個「壞」字；屋棟上刻着民間傳說「水漫金山」底圖像，或者刻着「打花鼓」的醜態，他們都會異口同聲說這雕刻的屋棟是非常精緻了。他們所不十分注意的，是新近興起的銅像或石像底藝術底的

好壞，他們所注意的，却是廟宇裏金的佛像。寫意畫是他們見了頭痛的作品，工筆畫是他們還會加以一瞥的作品，牆壁上塗着的「岳飛大敗金兀朮」或「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粗笨的圖，是他最愛看而最稱賞的藝術呵。至於近來從西洋輸入的人體畫，風景畫等，無論是木炭的，水彩的，或油的，他們都認為不值得一看的東西了。所以一般人，尤其是中國人，對於美術兩個字，簡直是莫明其妙。這種現象之發生，完全是缺乏美術的培養所致。缺乏了美術的培養，所以兩隻眼睛，只會看現實的或類於現實的作品，稍微帶幾分想像的藝術品，便會如盲者一樣，連一點一線，都不會印入他底腦海裏了。

大藝術家底靈魂裏，實際上講起來，這現實與內心世界底衝突，也是不免的；大藝術家畢生的悲劇，便是無力把他自己底內心世界表白出來，無力把內心世界表白得如描寫現實那樣透澈。大雕刻師和大繪畫家，曾經很悲痛地和他們自己所發生的問題肉搏着，而且時常憂慮着失敗。我們知道有的人作畫，歡喜各種顏色都用，有的人却是歡喜多用白黑兩色的；有的人作畫，却完全是把自己在幻象所看見的影子和幻光塗在油布上；有的人雕刻，却是

在碎塊或無頭無肢的石像上，表露出他最偉大的工夫：這些都是翻給我們看的關於藝術家悲苦的衝突生活之一頁一頁的歷史呵。

果然，有些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畢生，不知有這種衝突的，他們正如安樂王子一樣，終生在他們底靈感的芬芳和豐盛上，得着無上的愉快。然而這究竟是少數。也有些偉大的藝術家，他們有超人的力量，縱然遇着疊疊重重的困難和艱苦，却會一一克服它們的。可是，這些富有超人力量的藝術家，有時也不免失望的呵。努力創造便是受盡困苦呀；一切創造都是由苦難中來的，詩、音樂和哲學底創造是如此，美術底創造更其如此。我們要曉得，美術本身和美術的理想之間，當橫着許多如砂石一流的堅硬的阻礙物呵。

生殖的藝術，是它們時代底返光鏡。可是這種藝術作品，時代過了，便失其真價值之所在了。以所偉大的藝術作品，是有永久性的，五千以前的作品，到今天看來，既如生龍活虎，到明天看來，也依舊是非常新鮮的。

大多數藝術家底生平，是沒有傳給後人知道的，大多數藝術家底生活，也是困苦非常的

• 從古以來，有多少偉大的美術作品，如埃及底金字塔，中世紀底大禮拜堂等，我們可以決定它們是由許多藝術家共同製造的，然而，到了如今，曾有幾個藝術家底名字，留在我們底腦海裏？十五世紀初葉，有一個德國底雕刻師和畫家，名杜勒Dürer的，在他自己看來，他底本領，在當時沒有一個敵得他過了，在當時的人看來也以爲杜勒是當代雕刻師和畫家中首屈一指的了，然而他底生活，比一個普通的畫匠都不如；十七世紀，有一個荷蘭畫家名霍培馬Hobema的，他底本領，可與名哄一時的荷蘭山水畫家露師台兒(Ruysdael)相伯仲，然而他死時，却困苦異常；大家都知道的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師倫勃蘭脫Rembrandt，就是不朽的倫勃蘭脫，他底最微細的鉛筆屑，到如今甚至于要用金去掉換的，然而當他五十歲的時候，却宣告破產，把他所有的珍貴的畫，在街上出賣，換了一手把錢，以度他底生活。這些大藝術家底困苦生活，或者我們可無須可憐他們：他們底生活愈趨於困苦，他們底靈魂，却愈趨於富足，而且，當他們物質上破產時，正是他們往美的光明的藝術之路去居住的時候，我們知道，地上一切貴重的財物，和這美的光明的藝術之宮比起來，那便要等於零了呵。

音樂論

(簡論之三十三)

音樂是清高，雅潔而神聖的藝術，這種藝術，差不多是不受地上一切的拘束的；這種藝術，差不多會把我們從苦痛和寂寞之中提了出來，而引我們入快樂和光榮底樂園去的。那偉大的慰安我們的安琪兒，在卑微和黑暗裏，輕輕地來親近我們，而且我們底耳旁，吹出祇應天上有的是甜蜜的調子。貧困人有了美妙的音樂，可以吹散了他們底困厄。盲者雖感受盲的苦痛，但可以用了五指操着三弦雙手玩着梵啞鈴而解除一切煩惱的。不能講話的小鳥，却能顫動出可聽的晨歌以表示它底愉快。地上的文字表出天上的曲譜，使這清高，雅潔而神聖的藝術，屬於我們人類全體。惟有這清高，雅潔，而神聖的藝術，能在神聖的一剎那間，把有錢和貧苦的，年輕的和年老的，一切民族與一切人類很和善地聯合在一起，使他們一面傾聽着美妙的聲音，一面却把自己靈魂和別人底靈魂諧和了，大家表示出來一種尊敬和肅靜——這就是這清雅的藝術底神聖的有關於全世界的使命。當曲終歌止而尚餘嫋嫋的

微音的時候，這柔和的藝術，宛如給了我們一個甜蜜的離別的吻去了，然而在我們溫柔而愛的心裏，還留着一種柔軟的回聲呢。

音樂有這樣美妙的作用，所以它能發展人類高尚的情感，它並能奮起人類勇往直前的精神，它又能表露人類底喜怒哀樂而調和並感應人生。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拿破崙說：「聽一闌曲，勝讀倫理書百篇」；叔本華以為音樂能反射人底意志，他又以為音樂是一切事物之不可少的要素，又以為它是人底感情和願望慾念底總數——是的，這些對於音樂贊美的話和意思，實在夠把音樂底好處烘托出來了。音樂底流露，是沒有一定的限制的。

物象的音樂，產出的音調是有限止的，如鳥啼雷鳴等，然而這是一種不以音韻鏗鏘或不以音樂為目的的單純音樂。會場中的音樂，無論夾有那種嘈雜的聲音，然而音樂本身，確乎是含有無限的美妙的。絕美麗的歌和絕偉大的歌劇，它底辭句，無論如何，是要和樂音很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而且，當它們很密切地結合的時候，如把歌和劇曲底辭句，換上幾個差不多的字眼，也不要緊的，也許是可能的；而且，有時音調歌唱的辭句之間，發現出絕大

的不和諧的破碎聲，往往可以表示出善歌者底心境底不佳，如歌者之死期將近或德性墮落等

- 音樂底主要的性質和魔力，是它本身的渺茫無定；它是盡底傾瀉，不許有一定的界線的
- 所以，在同一樂曲之中，各人所獲得的所發現的，各有不同；正如我們日常的生活雖同，而我們當中，却是沒有一個人相同的。

我們也許會因了普通一般的旋法而深深感受着樂音底悲涼或樂音底愉快，樂音底嚴肅和樂音底放蕩；然我們所印着在腦海裏的那幅從樂音所播出來的畫圖，是否各人是同一個構造，那却很難說了。

就偉大的歌唱者和著名的音樂指揮者說，他們所歌唱的所奏的雖是同一調子，而他們所印着在腦海裏的，却逐日不同；他們各個時候所表現出來的，他們也許覺得并不是同一個人。

那怕是偉大的作曲家，他們也不能把他們所要表現的音樂表露出來；他們是用他們自己底文字來講話的，可是這講話的文字，却沒有力量來再做音調的文字了哪。

音樂世界不是普通一般的世界。它是極柔和而且極愉快的世界。德國作曲家白奇Bach和德國音樂家皮妥芬Bachhoffen所遺給我們的偉大的著作，尤其是白奇所遺給我們的和

唱的樂曲和皮妥芬底萬世不朽的九種「諧樂」(Symphonies)，以及大彌撒 High Mass 和奇妙的末了的四部合奏曲，是一種深邃而無限的作品呵。這種作品，像我們這些苦命鬼，只會聽得見它們底樂音，再也辯不出它底字眼的；換一句話說，我們這種窮漢，對於這類「合在天上演奏」的曲子，只會聽得見嗚嗚哀哀的樂音，再也不會瞭解樂曲底深義的。當我們傾聽着這種宣示崇高的世界之樂曲時，我們所曉得的，只不過「淚向頰邊流」時的一種深切的感動罷了。

我們進音樂廳時，當如我們進那種神聖的宮殿一樣。日常瑣碎的事情，我們應該噤口不談。就是樂曲停止的當兒，也不應當任意談那些無聊的細事；我們更不該用一種不合音樂的喝采去搗亂去破損音樂底對於人生的感動；我們應當靜靜地去聽，努力使我們底心與我們正在享受的那神聖的一剎那相諧和。我們所當思慮的，只不過那作曲者而已。當我們傾聽十八世紀德國作曲家莫柴脫 Mozart 或者傾聽十九世紀初葉德國作曲家許培德 Schubert 底神聖的感謝詞時，我們應當想到他們可貴的青年生活，同時又當可惜他們老早地去世了；

當我們傾聽十九世紀德國作曲許家曼 Schumann 唱美與愛之歌時，我們應當紀念他如何地爲我們受苦如何地瘋狂而死；當我們彷彿和十八世紀德國作曲家漢台兒 Handel，海登 Haydn 或白奇在一塊兒時，我們當嘗試他們所感覺的一切，我們當努力採取他們真誠的心意和飽滿着奇蹟的靈魂；而且，當我們坐下來傾聽皮安芬樂曲時，我們應當閉起我們底眼睛，默默地靜靜地看他正在我們底面前：一個有音樂天才的皮安芬，他老了，他底獅子似的頭有皺紋了，他聾了，不能聽他自己底音樂了，他也苦了，在世界上是很孤獨的了；當我們傾聽十九世紀德國歌劇大家華格納 Wagner 所作的飛翔蘭人 (Fliegende Holländer) 時，我們應當想到這位委身於音樂的才子底海上的遭遇和一月的漂流。把作曲者底生平和他和底遭遇，浮現在我們底腦上，當我們默默地傾聽樂曲的時候：這真是人生第一件賞心的樂事哪。

音樂真是人們底心靈的滋養物和奮興劑呵。

家庭間的藝術和音樂（簡論之三十四）

我們理想的世界，也許應當如此的：公衆的屋宇和私人底房子，都當有一種極精巧而寶貴的建築，都當延請了頂刮刮的藝術家來替我們底房屋裝飾布置，每間房子裏的東西，從牆壁上的圖畫起直到頂簡單的廚房裏用的傢伙爲止，都當是一種藝術品，而且這種藝術品，不僅是現代的，便是古代的藝術品，也當具備。不過，我們平常人，對於油煎鍋子和廚刀等類東西也當合於藝術的主張，當然要加以訕笑，而實際上講起來，這種主張，也真與文藝復興以後在歐洲興起的那些古典主義者事事效法希臘，有同樣的錯誤。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主張的人，似乎對什麼叫藝術這一個問題，還沒有十分瞭解呢。

在博物院裏或在圖畫底展覽室裏，我們把整千整萬的藝術作品，堆積起來，一若雜貨店老板把進來的貨品在棧房裏堆積起來一樣，那麼在一般無藝術心意的人看來，正是要目迷五色而不知所從了；然而在一般人所視爲雜七夾八地堆積和乏味地排列着的藝術作品，在藝術

家看來，正是慘澹的經營，從苦痛中所獲取的愉快呢。在街道上，在公共的廣場上，豈有合乎藝術的石像，然而有時也要惹起衆人底訕笑的。可是，在普通家庭底會客室底板壁上，有時也會掛上一二塊用玻璃框子框好的畫片，這種畫片，倒也是我們平日間看得歡喜才去買來的，而且，有時候，我們也會把我們所歡喜的畫片，顯給我們底朋友看看。由此可知『愛好看』的心，是人人都有的，不過不懂藝術爲何物的人與真藝術家底鑒賞能力和藝術心意，有不同罷了。

講到『事事物物都爲藝術品』這個主張，本是一句笑話。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料理家務的或從事烹飪的人，向藝術家去購買刀、叉、以及鍋子等物；我們也未曾見過藝術家在製備那日用的和爲烹飪用的刀、叉、鍋子等物。「凡是製造得漂亮或好看的東西，都算是一種藝術品；凡是我們所有的，都該是藝術作品」：這在我們看來，真是一種不常聽見的意見呵；雖則在古代希臘，最窮苦的家庭裏也可以找得到美的陶器和珍貴的小木偶；雖則古代羅馬居民底房子，也裝飾得非常華麗；雖則有許大藝術家把書籍都裝璜得極其精緻；雖則十

五世紀意大利雕工童內塔羅 Donatello，十三世紀意大利金工賽靈尼 Cellini 和十六世紀意大利雕工米支蘭結羅 Michelangelo 把鏡子，盛鹽的碟子和斧鎚等東西都抽了圖形。

真的，我們常把美的東西聚積起來，常盡我們底能力以作畫，以塗彩色，以描形；而且，如果我們真是以誠懇的心意和愛好真藝術的旨趣來搜集美的東西、作畫、着色和描形呢，那麼，我們底工作，真是十分對的呵。然而這種企求入藝術之宮的，究竟是少數中之少數。

- 一隻燕子飛翔在樑上，我們不能便說是可愛的春天到了，一二個企求入藝術之宮的在事

事求美，我們也不能說是理想的世界，便該連糞土都須合乎藝術呀。

家庭間固難以有真的藝術，我們私人生活中，也難以得到一點真的音樂。我們各人也許都備了一具風琴或一具披霞娜 Piano，這一具風琴或披霞娜，我們底大女兒或者我們底小妹妹演奏得很好；而且，我們第二個女兒或者我們另一個妹妹，並能應着琴聲而歌。但是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琴聲和歌聲，那大音樂家皮安芬聽見了，作何感想？我們要問：當她們彈奏歌唱的時候，他們自己底感覺什麼，一般聽衆底感覺什麼？我們更要問：她們底彈

奏，有什麼藝術手腕藝術思想參與其間？ 這里，我們須注意的，就是以上所說的，不過是指一般普通人而言，那些愛好的音樂並很能瞭解而彈奏好的音樂的，當然不在此例。我們知道，那些愛好音樂，並能瞭解而彈奏好的音樂的，只須稍試其技，只須稍演奏於尤坦兒嬖（Euterpe 歌詩之女神）之前，便會得着這女神底贊賞的。可是，世界是愈趨愈俗了；要求在宴樂時，得一二音樂家顫動出美妙的音樂，要求得一般人能仔細聽那簫聲笛音和賞識那美妙的歌喉，要求得寒夜與衆友圍爐時彈奏一二闕古希臘馬底三部合奏曲和四部合奏曲——那真是難乎其難了。原來現在的人有別的事情幹了；撲克、打彈子、又麻雀等、成爲現代人第一流的消遣品了哪！ 真合乎理想的家庭，當然須有純真的藝術和音樂，但這純真的藝術和音樂，當然不是在什麼東西裏都須含有的。理想家庭裏的分子，當然也須有藝術和音樂的修養，但不是說個人都該入藝術之宮而固執着什麼東西都要合乎藝術。不懂純真藝術和音樂的，是堅持着連小的用具都須好看的人呵，是以消遣爲目的而彈琴唱歌的人呵。這些人，雖比愛嫖的或愛賭的好，但畢竟是真藝術底鄉愿呵。

戲劇的藝術

(簡論之卅五)

戲劇底感人之深，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曹操底奸，諸葛亮底謀，趙雲底勇，關雲長底義氣，只要是中國人，都很明白的。他們爲什麼會明白一千七百餘前年的人底性情和本領？對於這問題解答底結果，便不得不歸功於戲劇了。

戲劇有左右社會的勢力。但戲劇底危險，正爲了它有這樣的魔力。劇場主人和演劇的角兒，如果貪眼前的微利，一味迎合一般人卑陋的心理，而排演向下的戲劇，那麼，社會底品格，會愈趨愈下的。因戲劇有如此的影響，那戲劇的藝術，便成爲愛好戲劇和從事於戲劇者底研究的紅心了。

一切戲劇的藝術，都當有一種引起觀衆十分關心於劇情和劇旨的目的。無論什麼好的戲劇，有力量的戲劇，排演在觀衆底面前，總要使觀衆看了，以爲這不是表演，這不是演劇者底做作，這乃是實事。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演劇的角

兒，如能完成這一個大目的，那麼，一定會使觀衆笑，會使觀衆哭，舞台上所發生的事件，也一定會使觀衆深深地印在心裏；就是說，演劇的角兒，已經不留在觀衆底心裏了，所遺留在他們心裏的，只是戲劇本事上的想像的人物了。所以好戲劇，藝術工夫很高的戲劇，一定會使觀衆有如此的結果：明明知道劇中的死人實在沒有死，却禁不住爲他下淚；明明知劇中人底歡喜，不是真歡喜，却禁不住要捧腹大笑；而且，有時候，劇中人死了的時候，會一面揩揩他底眼淚，一面大聲喝采的；而且，有時候，劇終回去，會滔滔不絕地把劇中人底如何淒楚如何好笑如何有趣告訴他底朋友或他底隣居的。

以頭等角兒演頭等戲劇的劇場，可以當做一塊是否有鑒賞戲劇藝術的能力底試金石。有的人，到劇場裏來觀劇，自始至終，是很靜默地加以非常的留心的，劇不終，他不走。如果舞臺上的表演，達到最緊張而最佳妙之境時，他也許會忘記他是在劇場之中的，正如「一個頭等角兒在演劇時，忽然靈感來了，會忘記他是在演劇」一樣。換一方面說，一個鑒賞戲劇的人，他進劇場來，如果不表演出上述的狀況，他一定會把劇情和劇底表演記得很清

爽，而且他會很仔細地把戲劇底藝術和演劇員底藝術下一番研究的工夫的。他把自己忘了，他已被美學的潛思美學的探討吸收去了；他並不批評女角兒底美醜，因藝術不是真的生命；他也不渴望知道那佈景是如何構成的，因為藝術也不是機械；他也不見得會格外鑒賞關於逆說國家事情的戲劇，也不見得會格外受愛國劇底感動，因為藝術不是純為愛國主義所籠罩的；而且，他也不願意見善的勝利惡的失敗，因為藝術不是倫理學。他除見了那十分緊張的劇情以外，是不苟哭不苟笑的，因為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裏，是沒有眼淚底餘地的，而且因為一切藝術（打渾的藝術也在內）常不能予以任意的笑的。他知道演打渾戲的角兒，如果是一個真藝術家，他在演打渾戲的時候，是很嚴肅的，正如演悲劇時是很嚴肅的一樣；他覺得不以文雅的微笑而以粗鹵的狂笑報酬那演打渾戲的角兒，實在是污蔑演打渾戲者底人格。他很怕擾亂劇底表演和演劇員底舉動。當舞台上底幕慢慢地放下來的時候，他才鼓掌，才表示他那種對於劇底主演者的羨慕和其餘盡力於表演的配角的稱賞。

有多數看客，他們只顧到自己的；他們到劇場去是很遲的，而且有時戲沒有完，他們便

走了；在好的戲開場演奏時，他們總是有多多少少的思想和感覺發生出來，他們始終是思想變常的犧牲者，他們那種思想和感覺，是沒有受美學的指示的，他們把舞台所發生的偶然的事，與自己日常的生活相比較的；他們再也不會想到替代那演戲角兒底哭聲笑聲和喧嘩聲，茶碗碟子相擊的破碎聲，和含十分之九的說話聲的高音，尖音和粗音，都是劇場裏所不宜發生的，都是在劇場裏所忌的；他們專顧到自己底方便，一味地放縱，毫不管看客、戲劇和演戲的角兒底絲毫的便利，他們再也不會問問他們自己：「以這樣的無事忙和放浪的形狀，會不會引起別人底詬病和惹起別人底討厭？」——他們只是一味由着性子表示他們個人粗鹵的快樂，直等到休息的時間。到了休息的時間，他們却是閉着嘴又着手不作一聲了。總之，這種人到劇場裏去，一半是爲了尋快樂度時光，一半是爲了要在公衆地方表示他們那種所謂敏銳的感覺而獲得些微的虛榮或者是要表示他們那種批評的和賞鑒的能力——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去劇場，不是爲了藝術。真的，他們對於戲劇的藝術是不懂的。他們實在不認識排戲的和演戲的是合在一起表演的，而且一個是創造戲的靈魂一個是表露戲的骨肉的，

他們也不認識他倆——排戲的和演戲的——把戲劇表演在他們底面前，是在演述某一種人性情和某一個時代和某一處地方底影響，再深刻一點說，是在表述某一種男人們和女人們底一種意見，一種情緒，一種性情或者表述歷史底一種狀態的。換一句話說，在他們看來，舞台上各種佈景，不過是可以看的許多畫片罷了；演員底道白，不過是普通的一般應酬話罷了；對於劇的結構，劇的情節（這是劇的基點），似乎是沒有什麼聯結的；而且劇底真意義和一幕一幕排演過去的劇情底背景和造成這一本劇情的藏在劇的後面的實事，他們隨便地丟棄了。普通一般人底看戲，差不多總是如此。他們當劇場是取樂白相的場所，不當它是神聖的藝術之宮！

實在的，以這樣的觀衆，會使趨利的劇場主人和演劇者被驅出於藝術世界的；他們因爲要牟利，所以要迎合這般大多數的心理，於是乎把真的藝術丟了，一味地在演無聊的徒引起人們粗鹵的笑和不傷心的淚的把戲，一味地在厭視戲劇的藝術；於是戲劇底真藝術，不會發見了。所以我們敢大膽說，要戲劇藝術，日有精進，一面固藉着劇場主人演劇的和排劇

的對於藝術的努力，一面也須使大多數的觀衆有起碼的藝術的修養。

真不幸，到了目下，戲劇的藝術，是太不講究了。任排演之職的戲曲家和演戲的場子裏，太偏於娛樂而忽於藝術了；演劇的角兒，也往往違反了原來的演劇主旨，而成爲劇的叛逆了；而且，那些有一點劇的意趣的觀客，也爲了四周所沸騰的，只是些惡劣的空氣，所以也只好承受了砂石子似的滋養物當故無上的補品了。講到舞臺，那更不成話說，真要令我們想到演草臺戲的簡陋的戲臺，也要比現在的舞臺來得自然些。現在的舞臺，既不是反映自然的鏡子，又不能把它本身的形態表露出來，只是一味的以粗淺的機械佈景，哄動觀衆底眼。至於現在演戲的角兒呢，他們不是在表演劇中的脚色，乃在出他們自己底風頭；劇中的脚色倒反而遷就演戲的角兒，並不是演戲的角色去遷就劇中的脚包；而那些看戲的呢，伶人底名字是記得很牢的；編劇者的名字，固然忘却了，而劇中脚色的假名和性格，也都是不注意的呀。有這樣的戲曲家，這樣的舞臺，這樣的伶人，再加上這樣的觀衆，如何還能使戲劇的藝術不向下層沉淪呢？

在歌劇方面要十分講究戲劇的藝術，怕有點爲難吧。果然，我們知道偉大的藝術家，他們有時，既具有十分美滿的歌喉，也具有很完善的音樂的藝術，更具有表演的充分的天才，他們所演的歌劇，當然是具有戲劇的藝術的，然而一般俗人中，同時要唱做俱好，實在不可多得；唱得好的，表演不好；表演好的，唱得不好；所以要使歌劇達於完美的藝術，實在有點不容易。中國底京戲，秦腔，崑曲，粵劇，以及越調等，所以在藝術方面，不能有充分的進步，實在都爲了這個緣故。而且，歌劇便達到了至高的境地，也不免是一種攪雜的藝術，這種藝術，於實事方面，究竟有不少的虧損的，他不能給觀衆以「真」底幻象；因爲無論神是人，總沒有講話的時候，同時也歌唱，歌唱的時候，同時也講話的。所以無論在那一國裏，對於歌劇成功底試驗或企圖，是沒有不失敗的。實際上講起來，我們與其說歌劇是屬於戲劇的藝術，不若說是他是屬於音樂的藝術；或者，我們要穩健一點，也不妨說，歌劇是音樂與戲劇的混合品，而音樂是居其首要的地位者。

戲劇不在藝術上着想，於人生是沒有多大的供獻的。反映人生，表演人生和指導人生

是戲劇應有的標的，但欲達此標的，非十分講求戲劇的藝術不可。然而，照現在中國的劇場而論，大部分是歌劇（京戲、腔秦、崑曲、粵劇和越調，都不外是歌劇一流的戲）底演奏，即有一小部分非歌劇的新劇，又皆粗率從事：有了一本下等的劇本，按照了劇本的大意，在舞臺上胡調一下，就算數了；那劇本固是沒有藝術的價值的了，而演員底姿勢，又都是板滯或是逾分做作；至於舞臺底建築，舞台底光和佈景，怕那些劇場主人連夢都沒有做過呢。這樣的戲劇，如何還談得到藝術。一般觀眾呢，在鄉村的，看看草台上穿紅衣穿綠衣，已經夠滿意了；在都會的，有幾本「閻瑞生」「狸貓換太子」「飛龍傳」演給他們看，便十分開心了；如果有什麼大名鼎鼎的如梅蘭芳程豔秋之流，登台演奏，那真是滿意之上再加一層滿意了，還講什麼「勞什子」的藝術呢！

所以，要中國戲劇底注重戲劇的藝術，一面固然要培養伶人底藝術工夫，舞臺底藝術布置，一面也少不了要培養一般觀眾對於藝術的鑒賞能力。

青年與老年 (簡論之卅六)

我們常常有這麼一種思想，以爲青年是人生快樂的時期，老年是人生憂患的時期，而中年呢，却如在這兩時期間的一座橋。這種思想，或者是一種幻想罷。一個孩提，當它哭的一剎那，決然是不快樂了；然而它是常常哭的。換言之，它底愉快，它是不克以完全意識去享受的，它不知道種種愉快的真價值，而且也不知道當種種愉快的時候，好好的去承受它們。青年時代最大最貴重的產業，如健康元氣和活力等，是擺在我們真的愉快真的福氣的路上的；但我們除非病的時候，再也不會想到我們底健康的，除非我們沒有氣力的時候，我們總以爲我們底元氣和活力是自然而然生出來的東西，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青年比老年要感覺得快活些，這是無疑的；但是，他受起痛苦來，也格外會受得厲害些呀；自殺這一流的事，青年要比老年多，便是一個明證。還有，老年人差不多是一個自由人，而青年人則不然，他差不多是一個奴隸，他畢竟是要受人命令或指揮的，今日要受奶媽或保護者

底管束，明日又要受師長或父母底約制。

這樣說來，那麼，青年不見得比老年快樂了。然而這也是一個疑問。因為按照我們底回憶，覺得過去的煩惱，不常滯留在我們底胸頭，而過去的快樂，却常縈迴在我們底腦際，我們回轉頭去看看我們底過去，覺得過去的道路，都映着美麗的薔薇底顏色，直到我們老了，我們覺得那最黑暗的小孩提時代，是在大放其閃爍的金光了哪。

因此，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想到老年來的憂患，常常過甚其辭。我們常以為，我們到了五十歲的當兒，身體不堅實做事不活潑了，行路也要顛動了，而且什麼事，都感到沒趣了，但是我們真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我們覺得所有的一切，也不過如此，也不見得會壞到如何如何的地步，而且我們自視雖老，仍覺如青年一樣呵。如果身體有點困迫我們，我們不是常以為非常不爽的；如果我們底身體實在是支持不往了，我們無論如何還是自己安慰着，以為這不過一時現象，終究會恢復健康的。即使我們深知我們已經老邁了，似乎生活仍充瀟着非常的快樂的，而且常會使我們有「老年真比不上青年那麼快樂嗎」的疑問。我們已經

把情慾丟棄了，這情慾是一種大物件啊；因爲，如果青年有滿足情慾的特權，那麼，情慾不滿足的苦痛，也只有青年忍受的；而且，所獲取的快樂能否抵得痛苦，也實在是一個疑問。

照通常一般論，當我們年紀老大起來的時候，我們開始覺得生活底靜謐，並開始覺得不容易爲突然而來的人事所激動；我們也要少受一點由妒忌相野心而來的苦痛；我們也不致少見多怪，以孺子當發背；我們是不十分聰穎了，但是很滿意於寂靜的快樂。而且，青年們有未知的將來，擺在前面，一面固然是充滿着希望和想像底美麗芬芳如玫瑰的圖畫，但一面却也夾有渺茫懸空底憂慮，老年時，回頭從前，却是充滿着記念，彌足珍貴的紀念了呵。到了年老時，一切的愛已經承受過和給予過了；一切朋友都交過了；一切知識和經驗，都已獲取而搜集過了，一切書籍，都已讀過了；一切藝術都已享受過了；一切名勝之區，都已遊歷過了；音樂也已聽過了。然而這些承受過的和給予過的愛，交過的朋友，取得的知識和經驗，讀過的書籍，享受過的藝術，遊歷過的名勝之區，聽過的音樂等，都是在我們底記憶寶庫裏呀。而且，如果我們能以這些記憶寶庫的寶藏做代價，去換得「返老還童」的實惠的

話，怕我們也情願享有這些寶藏，而不願去過青年時代的苦日子了呵。年老時，享受什麼東西，是實在受；一杯酒，一本好書，一張大圖畫，一曲合奏的音樂，在青年人，是沒有什麼真享受到的，而到老年，却絲毫不把它放鬆過去了。我們在青年的時候，總覺太忙了，對於一切好的東西之所以好，我們是不明白不了解的啊。

當我們跨上中年底橋而向着老年那一邊進行的時候，煩惱憂慮之神，開始要叩我們底門了，死呢，把我們最親愛的生命隔斷了，硬要我們和小孩們告別了，我們這一去，也許不再回轉了，於是那靜寂幽寞之神呢，徐徐地踱入我們底屋裏來了。可是，我們如果到老年的時候，非常仔細，而且不時地回味那在青年會經安慰過我們的快樂，我們底心境，也許會非常寬舒的。而且我們正也會像哲學家似的，看死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也會像醫生似的，看死是一種應有的結果。到了白髮蒼蒼的時候，當然不會如孩提們一樣地動作了，然而我們當那時，却該有一種視死如歸的勇氣，却該很勇敢地承受了那自然所派定給我們的最後的賜予——死。講到死之本身，是可敬而且是必需的；正如自然界裏一樣，青青的草太浪漫了

，大富於熱情了，而且太少經驗太少智慧了；但不久它是黃了；與浪漫熱情等告別了；再過了些時，它由黃而枯了，埋在泥土裏去了，永遠地蟄伏着了。自然界永遠不死的，然而它那種由青春而衰老的不息的循環，時時表露在它底產兒身上。我們也可以說人類是自然界底產兒，應得受着那不息的循環底約束；我們同時也可以說，人類是永遠不死的，人類底產兒，就是人底個體，却不能逃避由青春而衰老的循環：年青的一定要老邁起來，老邁的呢，却仍是在努力開闢為青年居住的地域，却仍是在努力栽培浪漫的熱情的青年，而且因此以造就可以達到的演進與進步。死是一個自然的清算賬目者：有一天，他來了，向着我們大家走來了，給了我們許多不快的感覺，使我們生命底喜劇閉了幕；我們眼巴巴地望着那一幕一幕的生命底喜劇都過去了，寫着再會的最後的一幕，已經降落來了，那時我們也會厭倦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我們只願意把所有的交給了這位清算賬目者以了結我們底債；這位清算賬目者呢，也自然而然的會把我們交給他的收受了去——於是乎我們死了。

這樣的自然的歸束，是沒有什麼可怕的。青年是彌足珍貴的，固然要盡量地愛惜它；

中年是勇敢有爲的，也應當努力地重視它；老年是富有寶藏的，更應當盡心地維護它；就是死，也是了結我們一生的重債的，我們也該歡迎它的呀。人生由生而青春而壯而老而死，完全是一個按着自然進化而進的歷程，我們是不能違抗的呵。

幽默與滑稽（簡論之卅七）

幽默(Limor)與滑稽，是同一性質的抽象名詞。不過幽默沒有比滑稽那樣粗鹵，幽默沒有比滑稽那樣熱烈——所以幽默與滑稽，性質是相同的，不過程度上有優劣有高低之分別罷了。

幽默與滑稽，給予人生的，是慰安與愉快；它們給予人生以善和喜的刺激。我們在世界，無論失去了什麼東西，只要說有幽默和滑稽在，我們依舊是很豐富的；而且，如果沒有幽默與滑稽，我們一切在地上的財產和快樂，便缺乏了正當的風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即使沒有幽默與滑稽，做事或者也可以做得起勁的；我們底不能遏抑的活力，可以引我們入快樂的途徑的。可是當中年來了，一生底憂慮臨到我們底頭上來了，我們底髮，慢慢地白了，而且我們開始看見我們底墳墓在我們前面，而且它的距離，又慢慢地近了，我們有時便不得不需要一種與奮劑或甘露酒來保持我們底精神；到了那時，如果有所謂上帝也者，給

我們以幽默與滑稽，我們便很該感他了呵。因為幽默和滑稽，能使一切事情有眩耀的光輝的；它們能使白的更加白和黑的不十分黑的；而且似乎有一種魔力，能把我們底苦痛，轉變為它們快樂和開心底源泉的。年老的龔婦，一旦覺察了和她親愛的年老的先生發生了誤會，她是會大笑不止的，她那種愉快的態度，會使人不覺她底老和龔之可憐的。而且她時常會有這種取樂的方法。但如另有一個年老的婦人，她身體是壯碩的，不過無時不顯兇暴而粗悍，而且她從沒有笑影，而且因她底年齡已高，怨恨又多，所以對於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如木頭人一樣地不知所措的——那麼，她底命運，一定是非常悲慘了。我們如果相信快樂與和善，是長壽底秘訣，那末，我們可以決定上文所提及的兩個老婦，前者底壽，一定要比後者高了。

要把幽默與滑稽這一對性質相似的抽象名詞，給一個適切的定義，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本來，抽象名詞底定義，是難下的；不獨幽默與滑稽這一對名詞，即如精神，能力，愉快等較普及的名詞，也難以下確切的定義。而且關於這類抽象名詞，各國有各國的意義，因

各國底文字不同，國情亦異，而這等名詞底意義，自亦不能強其劃一；不獨此也，因各國文字不同，國情亦異，而所造成的語言和文字底風趣，也便不能相同。即就幽默與滑稽論，

因各國語言和文字底不同，而人們所感受幽默與滑稽的分量和程度，也就顯出非常的差異。

譬如，民國十四年之蘇魯之戰，報紙上常發現有「進攻夾溝」「佔領韓莊」等熟語，聰明的滑稽者，每拿它們做談笑的資料，蓋「夾溝」和「韓莊」兩個名詞，在他們底心中，自另有一種意義，非僅指地名而言，所以有許多懂得的人聽來，自然看做一種極有風趣的話；但是拿這種話翻譯為英國話或法國話，那麼，便會感到索然無味了。又有許多學校裏的學生，歡喜以 *big head three*（譯意即豬頭三）嘲弄老實的同伴，但是 *big head three* 這名詞，英國人或美國人聽了，不但不感到趣味，甚至連它底意義都不明白，因為 *big head three* 這名詞，是習英語的中國人製造出來的在英文習語上，是沒有那麼一種成語的呵。

幽默與滑稽，在無論什麼場合之下都可以找到的；就使在人生困苦之中，也可以找到的。不過這里卻有不得不加以注意者在。他人有困苦（譬如一個人在大雨中向前直跑）時，

我們看起來，足以供給我們許多幽默與滑稽的資料了，但這種行爲，即使沒有居心殘酷的嫌疑，也難待免有人冷淡的意思；所以在這種場合之下，我們最性好懶了幽默與滑稽底取材，而努力於博愛與同情的建設。不過在我們自己底情況中却，不能以此爲例了。當我們有一頂帽子被風吹去的時候，我們緊緊地追跑着，這一幅極好的圖畫，我們仔細想一想，倒是苦痛之中含有幽默意味的，而在別人看來，却也算是一幕很發鬆的滑稽劇了；還有，如果我們患牙痛的時候，我們把眉頭皺了，嘴半開了，試到鏡裏去照一照着，真的覺着苦痛之中，帶有幽默的意味的：然而這兩種事實，却不能算做待人冷酷的事。

幽默與滑稽，不僅能使一切事情有眩耀的光輝，而且也能使我們底品格離惡向善。有了幽默與滑稽，至少會使我們減少野心和不趨向於勢利之一途。有許多人，顯出一種依附權貴的驕矜態度；有許多人，諂事有勢有錢的人，幾乎沒有一種醜態不會表現出來；也有許多人，借了許多所謂社會上有聲望的人底名字以自重，並以爲出風頭的招牌；更有許多人，總算與社會上一般所謂大人先生者有一面之緣，而輒揚言於衆說「我與某某好」，藉以表

露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還有許多人，瞧見一般權貴底媚上欺下，以為這是一個人底地位上少不了的條件：凡此種種勢利的現象，是不會誘惑滑稽者底心的，而且只會打動滑稽者底幽默情緒而使他咯咯地笑個不止的。富於幽默與滑稽的天才的人，看見一般野心勃勃且事蹟營之輩，真個會嘲笑不止的；在他們看，這些野心家底行爲，是無異於糞蛆底攪糞呵！

惟具有滑稽和幽默的天才，才會客觀地觀察自己，才會不根據於主觀而看清自己是哪一類的人。如果他講了一句蠢話，他便是在幾天之後，也會瞧見他那種在講台上指手畫腳的狀態，而爲他底幽默情緒所激刺，藉以不蹈從前的覆轍的。他如果做了一件失態的事，他會以自己嘲弄他人的心，以度他人對於自己底嘲弄譏笑的：他回會顧着別人那種因被人嘲笑而發現面紅耳赤的景象，不期而然地也會面紅耳赤的。所以，富有幽默天才的人，因了他底幽默與滑稽，而得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

粗鹵的滑稽，使了人見快樂而感奮；冷雋的幽默，能正如司馬遷所說，「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的。多看卓別麟 Charlie 之流的動作，的確能擴大鬱抑者底心緒的，多講些淳

子髡的酒話，自然會使齊威王之流，罷長夜之飲；多作些優孟底葬馬談，自然會使楚莊王之流，矯正自己底怪癖的。幽默與滑稽，驟看似乎不能算做人生不可少的原素；但仔細一揣摩，覺着「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也正是人生所不可忽視的呢！

人生底目的 (簡論之卅八)

有一個實際的人生底目的，擺在我們面前，這目的是與我們四周的現實世界有關的，而且任何人難以沒有的。小孩子底人生的目的，是在企圖變成他父親的模樣；做父親的人生目的，是在教育他底孩子；做學生的希望達到做教授的地步；做夥計的希望達到做東家的地步。我們今天有了這個目的，明天或者要換另一個目的了。但是有些目的，我們差不多是時常有的；而且，因為我們底性情，天才和環境不同，因而我們做人的目的，也就兩樣。

其次，我們大家有一個理想的做人的目的。我們所有的思想和感覺，是一種理想底沒有多大力量的摹本；這種理想呢，擺在我們面前，然而我們看去是不十分明瞭的，而且我們要擁抱它，要去和它親近，是做不到的。我們底所謂愛，不是我們夢着的愛，我們底所謂真理，不是真的真理，而且，在我們身上什麼是最完美的，我們是表白不出來的。我們是

在地上的，然而我們有一種天上的記憶；而且，當我們生存的時候，我們很想和那所謂上帝者度一樣的生活，然而失敗了。凡是真的藝術家是在追逐藝術的理想的；凡是真誠君子，是在追逐道德的理想的；這種理想，他雖在努力企圖，但是永沒有法子使它實現的；因為這種理想是時常有變化的，想達到這理想的人底程度變化了提高了，這理想也會變化而提高的，正如最高的山巔一樣，我們走上一級，還有一級，而且到了末了，這些山巔之頂又有雲霧，那便與星霧一樣的遠了。有些人從過去的偉大人物底理想化的影像裏假借了他們底理想；他們想做一個孔子或一個老子，想做一個屈原或一個司馬遷，想做了一個伯牙或一個皮妥芬，想做一個釋迦或一個耶穌。有些人却是靠着他們自己創造他們底理想的，當他們底靈魂滋長得美麗的時候，他們底理想，也就加上了一層一層的修飾了。對於大多數人說，理想真是燃着的光明的火炬，沒有了它，他們也許要在黑暗裏徬徨無所措了。

最後，還有一種客觀的「人生底目的」，這種客觀的「人生底目的」，是沒有多少人能有明確的意識的；這種客觀的「人生底目的」，就是自有生命的來的一切人生底目的。

這種客觀的「人生底目的」，我們惟有信仰而已。時間和空間的宇宙，是藏在我們底後面的，被我們經驗所掩着的除非那極小極小的一部分，一粒微塵和一秒鐘的歷史，一點點事實和一點點原因——，然而我們所受着的，也不過是這極小極小的一部分之心的主觀的反射罷了；而且這種人的現象世界，既不告我們以世界之始，也不告我們以世界之終，既不告我們以宿命和定數，也不告我們以結局。我們惟有信仰而已，有時，甚至於信仰這個字都談不到；我們只能把我們最願意達到的和想起來以為最能和人類演進史相諧和的目的希望着和描寫着。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人生底目的（這是離了新生命底創造而說的），是心底發展，是肉體的拘束與桎梏底解放，是過失底豁免。這也是我們所當設想以為理想的呀；自然底本身，和我們一樣，是永不會達到標竿的呀。這也許不能算做人生底真目的，或終極的目的。但不要緊——這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高點，再高一些，我們是不能想不能去了。

讓我們全體人類每日每時向着這崇高偉大的目的工作着生活着吧：在政治上在社會改進上，在教育上，都向着這崇高偉大的目的進行着吧；為我們自己底福利，為全人類底福利起

見，也都向着這崇高偉大的目的工作着吧；而且，我們可以確信，未來的超人，不僅是有自由的身，且有自由的心呵！

戰爭與愛國（簡論之卅九）

愛國這一個名詞，是大家所熟習的，而且，無論在新的道德或舊的道德上，都認這是人類應有的道德觀念之一種。實際講起來，在國家底界限，沒有打破之先，愛國也可以說是與愛自己有同樣的價值與必要。國是團結同文同種與同風俗同受某一種制限（如法律等）的人羣的，國是保護和約束同文同種與同風俗同受某一種制限的人羣的；這一國底禍福，便是組成這一國的分分子底禍福；因之，愛國，直接可以說是愛組成這一國的各分子，間接即可以說是愛自己。

戰爭這一個名詞，是大家所厭聞的，而且也是大家所怕聽的；因為兵凶戰危，其結果總是於人類有損害的——生命底毀滅和不安安全，物產和一切物件底消毀和損壞，是最顯著而最足以動人哀憐的損害。不過，在世界未大同和人類幸福沒有得到完全和確實的保障以前，戰爭也許是排除人類患難的必要的條件，也許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少不了的原動力，再深

刻一點說，它也許是維持人羣生存的最有價值的法則。委屈求全的和平，是麻痺人類的，是阻礙人類向前猛進的，是使弱小者逐日向着死亡之門行走的，是歡喜一切壓迫加在弱小者底身上的——徹底一點說，委屈求全的和平，是消滅人類的，它底損害，要比戰爭給與人們的損失大幾千倍呵！

人生底目的，是我們天天企圖着達到的。然而心的發展，肉體底拘束與桎梏底解放，以及過失底豁免，決不是在「強陵弱，衆暴寡」的局勢之下所能實現的。要希望人生底目的完全達到，要希望心的發展，肉體底拘束與桎梏底解放，以及過失底豁免，完全實現，這強陵弱衆暴寡的局勢，是必需打破的。但是如何打破這局勢呢？我們能不能避去了戰爭以得這局勢底破壞呢？對於這兩問題底忠實的答案，便是弱小者向強大者抵抗而發生的戰爭，是不可避免，不能避免而且不必避免的。

然而一般怯懦者底心裏，總不願意看見和聽見戰爭底發生的。非戰的音浪，既時時灌進人們耳朵裏，而和平的呼聲，也時時瀰漫着，彷彿在澎湃的潮聲裏，夾着一種金鐘的聲音

一樣。真的，弱小的我們，對於這種消滅我們反抗的勇氣的聲音，實在看同幕底的鐘聲呵。

- 要是一味地由強者欺壓我們，而絲毫不作反抗的思想和反抗的行爲，我敢保弱小的我們，都要穿黑衣向着死的路上跑了。

果然，強者和強者因爭權奪利而起的戰爭，我們是反對的；強者向弱者欺壓的戰爭，我們也是不贊成的；換句話說，爲個人利益發動着的戰爭，我們是斷然取反對的態度的。不過，進一步，我們該問一問：我們如何表示我們不贊成那強者與強者間的戰爭呢？我們如何表示我們反對那強者向弱者壓迫的戰爭呢？換言之，我們如何表示那我們斷然對於私利之戰取反抗的態度呢？聚衆而呼號，是不會動強者自利者底心的。痛哭而流涕，也不會軟化強者和自利者的。那末，我們究竟如何辦呢？對於這問題的忠實的答案，便是「不得不假手於戰爭」。

戰爭底意義，是隨着時代而變遷的：我們不能在上古時代去反對爲個人利益而起的戰爭，因爲在上古時代，是人與獸競存的時代，獸來襲擊時，人是不能不用力量去抵抗的，這種

戰爭，便是人爲個利益而起的戰爭。從部落形成爲國家以後，因欺壓而發生戰爭，便生出來了：一國之內，奴隸向主人戰，佃戶向地主戰，沒錢的向有錢的戰。直到現在，國際的戰爭旺盛了——於是一切壓迫者拚命地在消滅被壓迫者反抗的勢力，而被壓迫者亦正在磨拳擦掌地向着壓迫者進攻，於是形成了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戰爭；於是形成了弱小民族與強大民族的戰爭；於是形成了弱小國與強大國的戰爭。到了這里，國與戰爭，才發生真切而有味的意義和關係。

在從前，加於弱小國的壓迫，是很單純的強大勢力；弱小國欲傾覆強大的勢力，同時即須取強大勢力而代之。這一種弱小國與強大國之戰，其國際的意義，既單純，又枯燥。然而到了現在，則不然。強大者是聯合起來了；它們要以聯合的勢力來消滅弱小者了。弱小者如沒有聯合，是會被強大者併吞下去的。所以國與戰爭的關係，至此尤爲密切了。我們知道現在之所謂弱小國與強大國間的戰爭，是弱小國維持生存的戰爭，其意義決不是在造成強大國失敗以後的繼起的強大國。我們因此也深信這類戰爭沒有完全消滅之前，愛

國這一種行爲，也不當消滅的了。

強大國底罪惡，在什麼地方呢？總括一句說，是在侵略。在強大國裏，除統治民族外，還有許多被統治的民族。這許多被統治的民族，都是那統治的民族用霸道劫奪或強制或壓迫而成功的。統治一國的民族，用霸道劫去奪或制伏某某民族，這在公道上看來，是斷然不能行的；因而強大國就有了不可掩飾的罪惡了。弱小國底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同一個民族的；就使不是同一個民族，也一定有別種自然的力量，自然而然地把它們團結在一起，決不如強大國一樣，用那侵略的手段，勉強地把被壓迫者隸屬於統治一國的民族之下的。所以弱小國是沒有罪惡的；它底罪惡之形成，只在甘心受強大國欺陵而不謀絲毫的抵抗呵。

國，是團結同文同種同風俗與同受某一種制限的人羣的，我們也可以引伸地說，國是團結由自然力量所結成的一民族底分子的。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國就是民族。民族底團結，是自然而然的，由于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它是由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

習慣自然力結合而成的。國底形成，也該如此。不過從強大國底侵略政策興起以後，一國裏所包含的分子，不僅是一民族了；除統治的民族以外，有所謂被統治的民族了——於是國與民族底涵義，便不相同；而愛國與愛民族底涵義，也有差異了。

然而，國與民族底涵義，儘有不同，而愛國這一種行爲，是不可少的人羣底道德。我們須認清，真愛國的，是在愛護形成這國的民族。愛護這句話，不僅是限於物質的，同時也限於精神的。賢母愛護兒女，不僅希望兒女底體質強，腦力健，同時也希望兒女不幹一切不合於人性的事。我們愛民族愛國，也是如此，我們希望我們底民族，或我們底國獨立自由與平等，我們希望我們底民族或我們底國，不受人欺陵，但我們同時也希望我們底民族我們底國，不幹抑弱欺小以及侵略他民族的不合於人性的事；而且我們應當希望我們底民族或我們底國，能做出些扶弱抑強以及使被壓迫民族恢復它們底平等自由的合於人性的工作。所以真愛國的人，應當保護他底國和他底民族，也應當反抗他底國或他底民族加到別國或他民族身上的一切侵略行爲。由這意義說來，那麼，強大國底人民，如真愛國，應當力戒

本國底當局不施侵略，弱小國的人民，如真愛國，應該團結起來，向着侵略者壓迫者作猛烈的反抗！

爲人道正義而發生的戰爭，是本此而起的。弱小者聯合與壓迫者戰，真愛國者聯合起來，爲反抗自己民族之侵吞其他民族而戰——這兩種戰爭，在世界沒有大同之先，是不可少的；這兩種戰爭底基點，是愛國，擴大言之，也可說是愛人類。

不受鉅大的創痛，享不到鉅大的幸福的，爲愛國而戰，爲愛人類而戰，不但不容反對，而且應當竭心力以鼓吹的。但除出了這兩種戰爭以外的一切含有侵略意味壓迫意味的戰爭，不但應竭力反對，而且當聯合被侵略的及被壓迫的作積極的反抗呵！

我以爲國底解說，應當是民族，愛國底意義，應當是愛民族。民族底特殊的表徵，是不能打消的，因而國底特殊的表徵，也是不能打消的。在世界沒有大同以前，我們應當愛國，應當爲愛國而戰，應當爲愛國而反抗本國施於他國底侵略，應當提攜弱小的被壓迫的向着強大的和壓迫的作戰！

講到中國，在今日世界上，算是最貧弱的國家。中國四萬萬人，都是由自然力結合而成的，可以說是一個整個的民族。所以今日之中國民族，算是最貧弱的民族。孫中山先生說：「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底地位，在此時最爲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真的，我們要挽救中國底危亡，我們要使四萬萬人團結起來，一致爲愛國主義而戰！

然而我們須注意的，就是我們底愛國主義，不是要使我國變爲強大國，去併吞和侵略弱小國，乃是要使我國得着真正的自由與平等而後，再去提攜世界弱小民族，並與它們聯合，以打倒有侵略行爲的強大者而致世界於大同之域。孫中山先生說：「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担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

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

是的，如果我們要愛國，我們應當參與救國的戰爭；如果我們真愛國，我們更當於我國強盛了以後，去參與扶持弱小民族的戰爭，去參與因反抗列強加給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威迫弱小民族的戰爭而起的戰爭！

革命的人生 (簡論之四十)

我們已經明白人生底目的，是：心底發展，肉體底拘束與桎梏底解放，和過失底豁免。我們並深深地瞭解這種目的，也許不是終極的；我們並很明白理想的目的，是時常有變化的。因此我們敢大胆地斷定：人生底目的，不是固定的，人生也不是固定的；換句話說，所謂人生者，即無時無日不在革命之中。

什麼叫做革命？依哲學者底解釋，是：自然而然而生出來的反抗行爲；依生物學者底解釋，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總不斷地與外力奮鬥以便永遠地繼續它底生機；這種與外力不斷的奮鬥，便是革命的行爲；依政治學家底解釋，是：國民對於主權開始認識，而有逐漸向剝奪主權者開始反抗的行爲；依社會學家底解釋，是：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造；換句話說，是推翻一切現社會的組織而代以新制度的變革。把這些革命的解釋，綜合起來看，便可以明白：革命是不滿意於不適應的呆板的生活而企求適應的向上的生活的意識與行爲。人類社

會底制度，是呆板的；而人們底思想，是不時地在變遷的；人類生活底情狀，有時須受社會制度之制限的，而人類對於生活的向上的想念，是不受社會制度之制限的——人類底思想，逐漸前進，而社會制度，便慢慢地發生不適應的情勢；這時，革命便成爲人生必需的原素，人類向上底必需的原動力了。思想時時在變遷，人生也時時在企求向前進，而且時時在反抗不適應的環境——所以說，人生是革命的。

沉湎於肉的人生之中者，現代社會已見得多了；所以適應於現代人生底目的，是心底發展。受盡了肉體底拘束與桎梏之痛苦的，是充塞在現代社會之中；所以適應於現代人生底目的，又是肉體拘束與桎梏底解放。罪惡範圍了所謂現代的文明人底四周；所以適應於現代人生底目的，也是過失底豁免。這適應於現代的人生底目的，是正在努力推翻舊的建設新的，換句話說，這人生底目的，是很適切於革命的人生的。

破壞現實的人生而求得新理想的人生，便可以說是革命的人生。人生所接觸的各方面，如政治、經濟、宗教、道德、家庭、風俗習慣等，都逃不了舊的崩壞新的建設這一個圈子

的，都是依着自然演進而前進的。人生底將來，便是舊的已經崩壞新理想已經創造成就的時代。將來是現在的綿延，將來是幸福的源泉，把現在打破，幸福便源源不絕地流到我們底四周來了。

無論什麼人，對於現生活，都會覺着煩悶而乏味的；無論什麼人，對於將來的生活，都會預覺着快樂而甘美的；有了這兩點，便足以證實革命的要求，是人生不可免的了。

我在上述的三十九篇裏，已約略提及了於人生有關的幾個主要問題：從自然的到創造的，從現實的到理想的，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我們從這很簡短的三十九篇裏，可以得到一個短短的結論，就是：有許多人還莫明人生之究竟，有許多人還在熬受現生活底苦痛，有許多人正在罪惡裏打滾，有許多人還得不到向理想的人生直跑的指引，這許多原因底總原因，乃是人人在感覺或遭受現實生活之不安。現實生活底不安之結果，是：人在宇宙間沒有光明的標的；對於植物與動物只有殘殺而無仁愛；人與人之間，隔膜永遠不能打消；科學無進境的標的，亦有進境，亦變爲人類互相殘殺的工具，所謂真理，是絕對談不到；自然界底演進，生了

阻礙；反歷史的進步，成爲事實，人們都有向逆的軌道上進行的危險；文化是絕無希望，卽物質文明，也越要向下一層沉淪；各國文字都無進步，言文大同，更談不到；智識禁錮於幼稚的區域中，惟一的信仰，是拜金主義；宗教限於物的崇拜和生殖器的崇拜；靈魂是不安的，永生是無望的；人們均迫於生計而狂肆其自由意志，本心制意之說，是拋在九霄雲外去了；善的不多見，金錢的罪惡，是赤裸裸地表露在我們底面前；體面是不顧了，責任心是沒有了；自己既不肯犧牲了，自己又不能發展了；養生是句空話了；時髦且不顧，哪里還有心去注意儀容呢，卽使刻意地求時髦，至少也當有另一種作用了；學問是講不到了，聰明的也變爲笨的了；天才埋沒了，靈感窒塞了；常人充塞於宇宙之間，所謂俊傑呢，一個也不見了；婦女始終是個奴隸和寄生物吧；戀愛是以金錢爲根基，結婚如貿易上的成交；兒童能養得活，已經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兒童教育是毫無關係的了；成年人的教育，幾乎連形式都破產了，縱天資極高，也不會有所建樹了；貧困是觸目皆是，社會主義却是應運而生的雷聲兒呀；工作的如牛馬，閒暇的如乞兒；有什麼機會可以去旅行呀，連散步都沒心嚮了；東與西，任

憑你講得如何動人，與生活不安者是無關的了；城市生活，可以妓與劫賊做它底象徵，鄉村生活，可以儉兒和乞丐做它底象徵；圖書是不值一顧的了，講什麼讀書呢；最流行的書籍，算是描寫下流的性生活的書籍吧，別的圖書，是沒人去光顧的呵；所謂美術，除幾張月份牌外，是不見重於世的了；音樂變了使人們底心煩燥的工具了；家庭間以衣屋敝陋為無上的藝術，以哭泣為惟一的音樂了；戲劇分面，也許以跳加官為最佳妙的藝術吧，其實，連這「跳加官」式的戲劇，也少有人鑒賞呵；青年淪於淫慾與盜劫，老年差不多要要腐朽在街頭了；有誰呈幽默與滑稽的形態呢，除非凍死與餓死被污辱被劫奪的狀態罷；人生的目的，大概是渾渾噩噩，徵逐於利祿之場；內戰是沒有已時，對壓力是沒心抵抗，對同類是要拚命殘殺的了——這樣的因生活不安而顯呈的醜態，是否是人生底正道呢？「不」，大家都會這樣地回答；那麼，如何把這醜惡的人生，納入正軌呢？我敢很肯定地回答：「只有革命」！

靠了革命，不安的現生活，才能突進到安全的進步的理想生活；人在宇宙間，走的都是芬芳之路了；無論動物與植物，似乎都是親愛的昆仲了；人與人之間，沒有隔膜了，所謂「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科學不斷地有進境，而且是幫助人們達到真理的一個有力的助手；自然界底演進，更多了一個促進的分子；人們都向着進步的軌道上奔走着；文化能得到突飛的高升，物質文明，也會在一定軌道以內，得到相當的進境；人們都向着言文大同的標準跑着；智識是沒有鏽蝕了，信仰雖在自由的區域之中，而漸趨於統一；宗教底軀殼，是毀壞了；靈魂是極其安閒的了，人類和人類底工作，是永遠地不朽；個人底自由意志，變爲人類底自由意志了，以社會底心，可以決定人類底意識；金錢是不會作祟了，人們大家都趨向於善之一途；體面中，絕不含些微出風頭的意味了，而責任心却充滿在人們底靈魂裏；自己犧牲既是絕對的事實，自己發展又是當然的結果了；養生必人人視爲必要之圖了；饑容整潔了，無意識的時髦消滅了；學問底寶庫開了，聰明的益加聰明了；天才都獻身在社會了，而天才底靈感，又將如甘泉，不斷地流露出來；俊傑底數量加多了，常人也個個向俊傑底最高峯而行；婦女與男人站在一條線上，攜着手共謀人類底幸福；戀愛是被視爲人生最高潔的動力，婚姻儀式是破除了，男女底共同生活，都以戀愛爲根基了；兒童呢，被人們看如天上的安琪

兒，兒童教育，是特別地發達了；教育日求進境，天資底培養，也是人們分外的注意了；貧困的現象，也許消滅了，社會上沒有不均的憂慮了；工作的，視爲人類最尊貴的了，而工作的人，却有不少時間的閒暇；散步成爲家常的便飯，旅行的機會，也很多了；東與西的奇異的景色，人們都有去鑒賞的機會了；城市生活呢，也不至於一味枯燥煩厭，鄉村生活呢，又不必有「孤陋寡聞」的過慮了；讀書是人人應有的義務和權利，圖書是充塞了；圖書底出版，是十分自由了，可是人們選擇的眼光也自然會精明了；美術被視爲人們必要的鑒賞品，音樂被視爲人們必要的慰藉品，家庭間充滿了真的藝術和真的音樂；而戲劇也會日進於向上的崇高的藝術範形了；青年個個都活潑勇敢而有爲；老年也個個會如青年一樣地向前努力；幽默是充塞在街道上了，雖則粗齒的滑稽爲人輕視而有減少的趨向；人們都向着心的發展、身底桎梏與約束底解放、過失底豁免的目的努力着；內戰是沒有了，人們都會真愛國了，都會以愛人類爲基點而愛國了——這樣因革命而獲着向前進的生活底狀態，真是人生大道上應有的顯露呵。我敢相信，革命的人生，一定會享受着如此的幸福的！

可是，觀察世界和中國底現狀，我們不禁要發生一種恐怖，因為我們看見：現在的人生，不僅不是革命，而且爲反革命的勢力籠罩着；不僅人生呈顯不安的現象，而且因生活不安而起的種種的醜態，已畢露無遺。像這樣的反革命的人生，如果一直懸延下去，恐怕這世界上的人類，要「靡有孑遺」了。我現在姑把世界和中國底現狀，約略地敘述在下面。

由狹義的愛國主義而形成的帝國主義，因高度發展的工商業，龐大的資本積聚，強大的海陸軍和航空隊，無數的宣傳機關和不少的爪牙與走卒，於是勢力日大，能以最少數的人類，使大多數的人類屈服，使大多數的人類做最少數的人類底奴隸。按約略的統計，世界全人口爲十七萬萬五千萬，其中有十二萬萬五千萬，做帝國主義底牛馬奴隸；以英國論，它本國人口，只有四千六百萬，它底殖民地的人口，倒有四萬二千九百萬；以法國論，它本國人口，只有三千九百萬，它底殖民地的人口，倒有五千四百萬；以日本論，它本國底人口，只四千七百萬，而它殖民地的人口，倒也有此數；就是以渺乎其小的比利時論，它本國的人口，只七百萬，而它殖民地人口，倒有一千七百萬。從此，我們可以知道，帝國主義者底勢

力如一天不消滅，那麼，這十二萬萬五千萬的奴隸，也依舊在過他們極慘酷的奴隸生活。帝國主義者既以全世界底主人自居，便會任意地厲行他做主人的威權；在它本身所厲行的，是：強佔、貪婪、奢侈、淫欲、劫奪等；在施于它所視爲是奴隸的身上的，是殘酷的殺戮，思想以及言論底禁錮，集會、居住、行動等自由底剝削，無生人氣的焚掠姦擄。這樣以殘暴爲人生底目的的帝國主義者及日日在殘暴下過生活的奴隸，都是有力地表顯出那人生在死亡的路上走。

就中國論：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是在過奴隸的生活，是在帝國主義底鐵蹄之上苟延佹們底殘喘。但中國人民底苦痛，除受自帝國主義者外，還要被帝國主義者底工具之蹂躪。所謂帝國主義者底工具，大約有四種：一，軍閥；二，官僚；三，做買辦的；四，土豪劣紳。這四種帝國主義者底工具，天天在助紂爲虐，天天在替帝國主義者厲行其殘暴，因此，中國人民底生命，等於弁髦，中國人民底生活十分困迫，早晚都有頭顱不保的憂慮，時時不少生計斷絕的禍患，而平日間所遭受的那些「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的苦痛，又是罄南山之竹不

足以書的！

這樣以殘酷爲標的的人生，不但入於人生底正軌，而且是向着人生底滅絕狂奔。世界是要到末日了，如果任憑這殘酷的勢力猖獗下去。於是有一般憂世的先知先覺者明白了：他們以全副精神，喊醒這十二萬萬五千萬的奴隸，同時也以全副能力促起那五萬萬的壓迫者底覺悟：他們要使反革命的勢力消滅，要使人生活納入於革命的正道。他們不顧一切地這樣地努力着，世界底一綫曙光，是在他們底身上。

因爲先知先覺者在那里大聲高呼，在那里不斷地高呼，於是：帝國主義的俄羅斯帝國覆滅了；農工階級發展，已有可驚的速度了；震動全世界的民族運動興起了；被壓迫者要求解放的聲浪如怒濤一般的洶湧了；帝國主義底根本動搖了——美洲底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底一致努力於民族的解放；歐洲底亞爾薩斯羅倫Alsace Lorraine 墨西托尼亞Macedonia 皮沙拉比亞Bess arabia 布哥維那Bukovina 西里西亞Silesia 克洛西亞Crotia 等國的民族，各以其戰鬥的能力以求脫離奴隸底待遇；斐洲里夫Riff民族底猛烈奮鬥以及阿爾及利亞Algérie埃及

等國底反抗運動；亞洲波斯、阿拉伯、叙里亞、土耳其、荷屬東印度羣島、印度、菲列賓、安南、台灣、高麗等國底反帝運動之熱烈；都是給帝國主義者以致命傷或重大損失而到最後必使帝國主義者淪于萬劫不復的地位的，雖然在這些熱烈的民族運動中，有的依舊是沒有凌凌凱旋之歌。但是由蘇俄波斯土耳其底成功和里夫叙里亞以及亞拉伯底反帝運動之效果看來，那麼，我敢確信，帝國主義必有打倒之一日，而反革命的空氣，當然也有脫離人生境界的一日。

由世界的民族運動想到中國底國民革命，覺得中國底國民革命，實含有國家的及國際的兩種重大的意義。中國底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自由平等之獲取，首先須掃除那達到自由平等之路上的障礙物——帝國主義和它底工具軍閥；欲達到掃除自由平等的障礙物之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種意義，經過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一度的指引，更爲明瞭了。

以佔有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如能達到國民革命成功之一日，那麼，它底給予世

界革命的助力，不知有多麼偉大而有力量。所以質直講一句，中國底國民革命，一方面是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是使中國人民脫離人生底逆境而跨上人生底正道，他方面又是在製造帝國主義底墳墓，而使全世界人民，都能得着自由平等而趨人生底光明之路。

我們已經明白，人生底指南，是革命；然而革命本身，也須有一確定的標竿。全世界的革命的先覺，已經替我們豎起了許多標竿了——有叫做孫文主義的，有叫做無政府主義的，有叫做馬克斯主義的，有叫做歐文主義的，有叫做工團主義的，有叫做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這些標竿，革命的先覺為我們遠遠地豎着，不過他們因為觀察和處境的不同，所以豎着標竿的基點也不同，並且，他們所預備給我們跑向這標竿的路徑也不同。我們之中有後知後覺的，在觀察了那些先知先覺所立的標竿之後，覺得有的標竿是豎在沙土之上的，有的是豎在急湍之中的，有的是豎在荊棘叢中的，有點是豎在危巖峭壁之間的，有的豎在遙遠的地方，有的豎在過險的地方，他們只見有孫文主義，是豎在堅實的平地之上，而且四面都長着了幸福的果子，開着了芬芳的花。後知後覺者，又觀察了「到這些標竿去的路」，覺

得有的太窄狹了，有的太艱險了，有的太溽滑了，有的太崎嶇了，有的充滿着絆腳的石子，有的灑遍了傷身的毒液，有的又遠得不可以即；他們只見有達到孫文主義的標竿那條路，是易行的光明的沒有危險的。所以要行在人生底光明的正道的人們，都認識孫文主義是指南底指南。

孫文主義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也是救世界的主義，也是納於正軌的主義。三民主義底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

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以孫中山先生所創之五權分立為之原則，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民生主義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

- 這合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而成的整個的三民主義，不僅直接可以「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間接也可以使「各國之國

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各國永久適存於世界」。如此偉大的主義，實在當得起做「革命的人生」底指南呵。

人生有許多許多的問題，湧現在我們底眼前，自不僅以上所述的三十九篇裏所提及的為止，然而這三十九篇裏所提及的，却都是人生應當認識瞭解和解決的。不過在認識瞭解和解決這三十九篇裏所提及的問題之前，應認識人生底正道是革命，更應該明白的人生正道之極處所豎的標竿是孫文主義。不以孫文主義為革命底目標，革命是艱險而空虛，是勞力多而成功少的；不以革命為人生惟一的正道，一切枝枝節節的人生的問題如以上三十九篇裏所提及的，都是空話，都可無須認識瞭解和解決。為孫文主義而革命，為革命而認識、瞭解和解決那些枝枝節節的人生的問題，這才算有意義有價值。

我底全書底結論，是：為孫文主義而努力，便是革命；革命便是人生。

15-7-2

(10)

豐

老

子

95.148
7522

全民政治

威爾遜斯原著

本書對於直接民權之創
權罷官權三種，詳舉贊成
面之理由，作極精密之學
為研究直接民權者之重
孫中山先生講演三民主
接民權，曾介紹此書，則此
可知。

全一冊定價

金 決 評

官 局 字 號
版 權 所 有

人 民 底 開 端 (全一冊)

七月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陳 傑

印 刷 者 民 智 書 局

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處 民 智 書 局

所 民 智 書 局

民十六年

10

752922

(2)

